

汪靜因之
符竹
選註

愛國文選

郭沫若題



第一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汪靜之
符竹因選註

愛國文選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愛國文學是國家的維他命（代序）

汪靜之

中國自古就有愛國文學，最早的一部詩選詩經裏已有愛國詩，最早的一個大詩人屈原就是愛國詩人。但幾千年的舊文學中愛國作品很少，恐怕要一千篇中才有一篇，我從「一二八」起幾年來編選愛國詩選，愛國文選，從浩如烟海的詩文集裏費了千辛萬苦只選出千餘首愛國詩，數百篇愛國文，在總數的比例上是太少了，真好像是沙裏淘金一般。

新文學在最初發生的五四時代，已經有了愛國主義的萌芽，但是並不明顯並不濃烈，不過少數作品中隱隱約約地略微帶一點愛國主義的氣息而已。九一八，一二八以後愛國文學便漸漸多起來，華北事變以後更如雨後春筍一般勃興了，到了七七蘆溝橋事變以後，愛國主義的文學可說是席捲文壇，壓倒一切了，在數量上差不多要佔百分之百了，除了極少數逍遙在外人羽翼下的香港上海的三五無聊文人還在那里幽默幽默象徵象徵，好像桃花源裏的「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避秦人一樣，他們可說是不知有「九一八」，「一二八」，更無論「七七」，「八一三」了。這種人祇能算冷血動物，雖然不做漢奸，至少是預備做順民的。我覺得今後二十年中，至少至少在抗戰期中，祇有愛國文學才有價值，非愛國文學是毫無價值的。現在非愛國文學應該藏之名山，束之高閣，甚至投之毛廁，等到二十年後中國成了富強康樂之國的太平盛世再拿出來陶陶情悅悅性，當然也是需要的。不要誤會，以為太平盛世就不需要愛國文學了，愛

國文學在今後數千年中世界大同未實現以前，都是需要的，他的價值是永久的。

中國文學中的愛國主義和法西斯國家的國家主義不同，正如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不同於法西斯國家的民族主義一樣，中國文學中的愛國主義絕對不和世界大同主義相矛盾，而且是相溶相合，相輔相成的。倡國際主義的蘇聯，近年來也風行愛國主義文學了，報載斯大林在某次大會中也大喊愛國主義了，他們也說明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並不互相抵觸，而是相調勻相結合的。

中國的革命文學家從前是輕視愛國文學的，至少是忽略了愛國文學的重要性，他們所重視的是愛一階級的文學，還有愛國際的文學，不知只愛一階級是失之太狹，愛國際又失之太廣了。到了現在他們也承認以前的錯誤了，周揚「從民族解放運動中來看新文學的發展」一文裏說：「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國家所特有的『無產階級文學』這個概念的多少近於機械的搬運，無形中就有時或多或少地把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文學必然要有的民族主義的性質給忽略了。」抗戰的炮聲驚醒了他們，使他們明白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中國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使他們明白整個國家的利害，比任何一階級的利害重要得多，所以他們也喊着愛國主義了，他們都努力於愛國主義文學的寫作了，這是可喜的現象，這是倭寇的炮聲促成的可喜的現象！

中國愛國主義的文學中所表現的愛國的情感是最崇高，最莊嚴，最正大的。愛國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就是文天祥所說的正氣，正氣就是正大的精神。還有什麼精神比愛祖

國愛民族的精神更崇高，更莊嚴，更正大呢？中國幾千年來的愛國文學和抗戰兩年來的文學中所表現的，對於祖國的如火如荼的強烈的熱愛，對於民族的至死不渝的無限的忠誠，真是驚天地泣鬼神！這是中華民族千秋萬代的子孫的最重要的精神的食糧，最重要的精神的補品，最重要的精神訓練的教科書。幾千年來的愛國文學養成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養成了中華民族的優越感，勝利感，養成了中華民族對於祖國的忠誠與熱愛。經過這一次抗倭戰爭，將來必有很多更偉大的愛國文學產生，將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必因此更堅定，優越感，勝利感必因此更提高，對祖國的忠誠與熱愛必因此更加深。

愛國文學是國家的維他命，個人缺乏維他命便要死，國家缺乏維他命——愛國文學——便要亡。

孔子說：「詩，可以觀，」從文學上可以預測國家的興亡，文學是國家興亡的晴雨表。我們從抗戰以來的文學上看來，中國決沒有一點亡國的徵候，完全是興國氣象！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一日於中央軍校第四分校。

目錄

伯夷叔齊殉國	司馬遷	一
武公伐翼	左丘明	二
管子之愛國心	梁啓超	三
曹劌論戰	左丘明	七
曹沫劫齊桓公歸魯地	司馬遷	九
燭之武退秦師	左丘明	一〇
愛國商人弦高	左丘明	一一
文公伐鄭	左丘明	一三
解揚不辱命	左丘明	一四
華元夜登子反之牀	左丘明	一五
國佐不辱命	左丘明	一六
鉏麇不刺國家重鎮	左丘明	一九
子囊	說苑	二〇

賣國賊伍子胥·····	左丘明·····	二〇
申包胥乞秦師·····	左丘明·····	二三
秦師救楚·····	左丘明·····	二四
越敗吳於檇李·····	左丘明·····	二五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	左丘明·····	二六
越王勾踐滅吳·····	左丘明·····	三一
勾踐傳·····	司馬遷·····	三八
勾踐入臣外傳·····	趙曄·····	四三
司馬穰苴傳·····	司馬遷·····	五二
墨子止楚勿攻宋·····	墨子·····	五五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戰國策·····	五七
豫讓報國仇·····	司馬遷·····	六〇
魯君論亡國四因·····	戰國策·····	六二
子華論憂社稷之臣·····	戰國策·····	六四
蘇秦爲趙合縱說齊宣王·····	戰國策·····	六八
蘇秦爲趙合縱說楚威王·····	戰國策·····	七〇

蘇秦爲趙合縱說韓王·····	戰國策·····	七二
「周君豈能無愛國哉？」·····	戰國策·····	七四
中山君以一杯羊羹亡國·····	戰國策·····	七五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而國強·····	司馬遷·····	七六
齊欲奪楚地五百里·····	戰國策·····	八三
燕昭王收破燕而報國仇·····	戰國策·····	八五
田單破燕軍收復七十餘城·····	司馬遷·····	八七
廉頗藺相如傳·····	司馬遷·····	九一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	戰國策·····	九六
魏將與秦攻韓·····	戰國策·····	九七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戰國策·····	一〇一
魯仲連義不帝秦·····	戰國策·····	一〇四
毛遂·····	司馬遷·····	一一〇
李牧殺匈奴十餘萬騎·····	司馬遷·····	一一二
荆軻刺秦王·····	司馬遷·····	一一三
秦王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戰國策·····	一二三

六國論	蘇洵	一二四
田橫與五百義士殉國	司馬遷	一二六
張騫傳	班固	一二八
李廣傳	班固	一三六
衛青霍去病傳	司馬遷	一四四
蘇武傳	班固	一四九
牧羊記望卿	失名	一五七
傅介子傳	班固	一六一
陳湯傳	班固	一六三
沉黑江明妃青塚恨	馬致遠	一七一
馬援傳	范曄	一七七
班超傳	范曄	一八二
虞詡傳	范曄	一九五
皇甫規傳	范曄	一九九
段熲傳	范曄	二〇二
祖逖中流擊楫	晉書	二〇五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司馬光·····	二〇七
與陳伯之書·····	丘遲·····	二一三
李靖傳·····	宋 祁·····	二一七
劉仁軌傳·····	宋 祁·····	二二二
薛仁貴傳·····	宋 祁·····	二二七
郭元振傳·····	宋 祁·····	二三〇
郭子儀傳·····	·····	二三四
顏杲卿傳·····	宋 祁·····	二四一
張巡傳·····	宋 祁·····	二四六
渾瑊傳·····	宋 祁·····	二五五
王彥章傳·····	歐陽修·····	二五八
漢奸馮道傳·····	歐陽修·····	二六三
廉恥·····	顧炎武·····	二六八
讀通鑑論·····	王夫之·····	二七〇

愛國文選第一冊

伯夷叔齊殉國

伯夷叔齊，孤竹(一)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三)號爲文王，東伐紂。(四)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五)太公(六)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七)亂，天下宗周，(八)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九)采薇(一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一一)兮，不知其非矣。神農(一二)虞夏，(一三)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一四)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註釋 (一)孤竹古國名，今河北盧龍至熱河朝陽一帶之地。孤竹君，商湯所封。(二)西伯昌周文王名昌，本爲殷商之諸侯，國於岐山之下，爲西方諸侯之長，曰西伯。(三)武王載木主武王，文王子，名發。時殷紂暴虐，武王東征，滅殷卽帝位，國號周。木主，文王之牌位，載之以行，示奉文王以出師也。(四)紂諡法，殘忍不義曰紂，殷帝辛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故天下謂之紂。(五)欲兵之欲脅之以威也。兵之，猶言誅之。(六)太公周初賢



臣，姜姓呂氏，名尙，初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稱太公望。(七)殷商王盤庚遷都殷墟，改國號曰殷。(八)宗周言周為天下所宗也。諸侯於夏季朝見天子曰宗，人所歸往亦曰宗。(九)首陽山在山西永濟縣南，即雷首山。(一〇)蕞高二三尺，尖端卷曲如旋渦，葉嫩時可食。(一一)以暴易暴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暴主。(一二)神農相傳為古帝名，始教民為耒耜，興農業，故稱神農氏。(一三)虞夏二朝代名，舜受堯禪為天子，是為有虞氏，後禪位於禹，為夏后氏。(一四)徂同殂，死也。

作者小傳 司馬遷，字子長，漢龍門人，父談為太史令，遷繼父業。李陵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下腐刑(去勢也)，乃袖金匱石室之寶，作史記。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稱為良史。

武公(一)伐翼(二)

左丘明

武公伐翼，殺哀侯。(三)止欒共子(四)曰：「苟無死，(五)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七)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八)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九)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一〇)唯其所在，(一一)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一二)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一三)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一四)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一五)從君而貳，(一六)君焉用之？」遂鬪而死。

註釋 (一)武公晉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武公為桓叔之孫，名稱。(二)翼晉之國都，山西翼城縣東南有故翼城。(三)哀侯晉昭侯之孫，名光。晉桓公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周使虢公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四)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五)苟無死武公阻止欒共子，使勿死也。(六)上卿官名，三代之時，天子諸侯皆置之，分上卿，中卿，下卿三級。(七)晉國周成王封弟叔虞於唐其子徙居晉，在今山西太原縣東北，奄有今山西平陽、太原以東及河北廣平大名之地。後為大夫趙韓魏三家所分。

(八)(三)謂君父師也。(九)(食)以祿養之也。(一〇)(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謂父生，君食，師教，其事相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一一)(唯)其所在在君爲君，在父爲父，在師爲師也。(一二)(賜)惠也。(一三)(私利)謂不死而爲上卿也。(一四)(何以)訓矣無以教爲忠也。(一六)(且)君……曲沃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二也。(一六)(貳)二心也。

作者小傳 左丘明，春秋魯之太史，述孔子之志而爲春秋作傳，是爲左氏春秋，先儒以孔子作春秋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作國語，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後人因其失明，稱爲盲左。

管子(一)之愛國心

梁啓超

世俗論者，往往以忠君愛國二事，相提並論，非知本之言也。夫君與國截然本爲二物，君而爲愛國之君也，則吾固當推愛國之愛以愛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先國而後君焉；此天地之大經，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秦西之英雄，殆莫不知此義；若我中國之英雄，其知之極明，而行之極斷者，其惟管子乎！吾於其初定謀時見之，吾於其將返國時見之。

當管鮑召(二)三人之議奉傅問題也，管子與召忽，蓋已豫定其死生去就矣。大匡篇(三)記之曰：

「召忽曰：『百歲(四)之後，吾君卜世，(五)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六)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

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

嘻！讀此言，何其自信力之堅強若是耶？何其論理學之分明若是耶？管子非好爲不忠於糾也，彼其審之極熟，知以糾與齊國較，糾極小而齊國極大，糾極輕而齊國極重也。管子者，齊國之公人，非公子糾之私人也。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七）經大聖之論定，而後世有疑於管子此舉者，可以渙然冰釋矣。

大匡篇：「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八）戰於乾時，（九）管仲射桓公中鉤。（一〇）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一一）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不受，彼知其將反（一二）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社稷也。其於君，不如其親糾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

小匡篇：（一三）「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

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乘，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儀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

觀此，則管子之人格可以見矣。中國人愛國心頗弱，苟不得志於宗國，（一四）往往北走胡，南走越，爲敵國俚以毒同類。春秋戰國間，愛國之義，比後世猶爲昌明矣，然以伍員（一五）商鞅（一六）之賢，猶不免於此，若後世中行說（一七）張元（一八）張宏範（一九）輩，更無論矣。管子雖知死不受魯政，此千古國民之模範也。管子之心事，惟鮑叔能道之：「非爲君也，爲社稷也。」嗚呼！何其有味乎言之也！至其所論管子五事，則管子爲忠於國民之政治家，爲負責任之政治家，爲能立法之政治家，爲善於外交之政治家，爲能實行軍國主義之政治家，舉於是見焉。雖寥寥數語，而管子之人格備矣。管子曰：「知我鮑子，」豈其虛哉！

大匡篇：「施伯勸魯君致政於管仲以弱齊，不受，則殺之以說於齊；魯未及致政，而鮑叔至，請管仲召忽。魯將殺焉，鮑叔進曰：「殺之齊，是魯（二〇）齊也；殺之魯，是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殉於國，爲羣臣僂；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魯君遂束縛管仲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

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

管鮑召者，齊國之三傑也，其愛國心一也。召忽必行入齊境乃死焉，亦管仲不受魯政之意也。管仲之能定社稷霸諸侯，彼自信之，鮑叔信之，召忽亦信之。觀此，而知偉人之素養，及其信於朋友之有道矣。

註釋 (一)〔管子〕春秋齊穎上人，名夷吾，字仲，少與鮑叔牙爲友，管曰：「吾與叔牙分財多取，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謀事困窮，不以我爲愚，知時不利也；三仕三退，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遇時也，三戰三走，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傳公子糾，糾死，相桓公，稱仲父，富國強兵，攘夷狄，尊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所著有管子八十六篇，書中有言管子後事者，蓋後人所附益也。(二)〔鮑召〕鮑，謂鮑叔牙，齊大夫。召，謂召忽，傳公子糾，死於其難。(三)〔大匡篇〕管子篇名。(四)〔百歲〕人壽不過百歲，故謂壽終爲百歲。詩經：「百歲之後，歸於其室。」室，壙也。(五)〔卜世〕卜傳國之世數也。左傳：「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問龜曰卜，謂欲知事之吉凶，灼龜以取兆也。(六)〔糾〕謂公子糾，齊襄公弟。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七)〔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語見論語。諒，固執也，小信也。論語：「君子貞而不諒。」經，楹也。溝瀆，猶溝渠也。(八)〔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齊襄公無道，被弑，公孫無知立，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翌年，齊人殺無知，小白返齊，魯亦發兵送糾，小白先至齊，即位，是爲桓公。桓公遺書於魯，魯人遂殺子糾於笙。莒，春秋時莒國，在今山東莒縣。(九)〔乾時〕春秋齊地。左傳：注「時水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乾，讀如干，時水在今山東博興縣南。(一〇)〔鈞〕帶鈞也，或名帶膊。唐書：「初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

子園，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帶勝三百。」（一一）（施伯）春秋魯大夫。魯莊公時齊求管仲於魯，請生致之，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而以其尸與之。」莊公不聽。（一二）（反）同返。（一三）（小匡篇）管子篇名。（一四）（宗國）周分封同姓諸國，命一國立其所自立之廟爲小宗，如周公爲文王之子，得立文王之廟以統文王諸子是也。故春秋謂魯爲宗國。（一五）（伍員）春秋時楚人，名員，父奢兄尚，爲楚平王所殺，員奔吳，卒佐吳伐楚，入郢，時平王已卒，乃掘其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一六）（商鞅）戰國時衛人，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既死，鞅西入秦，見孝公，以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封之於商十五邑。（一七）（中行說）漢燕人，文帝時宦者，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降單于。復事其子單于，日夜教單于候伺利害爲漢患。（一八）（張元）宋華州人，與吳昊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欲共謁韓范，恥自屈，乃爲詩哭於衢，果被召，未用，元與昊乃走西夏。夏人以爲謀主，連兵十餘年，四方疲弊，職此二人爲之。（一九）（張宏範）定興（即今河北定興縣）人，爲元都元帥，督兵侵宋，執文天祥於五坡嶺，破張世傑陸秀夫於厓山，因以亡宋。乃刻「張宏範滅宋於此」七大字於厓山石上以紀其功，明陳白沙爲加刻「宋」字於其上，成爲：「宋張宏範滅宋於此，」並題詩云：「鐫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二〇）（廖）音六，辱也。

作者小傳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清德宗時與其師康有爲及其友譚嗣同等謀變法立憲，是爲戊戌政變，事敗，逃日本，先後主辦清議報，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民國成立，曾歷任要職。其後專從事講學，爲清華大學等校教授。一九二九年病歿於北平。著作甚多，有飲冰室全集。

曹劌論戰（一）

左丘明

齊師伐我，（二）公將戰，（三）曹劌請見，（四）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五）又何閒（六）焉？」劌曰：「肉食者鄙，（七）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八）弗敢專也，

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九）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一〇）弗敢加也，（一一）必以信。」（一二）對曰：「小信未孚，（一三）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一四）雖不能察，必以情。」（一五）對曰：「忠之屬也，（一六）可以一戰；戰則請從。」

公與之乘，（一七）戰於長勺，（一八）公將鼓之，（一九）劘曰：「未可。」齊人三鼓，劘曰：「可矣。」齊師敗績，（二〇）公將馳之，（二一）劘曰：「未可。」下視其轍，（二三）登軾（二三）而望之，劘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二四）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二五）故逐之。」

註釋（一）此篇選自左傳莊公十年（二）齊師伐我，齊，國名，地當今山東省。我，魯國也，今山東舊兗州府至邳泗之境，皆魯地。春秋魯莊公十年，齊桓公以魯納子糾，故伐魯。（三）公將戰，莊公將與齊戰，莊公，名同，桓公子。（四）曹劌請見曹劌，魯人，請見莊公。劘，古衛反。（五）肉食者謀之，肉食，謂在位有祿者，言國有兵事，在位者自能謀耳。（六）開，紀芻切，與也，言曹劌不必與其謀也。（七）肉食者鄙，言肉食者所見鄙陋。（八）衣食所安，莊公言衣食二者雖身所安。（九）小惠未徧，曹劌答言，衣食小惠，所分僅及左右，未徧於國人也。（一〇）犧牲玉帛，犧牲祭牲也；玉，蒼璧璜琮之類；帛，幣也；此皆禮神之物。（一一）弗敢加也，祭祀之禮，弗敢有加於舊。（一二）必以信，祝史正辭，不敢矯舉之以祭。（一三）小信未孚，言小信未能大孚於神，孚，信也。（一四）小大之獄，小獄爭訟之類，大獄，殺傷之類。（一五）必以情，必盡己之情以求其實。（一六）忠之屬也，言盡情察獄不使有枉，是能盡己之心，亦能使民盡忠之一端也。（一七）公與之乘，莊公乃與曹劌共乘兵車。（一八）長勺，春秋魯地。（一九）鼓之，謂鳴鼓以進兵也。（二〇）敗績，謂師敗也。左傳：「大崩曰敗績。」（二一）馳之，欲馳車而

逐齊兵，(二二)(轍)車輪之跡也。(二三)(軾)車前橫木也。(二四)(克)勝也。(二五)(靡)偃也，散亂也。

曹沫(一)劫齊桓公歸魯地

司馬遷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

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二)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三)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四)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五)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于魯。

註釋 (一)(曹沫)卽左傳之曹劌也。(二)(壇)古有大事多設壇，如廟會，盟誓，封拜大將皆用之。(三)(執匕首)劫齊桓公)七首，劍之最短者，其首類七，(七)食器，狀如今之鑊匙)故名，長一尺八寸。劫，勢脅也。齊桓公，名小白，春秋諸侯，五霸之首，任管仲爲相，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終其身爲盟主。(四)(疆)與強通。(五)(今魯城壞卽壓齊境)言縱魯國城壞，亦將壓於齊國之境，喻已能制桓公之死命也。(六)(倍)與背同，反也。禮記：「信以結之，則民不倍。」

燭之武(一)退秦(二)師

左丘明

晉侯、秦伯圍鄭。(三)以其無禮於晉，(四)且貳於楚(五)也。佚之狐(六)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七)「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八)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利不利焉。」許之，夜縋(九)而出。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一〇)。越國以鄙遠，(一一)君知其難也，(一二)焉用亡鄭以陪鄰？(一三)鄰之厚，(一四)君之薄也，(一五)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一六)朝李之往來，(一七)共其乏困，(一八)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一九)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二〇)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二一)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二二)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二三)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二四)乃還。

子犯(二五)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二六)因人之力而敝(二七)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二八)以亂易整，不武；(二九)吾其還也。」亦去之。

註釋 (一)「燭之武」鄭大夫。(二)「秦」國名，嬴姓，春秋時奄有今陝西省。(三)「晉侯秦伯圍鄭」晉侯，謂晉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名重耳。秦伯，謂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名任好。鄭，國名，今自河南之開封以西，至成臯故

關，皆其地也。晉文公主兵，秦穆公會之，時魯僖公三十年也。(四)以其無禮於晉，晉文公爲獻公次子，獻公嬖驪姬，殺太子申生，文公出亡，過鄭，鄭不禮之。(五)貳於楚，鄭背晉助楚。楚，國名，春秋時奄有今湖北，湖南，安徽，及河南南部。(六)佚之狐，鄭大夫。(七)辭曰，燭之武辭不肯行也。(八)寡人，寡德之人，古諸侯自稱之謙辭。禮記：「諸侯自稱曰寡人。」(九)緇，音鍾，以繩懸物使下墜也。(一〇)執事，不敢直指其人，則稱執事，敬詞也。(一一)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而晉居二國之間，設使得鄭以與秦，爲邊邑，尙隔越於晉國也。(一二)其難也，謂邊邑隔越他國，必難保守。(一三)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謂晉也，何必亡鄭以益晉乎？言秦雖得鄭，必爲晉所有也。(一四)鄰之厚，晉之土地增之而厚。(一五)君之薄也，則秦之土地必漸削弱也。(一六)東道主，若秦能舍鄭而留鄭爲東道之主人，蓋鄭在秦東，故曰東道也。(一七)朝李之往來，行李，行人之官也，謂秦之使者往來東道。(一八)共其乏困，與供同，給也。資糧等有所缺乏，則能供給之。(一九)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言前晉惠公會許賂秦穆公求納矣。(二〇)朝濟而夕設版焉，惠公朝濟河，其夕即設版築以守二城，言背秦之速也。版築，築牆以兩版相夾，置土其中，而以杵築之。(二一)既東封鄭，晉既滅鄭以闢其東方之封疆。(二二)闕，闕剪，摧毀也。(二三)說與悅通。(二四)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三人皆秦大夫，爲鄭守土也。(二五)子犯請擊之，春秋晉狐偃，字子犯，爲大夫，晉文公霸天下，大抵偃謀爲多。擊之，謂伐秦師也。(二六)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晉文公出亡十九年，假秦穆公之力以歸晉。微，非也，夫，音扶。人謂秦伯也。謂非秦伯之力無緣得爲晉君也。(二七)敝敗也。(二八)失其所與不知，知同智。秦不同心而誤與之同伐鄭，乃是不智也。(二九)以亂易整不武，二國整師而來，反亂以相攻擊是不武也。

愛國商人弦高

左丘明

三十三年，(一)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二)而下，超乘(三)者三百乘。王孫滿(四)尙幼，觀之，言於王，(五)曰：「秦師輕而無禮，(六)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七)入險

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八)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九)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二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一一)敝邑爲從者之淹，(一二)居則具一日之積，(一三)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一四)告于鄭，鄭穆公(一五)使視客館，(一六)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一七)使皇武子(一八)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一九)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二〇)猶秦之有具囿(二一)也，吾子取其麋鹿，(二二)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二三)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註釋 (一)〔三十三年〕魯僖公三十三年。(二)〔免胄〕免，免去也，胄，戰士之冠也，謂去冠以示敬也。(三)〔超乘〕躍而上車也。(四)〔王孫滿〕王孫姓滿名，周定王時爲大夫。(五)〔王〕謂周襄王。(六)〔秦師輕而無禮〕過天子門，禮應卷甲束兵，今但免胄；且超乘示勇，故曰無禮。(七)〔脫〕疏脫也。(八)〔滑〕鄭地，在今河南睢縣西北。(九)〔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乘，四也；韋，熟皮也，古者獻遺於人，先輕後重；韋輕牛重，故以韋先牛。弦高本以韋及牛至周爲市，路遇秦師，遂移以作犒，陽示鄭已知之而有備然。(一〇)〔步師〕行師也。(一一)〔不腆〕猶言不厚，謙辭也。(一二)〔爲從者之淹〕從者，指杞子、逢孫、揚孫三人，三人皆秦大夫。魯僖公三十年九月，秦伯圍鄭，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師遂東出伐鄭。淹，久留也。(一三)〔積〕子賜反，音至，芻米菜薪也。(一四)〔遽〕驛車也。(一五)〔鄭穆公〕名蘭，文公子。(一六)〔客館〕杞子等所舍之館。古官制有客館，令掌四方賓客。(一七)〔則束載厲兵秣馬矣〕束矢、載弓、磨兵刃、餵馬嚴兵以待秦師之至也。(一八)〔皇武子〕鄭臣。(一九)〔脯資餼牽〕脯，乾肉；資，貨財；生腥曰餼；牛羊豕

曰率。誼，音款。(二〇)(原圖)鄭畜禽獸之地。(二一)(具圖)秦畜禽獸之地。(二二)(吾子取其孳鹿)令其自取。(二三)(孟明)名視，秦穆公使將兵伐鄭。

文公(二)伐鄭

左丘明

文公誅觀狀(二)以伐鄭，反其陣。(三)鄭人以名寶行成，(四)公弗許曰：「予我詹(五)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六)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子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七)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八)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九)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一〇)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軍。

註釋 (一)(文公)晉文公也。(二)(觀狀)觀晉文公餅脊之狀也。餅脊，肋骨相連如一骨也。賈侍中云：「鄭復效曹觀公餅脊之狀，故伐之。」昭省內外傳：「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天禍鄭國，使淫觀狀』，謂放於曹，不禮公子，(晉公子重耳，即晉文公也。)與觀狀之罪同耳。」國語：「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餅脊，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蔽也)薄(迫也)而觀之。」(三)(反其陣)反，覆也；陣，城上女垣也。(四)(名寶行成)名寶，重寶也，行成，議和也。(五)(詹)鄭鄉叔詹也。晉文公過鄭，詹請禮之，鄭伯不聽，詹曰：「若不禮之，則請殺之。」(六)(鄭伯)鄭文公也。(七)(淫)放也，謂鄭放曹國不禮於晉君也。(八)(尊明勝患)明，謂公子勝，猶過也。(九)(鼎)古之酷刑，以烹人者。三足兩耳，以金類爲之。(一〇)(禮)禮儀也。

解揚不辱命

左丘明

宋人告急於晉，(一)晉侯(二)欲救之，伯宗(三)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四)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五)川澤納汙，(六)山藪藏疾，(七)瑾瑜匿瑕。』(八)國君舍垢，(九)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揚如宋，(一〇)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一一)鄭人囚而獻諸楚，(一二)楚子(一三)厚賂之，使反其言，(一四)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一五)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一六)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一七)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一八)則棄之，(一九)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二〇)臣能承命爲信，(二一)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二二)民之主也。(二三)義無二信，(二四)信無二命，(二五)君之賂臣，不知命也。(二六)受命以出，有死無貲，(二七)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二八)死而成命，臣之祿(二九)也。寡君(三〇)有信臣，下臣獲考，(三一)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三二)

註釋 (一)宋人告急於晉，宋，國名，在今河南商邱縣，春秋時爲十二諸侯之一。魯宣公十五年，楚圍宋急，宋人求救於晉。(二)晉侯謂晉景公。(三)伯宗，晉大夫。(四)天方授楚，楚勢方盛，乃天授之也。(五)高下在心(六)川澤納汙，(七)山藪藏疾，(八)瑾瑜匿瑕，(九)國君舍垢，(一〇)使解揚如宋，(一一)鄭人囚而獻諸楚，(一二)楚子厚賂之，(一三)楚子，(一四)使反其言，(一五)使呼宋人而告之，(一六)致其君命。(一七)爾既許不殺，(一八)女，(一九)速卽爾刑，(二〇)臣能承命爲信，(二一)信載義而行之爲利，(二二)民之主也，(二三)義無二信，(二四)信無二命，(二五)君之賂臣，(二六)受命以出，(二七)又可賂乎？(二八)死而成命，(二九)臣之祿也，(三〇)寡君，(三一)死又何求？(三二)楚子舍之以歸。

心〕謂事之高下在人心，當隨時而度其宜。(六)〔川澤納汙〕川流水，澤止水雖汙濁之水亦皆納之。(七)〔山藪藏疾〕藪，音叟，大澤曰藪。山多木，藪多草，雖毒螫之物皆藏之焉。(八)〔瓊瑜匿瑕〕瑕，玉病也。缺也。瓊、瑜皆美玉也，而不無瑕疵處皆匿之焉。(九)〔國君舍垢〕謂爲國君者能達此理，則亦有舍垢忍恥之時。(一〇)〔使解揚如宋〕晉恥不救宋，故使解揚往告之。如，往也。(一一)〔晉師悉起將至矣〕此晉爲虛言以懼楚而慰宋也。(一二)〔鄭人囚而獻諸楚〕鄭人囚解揚以獻於楚子也。(一三)〔楚子〕謂楚莊王也。(一四)〔使反其言〕使解揚告宋言晉不來救。(一五)〔樓車〕車上設樓櫓，可以下瞰敵城者也。櫓，樓無屋曰櫓。(一六)〔君命〕晉君之命也。(一七)〔不穀〕四夷君長自稱之詞。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又王者自貶之稱。(一八)〔女〕與汝通。(一九)〔棄之〕謂棄信也。(二〇)〔君能制命爲義〕爲人君者能制作命令，是謂之義。(二一)〔臣能承命爲信〕爲人臣者能稟承君命是謂之信。(二二)〔社稷〕國家之代稱。社稷，土穀之神也，古滅人國，則變置其社稷，故謂國家爲社稷。(二三)〔民之主也〕如此則是人民之主。(二四)〔義無二信〕謂君制命爲義者，不行兩信，楚子使人反其君命，而責其食言，是行兩信也。(二五)〔信無二命〕謂臣承命爲信者，不受兩命，故解揚不當受楚子之命也。(二六)〔不知命也〕謂不知制命之義也。(二七)〔有死無貲〕實與隕同，墜也，言寧可被殺而不可實墜君之命也。(二八)〔以成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不許，則被殺而不能致其君命矣。(二九)〔祿〕福也。(三〇)〔寡君〕寡德之君，人臣對他國自稱其君之謙詞也。(三一)〔下臣獲考〕考，成也。下臣，解揚自稱，謂承君命而獲成其命。(三二)〔歸〕歸晉也。

華元夜登子反(二)之牀

左丘明

楚師將去宋，(一)申犀(二)稽首(三)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四)王棄言焉。」(五)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六)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七)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九)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一〇)告，曰：『敵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一一)雖然，城下之盟，(一二)有以國斃，(一三)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一四)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宋及楚平，(一五)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一六)

註釋 (一)(子反)楚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爲司馬。(二)(楚師將去宋)楚師圍宋九月，而宋不屈，故將去之。時魯宣公十五年。(三)(申犀)楚大夫申舟之子。楚莊王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舟與宋有怨，知必死，見其子犀於王而後行，及宋，果殺之，莊王聞之，遂興師圍宋。(四)(稽首)頭至地也。(五)(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言申舟之爲使也，知必爲宋所殺，而不敢廢王之命，冒死而行。(六)(王棄言焉)言莊王許申舟以伐宋，今宋未服而去，是棄前言也。(七)(申叔時僕)申叔時，楚大夫。僕，御車曰僕。時申叔時爲王御車。(八)(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謂築室於宋，分兵歸田，以示宋爲持久之計，則宋必懼而聽楚之命也。(九)(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以楚軍法之嚴密而能夜入其軍，登子反之牀，足見華元之有謀也。(一〇)(病)短也，困也。(一一)(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言宋國糧盡，民間以子相易殺而食之；宋國無薪，但析人之骸骨以炊。析破木也。(一二)(城下之盟)敵迫城下，與之言和也。左傳注：「城下盟，諸侯所深恥。」(一三)(國斃)亡國也。(一四)(子反懼)子反夜爲華元所覘，懼其殺已也。(一五)(平)和好曰平。(一六)(我無爾詐爾無我虞)言楚不得詐宋，宋不得備楚也。虞，憂也，備也。

國佐(一)不辱令

左丘明

晉師從齊師，(二)入自丘輿，(三)擊馬陘，(四)齊侯(五)使賓媚人(六)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七)「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八)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九）而使齊之封內，（二〇）盡東其畝。」（一一）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一二）則亦晉君之母也。（一三）吾子布大命於諸侯，（一四）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一五）且是以不孝令也。（一六）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一七）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一八）先王疆理（一九）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二〇）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二一）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二二）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二三）其晉實有闕。（二四）四王之王也，（二五）樹德而濟同欲焉；（二六）五伯（二七）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二八）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二九）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遄。』（三〇）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三一）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三二）以犒從者，（三三）畏君之震，師徒撓敗。（三四）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三五）不泯（三六）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王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三七）背城借一，（三八）敝邑之幸，（三九）亦云從也。（四〇）況其不幸，（四一）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四二）諫曰：「齊疾（四三）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四四）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四五）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四六）晉人許之。（四七）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

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八)

註釋 (一)〔國佐〕齊大夫也，齊受敗之餘，國佐以直辭抗敵，卒以安全其國。(二)〔晉師從齊師〕魯成公二年，齊兵敗走，晉兵追之。(三)〔丘輿〕齊地。(四)〔馬陘〕亦齊地，陘，音刑。(五)〔齊侯〕謂齊頃公，名無野，桓公孫。晉使卻克於齊，公使夫人帷而覲之，卻克跛而登，夫人笑之，卻克歸，會魯衛曹之師伐齊，公敗績，悉反魯衛侵地。(六)〔賓媚人〕即國佐也，賓是姓，媚人是族。(七)〔紀甗玉磬與地〕紀，國名，春秋時爲齊所滅，故地在今山東壽光縣南。甗，音言，或音彥，甗屬，分爲兩層，上可以蒸，下可以煮，一器而二用者。玉磬，古樂器。玉甗玉磬皆滅紀所得者，蓋齊侯以寶物與土地賂晉師也。(八)〔不可則聽客之所爲〕不可，謂晉人若不接受寶物與地而許和，則聽晉所爲，欲戰則戰。客，謂晉也。(九)〔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蕭國之君字同叔，其女子嫁於齊，爲頃公之母。晉人言若欲講和，必須以齊侯之母爲質。質，音致，典押以取信曰質。(一〇)〔封內〕封疆之內，即國境之內也。(一一)〔盡東其畝〕畝，墾也。謂田畝皆從東西而行。(一二)〔匹敵〕言此與彼相平等而對合也。(一三)〔亦晉君之母也〕若齊晉比並言之，則齊之母即晉之母，其爲國君之母一也。(一四)〔布大命於諸侯〕數布大命令以告於諸侯之國。(一五)〔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忠孝命諸侯，今晉君輕慢其母，不愛同類，是違王命也。(一六)〔以不孝令也〕謂自輕其母，以及人之母，且以其事告於列國，是以不孝令於諸侯也。(一七)〔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見詩經大雅既醉篇。匱，竭也。錫，賜也。類，族類也。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汝之族類。(一八)〔無乃非德類也乎〕言諸侯實汝之族類，無乃非以孝德賜同類乎？(一九)〔疆理〕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二〇)〔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播種之物，各從土宜而分布其利。(二一)〔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經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昫昫，墾闢貌。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二二)〔戎車是利〕古時井田之制，田間水道縱橫，兵車難過，今盡東其畝，則晉之伐齊，循壘東行，其勢甚易，兵車之利也。(二三)〔盟主〕稱霸而主諸侯之盟曰盟主。(二四)〔闕〕失也，過也。(二五)〔四王之王也〕四王，謂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王，音旺，有天下曰

主。(二六)〔樹德而濟同欲焉〕謂皆樹立德化而濟人心之所同欲也。(二七)〔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豸章、周齊桓晉文，皆古代諸侯之強大而雄於一時者。(二八)〔以役王命〕以服事王命而不敢改王之制度也。(二九)〔以逞無疆之欲〕逞，極也。盡也。無疆，無邊也。欲，欲望也。挾其無邊之欲而不與民同，是失王霸之政也。(三〇)〔布政優優百祿是道〕見詩經商頌長發篇。優優，寬裕之意。道，聚也。言商湯敷布政令，優優然而寬和，故福祿之盛，皆邇聚而歸之。(三一)〔諸侯何害焉〕謂不能為諸侯之害也。(三二)〔不腆敝賦〕不腆，不厚也。敝，積敝也。賦，兵也。(三三)〔以稿從者〕不敢言爭戰，故言齊以兵待來師晉兵，若以酒食犒師也。(三四)〔師徒撓敗〕師徒，謂兵也。撓敗，覆敗也。(三五)〔惠徵齊國之福〕惠，賜也。徵，要求也。言賜我齊國而若求齊國之福也。(三六)〔泯〕滅也。(三七)〔餘燼〕火餘木也，以喻齊兵戰敗之餘。(三八)〔背城借一〕謂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而更借一戰，決一最後之死戰也。(三九)〔敝邑之幸〕言齊國幸而得勝。(四〇)〔亦云從也〕亦當唯晉命之是從。(四一)〔不幸〕謂不幸而戰敗。(四二)〔魯衛〕二古國名，魯國故地，在今山東兗州至邳泗之境。衛國故地，在今河北大名濮陽以西，至河南之衛輝，懷慶。(四三)〔疾〕憎恨也。(四四)〔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其戰而死亡者，皆左右親近之人。(四五)〔而紆於難〕紆，緩也。齊既服晉，則魯衛緩於患難。(四六)〔豈必晉〕豈必晉國專為霸主也。(四七)〔晉人許之〕卻克乃許齊使之請。(四八)〔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我，魯自稱也。汶陽之田，本是魯地，為齊所侵，至是晉人使齊復歸於魯。

鉏麇不刺國家重鎮

左丘明

靈公(一)虐，趙宣子(二)驟諫，公患之，使鉏麇(三)賊(四)之。晨往，則寢門辟(五)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六)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如死。」觸庭之槐而死。

註釋 (一)〔靈公〕春秋晉靈公，襄公子，名夷皋。公壯侈，厚斂以彫牆，從台上彈人，觀其避丸。宰夫煮熊蹯(音

煩獸足不熟，公怒殺之，使婦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駭諫，公使鉏麇刺盾，鉏麇不忍，觸槐而死。民不附，盾弟穿遂襲殺公於桃園。(二)〔趙宣子〕春秋晉趙盾，卒諡宣子，又稱宣孟。(三)〔鉏麇〕古之力士。(四)〔賊〕殺也。(五)〔辟〕與闢通，開也。(六)〔鎮〕大山曰鎮。齊經舜典孔傳：「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蓋亦取安重鎮歷之義也。(七)〔享一名於此〕享，受也，殺之爲不忠，不殺爲不信，故得一名。

子囊(一)

說苑(二)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三)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四)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五)加斧質(六)其上，以徇於國。

註釋 (一)〔子囊〕公子貞，春秋楚莊王子，字子囊。(二)〔說苑〕書名，漢劉向撰，錄軼事之可爲法戒者，凡二十卷。(三)〔黜〕退也。(四)〔伏劍〕謂自剄也。(五)〔桐棺三寸〕謂以桐木爲棺，材之下者也。帝王世紀：「禹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六)〔斧質〕質，鏃也，古刑置人膝上，以斧斫之。

賣國賊伍子胥

左丘明

費無極(一)言於楚子(二)曰：「建(三)與伍奢，(四)將以方城(五)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

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六）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七）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八）使城父司馬（九）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一〇）三月，（一一）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一二）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一三）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一四）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一五）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一六）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一七）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一八）曰：「爾適（一九）吳，我將歸死。我知不逮，（二〇）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二一）擇任而往，知也；（二二）知死不辟，勇也。（二三）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二四）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二五）楚人皆殺之。（二六）

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二七）公子光（二八）曰：「是宗爲戮而欲反（二九）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三〇）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三一）乃見鱄設諸焉。（三二）而耕於鄙。

吳子(三三)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三四)莫適(三五)任患，若爲三師以肄(三六)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罷。(三七)亟(三八)肄以罷之，多方(三九)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四〇)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秋，(四一)吳人侵楚，伐夷，(四二)侵潛六，(四三)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四四)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四五)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四六)

註釋 (一)〔費無極〕春秋時事楚平王爲太子少師，不爲太子所寵，乃譖太子於楚平王。(二)〔楚子〕楚平王也。

(三)〔建〕太子名建。(四)〔伍奢〕春秋楚大夫舉之子，事楚平王爲太子太傅。(五)〔方城〕山名，在今河南葉縣南。

(六)〔集〕成也。(七)〔君一過多矣〕謂王納建妻麇氏。(八)〔王執伍奢〕忿其言切，故執之。(九)〔城父司馬〕城父，春

秋楚邑，楚平王大城城父而置太子，故城在今河南寶豐縣。司馬，周時爲六卿之一，掌軍旅之事。(一〇)〔未至而使遣之〕齊揚於至城父之前，使人告太子，遣令出奔。(一一)〔三月〕魯昭公二十年三月也。(一二)〔不佞〕不才也。

(一三)〔奉初以還〕還同旋，周旋也，謂奉初命以周旋。(一四)〔而〕汝也。(一五)〔奸〕音干，犯也。(一六)〔歸從政如他日〕王善其言而舍之。(一七)〔必憂楚國〕言若令奢子至吳，必爲楚國之憂。(一八)〔棠君尙謂其弟員〕奢長子名尙，爲棠邑大夫；次子名員字子胥。(一九)〔適〕往也。(二〇)〔吾知不逮〕知卽智；逮，及也。尙自以智不及員。(二一)〔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二二)〔擇任而往知也〕擇能任者以赴爲智，指員負報讎之責。(二三)

〔知死不辟勇也〕辟，與避同。此尙自謂。(二四)〔爾其勉之相從爲愈〕謂爾當勉力報讎，較相從俱死爲愈也。(二五)

〔肝食〕肝，晚也。謂將有吳憂，楚之君臣不遑晚食也。〔二六〕〔皆殺之〕殺奢與尙。〔二七〕〔州子〕即吳王僚。〔二八〕〔公子光〕即吳王闔閭。〔二九〕〔反〕復也。〔三〇〕〔彼將有他志〕言公子光有弑君自爲之意，不利己之用事，故破壞伐楚之議也。初，吳王壽夢有四子，諸樊、餘祭、夷昧、季札也，壽夢賢札，欲立之，札不受，三人乃相約依次立，以及札；既及矣，札又不受，夷昧子僚乃立。光自以諸樊子，札既不立，已當立，僚不應得位，故欲弑之。〔三一〕〔而鄙以待之〕伍員以計不得用，乃爲光求能行弑之勇士以結於光，而退居鄙野以待之，蓋知己志必待光得位後而始能行也。〔三二〕〔乃見縛設諸馮〕見，音現，薦舉之也。縛設諸，亦作專諸，勇士名。爲光刺王僚，僚死，縛設諸亦死。〔三三〕〔吳子〕吳王闔閭。〔三四〕〔乖〕背也，言一彼一此而不相合也。〔三五〕〔適〕讀如嫡，專主也。〔三六〕〔肆〕勞也。〔三七〕〔道罷〕罷，散於道也。罷，疲也。〔三八〕〔亟〕數也。〔三九〕〔多方〕不專從一處進兵也。〔四〇〕〔此方略〕定於魯昭公三十年。〔四一〕〔秋〕魯昭公三十一年之秋。〔四二〕〔夷〕即城父。〔四三〕〔滑六〕楚邑名，地在今安徽。〔四四〕〔弦〕楚所滅國，地在今江西。〔四五〕〔豫章〕地名，在淮南江北之界，漢移其名於江南，即今之南昌。〔四六〕此篇輯自左傳，題爲編者所擬。

申包胥乞秦師

左丘明

初，伍員與申包胥〔一〕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二〕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三〕在隨，〔四〕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五〕長蛇，以薦食上國，〔六〕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七〕若鄰於君，〔八〕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九〕君其取分焉。〔一〇〕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一一〕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一三)將圖(一三)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一四)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一五)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註釋 (一)〔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一說姓勢冒，與楚同姓，以其食邑於申故號申包胥，與子胥爲友。(二)〔復〕報復也。(三)〔昭王〕名壬，平王子。(四)〔隨〕國名，在漢水之東，漢置縣，以至今，在今湖北。魯定公四年冬，吳師敗楚，昭王奔隨。(五)〔封豕〕大豕也，言吳之貪酷如大豕長蛇也。(六)〔薦食上國〕薦，數也，數侵食上國之諸侯。上國謂，中國也，吳在春秋時爲夷狄之邦，故云。(七)〔夷德無厭〕言夷狄之德，貪害無厭。(八)〔若鄰於君〕吳滅楚則與秦爲鄰。(九)〔遠吳之未定〕言及吳人之未安定楚也。(一〇)〔君其取分焉〕勸秦伐吳，與吳共分楚地。(一一)〔若以君靈撫之〕若假秦君威靈，撫而有之。(一二)〔館〕客館也。(一三)〔圖〕圖謀其事也。(一四)〔伏〕居處之所也。(一五)〔無衣〕詩經秦風篇名，中有「修我甲兵，與子偕行，」「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之語，蓋哀公感動，爲賦此詩以示許出師也。

秦師救楚

左丘明

申包胥以秦師至，(一)秦子蒲子虎，(二)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三)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四)會之，大敗夫概王(五)于沂。(六)吳人獲蘧射(七)於柏舉，(八)其子帥奔徒(九)以從子西，(一〇)敗吳師于軍祥。(一一)秋，七月，子期(一二)子蒲滅唐。(一三)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一四)以與王(一五)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

吳師敗楚師于雍澁，(一六)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一七)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一八)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一九)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二〇)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註釋 (一)(秦師至)魯定公五年事。(二)(子蒲子虎)二人秦大夫。(三)(道)猶法術也。(四)(稷)地名，在今河南桐柏縣。(五)(夫概王)吳王闔廬之弟。(六)(沂)楚地。(七)(蓬射)楚大夫。射食亦反，又食夜反。(八)(柏舉)地名，名勝志：「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山水而得之。麻城縣今隸湖北。(九)(奔徒)楚散卒也。(一〇)(子西)即公子申，楚平王庶長子。(一一)(軍祥)楚地。(一二)(子期)楚昭王兄公子結也。(一三)(唐)定公四年冬，唐侯從吳伐楚，故滅唐。唐，國名，在今河南泌源縣。(一四)(夫概王歸自立也)自立爲吳王，號夫概。(一五)(王)闔廬也。(一六)(雍澁)湖北有三澁水，雍澁其一也。(一七)(麋)楚地，在今湖南岳陽縣東南三十里。麋，九倫反。(一八)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於麋，言不可并焚。(一九)(可以歆舊祀)歆，享也。言焚吳復楚，則祭祀可不廢。(二〇)(公壻之谿)楚地名。

越(一)敗吳(二)於檣李(三)

左丘明

吳伐越，(四)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五)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六)而辭曰：「二君有治，(七)臣奸(八)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九)以戈擊闔廬，闔廬

傷將指，(一〇)取其一履。(一一)還，卒於陘，(一二)去構李七里。夫差(一三)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乎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一四)

註釋 (一)(越)國名，夏少康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都於會稽山南，傳二十餘世，至允常而始顯。允常爲吳王闔閭所敗，允常子勾踐遂敗闔閭而雪其辱。(二)(吳)國名，周初泰伯居吳，在今江蘇無錫縣梅里，子孫稱王，國始大，奄有今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境。(三)(構李)一作醉李，在今浙江嘉興縣南，構，音追。(四)(吳伐越)魯定公十四年事，報定公五年越師入吳之役也。(五)(勾踐……不動)勾踐以吳陣整齊爲憂，使敢死士往亂其師，爾爲吳所擒，欲使吳師爲取之，而吳不動。(六)(屬劍於頸)以劍注頸也。屬，讀如燭。(七)(治)治軍旅之事也。(八)(奸)犯也，言犯軍令。(九)(靈姑浮)越大夫。(一〇)(將指)足大指也。(一一)(取其一履)闔閭足大指被斬，因失履，靈姑浮取之。(一二)(陘)地名，在今浙江嘉興縣。(一三)(夫差)闔閭子，時嗣爲王。(一四)後三年爲哀公元年，吳伐越，以報是役，越幾亡。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一)

左丘明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二)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三)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四)大夫種(五)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六)夏則資皮，(七)冬則資絺，(八)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九)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

乃求謀臣，無乃後（一一）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一二）於吳，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一三）使其下臣種，不敢微（一四）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一五）曰：『寡君之師徒，（一六）不足以辱君矣，（一七）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一八）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一九）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惟君左右（二〇）之一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二一）係妻孥，（二二）沈金玉於江；（二三）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二四）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二五）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二六）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二七）將不可改於是矣。（二八）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二九）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三〇）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三一）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三二）以暴露百姓之骨於

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三三）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三四）其身親爲夫差前馬。（三五）

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三六）北至於禦兒，（三七）東至於鄞，（三八）西至於姑蔑，（三九）廣運（四〇）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四一）令壯者無取（四二）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四三）者以告，公暨（四四）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四五）生二人，公與之餼。（四六）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四七）支子（四八）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疠（四九）貧病者，納官其子。（五〇）其達士，絜其居，（五一）美其服，飽其食，（五二）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五四）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餽（五五）也，無不歡（五六）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五七）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五八）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

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

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五九）也；今夫差衣水犀（六〇）之甲者億有三千，（六一）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六二）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六三）是故敗吳於圍，（六四）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六五）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六六）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六七）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六八）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註釋（一）（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魯哀公元年，吳王夫差困越王勾踐於會稽。棲，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十二里，山陰有越王城。（二）（三軍）春秋時以爲軍隊之通稱。（三）（國子姓）謂在國子同姓之列者，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四）（寡人）寡德之人，古諸侯自稱之謙辭。禮記：「諸侯自稱曰寡人。」（五）（知越國之政）謂爲越國之卿。（六）（大夫種）史記吳世家司馬貞索隱：「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字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七）（買人）買，音古，買賤賣貴者。（八）（資皮）資，取也，於夏時則皮革

賤，故預取之，以備冬之乏也。(九)〔縞〕音郛，細葛也，精曰縞，粗曰紵。(一〇)〔爪牙〕鳥獸用以爲威者，喻其足以防衛也，故稱武臣曰爪牙。(一一)〔後〕晚也。(一二)〔行成〕議和也。左傳：「因吳太宰以行成。」注：「行成，求成也。」(一三)〔乏無所使〕猶內傳云：「寡君乏使也。」(一四)〔徹〕達也。(一五)〔下執事〕謂最下級供使令之人。(一六)〔師徒〕謂兵也。左傳：「畏君之震。師徒撓敗。」(一七)〔不足以辱君矣〕謂不足以辱君親自來討伐也。(一八)〔女女〕下女字音茹，以女妻人曰女。女女於王，謂以女嫁於王。(一九)〔帥〕音率。(二〇)〔左右〕指揮之意。(二一)〔將焚宗廟〕謂將自焚宗廟不血食也。宗廟，古天子諸侯祀其先人之所也。(二二)〔係妻孥〕係，繫也。謂自繫妻孥，死生同命，不爲吳所擒虜。(二三)〔沉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也。(二四)〔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偶，數雙曰偶。偶，猶倍也，言五千人人人有致死之心，則一可當二，故曰帶萬甲事君。事君，謂與君戰也，不言戰者，遜辭也。(二五)〔子胥〕姓伍名員，春秋時楚人。吳敗越，越王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嚭諂之，夫差使使賜子胥屬鏃之劍，子胥告其舍人曰：「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夫差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後九年，越滅吳。見史記。(二六)〔三江環之，民無所移〕三江，大江，松江，浙江也。環，繞也，移，遷徙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即越也。(二七)〔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謂勢不兩立。(二八)〔將不可改於是矣〕謂滅吳之計不可改易。(二九)〔上黨〕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原之國。(三〇)〔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或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韋氏云：「狐庸教吳，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年，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三一)〔太宰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黎之子。魯昭元年，州黎爲楚靈王所殺，嚭奔吳。(三二)〔執辭〕猶言結辭也。(三三)〔更〕改也。(三四)〔官士三百人於吳〕將吳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三五)〔前馬〕前驅在馬前也。(三六)〔句無〕章昭注：「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今浙江諸暨縣南五十里，有句乘山，括地志以爲卽句無也。(三七)〔禦兒〕章昭注：「今嘉興禦兒鄉是也。」今浙江崇德縣東南有語兒鄉，卽古禦兒鄉地。(三八)〔鄞〕今奉化縣東五十里有赤廬山，卽越之鄞邑，亦曰鄞城山。(三九)〔姑蔑〕今浙江龍游縣北有姑蔑城，故越姑蔑地也。(四〇)〔廣運〕東西爲廣，南北爲運。(四一)〔二三子夫婦以蕃〕二三子，猶言諸位。蕃，息也，言孳生之盛也。(四二)〔取〕同娶。(四三)〔免〕免身也，婦人產子之謂。史記趙世家：

「朔婦免身生男。」(四四)〔醫〕乳醫也，視產乳之疾者，俗謂之穩婆，醫同醫。(四五)〔母〕乳母也。(四六)〔饋〕音獻，禾米也。(四七)〔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爲正妻所生之長子。三年釋其政，謂不煩以事也。禮記：「父爲適子喪三年。」(四八)〔支子〕庶子也，妾所生之子也。(四九)〔疥〕俗疹字，今本皆作「疹」，丑刃切，音趁，熱病。(五〇)〔納官其子〕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五一)〔其達士絜其居〕絜與潔同，通達之士，則潔其館舍。(五二)〔美其服〕賜衣服也。(五三)〔飽其食〕糜餼多也。(五四)〔廟禮之〕禮之於廟，以告先君也。(五五)〔饋〕與哺通，以食食人也。(五六)〔獸〕音噉，飲也。(五七)〔節〕有節度也。(五八)〔封〕疆界也。(五九)〔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六〇)〔水犀〕鼻端有角，形小於象，皮皴皴，堅厚可製甲。(六一)〔億有三千〕言其多也。(六二)〔旅進旅退〕旅，俱也，俱進俱退，皆齊一無參差也。(六三)〔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此君者，可不爲之死乎！(六四)〔圍〕笠澤也，吳地記：「松江又名笠澤」。(六五)〔又郊敗之〕敗之於吳都之郊也。魯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六六)〔甬句東〕即今浙江東方海中定海縣東北海中之舟山。內傳作甬東。(六七)〔真人禮先壹飯矣〕章昭注：「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或云：「言昔嘗有恩於越，謂會稽之事也。」似以後說爲是。(六八)〔宸宇〕宸，屋齧，宇，屋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

越王勾踐滅吳

左丘明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一)息民不戒。(二)

越大夫種乃唱(三)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怠。日(四)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五)而大荒薦饑，(六)市無赤米，(七)而困鹿(八)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葦(九)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一〇)人事又見，(一一)我蔑(一二)卜筮矣。王若今

起師以會，(一三)奪之利，無使失悛。(一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一五)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一六)之(一七)會也，而以中國(一八)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一九)臨之：吳王苦慍而又戰，奔遂(二〇)何出？若不戰而結成，(二一)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二二)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二三)吾欲與之徼天之衷。(二四)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二五)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二六)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二七)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二八)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二九)——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三〇)西則晉，(三一)北則齊，(三二)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三三)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

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三四）無以銓（三五）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三六）曰：「吳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三七）旣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三八）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三九）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四〇）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四一）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四二）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四三）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四四）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四五）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王乃命有司（四六）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四七）之外。」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四八）來告！告孤不審，（四九）將爲戮，不利；及五日必審之；（五〇）過五日，道（五一）將不行。」

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五二）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五三）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五四）乃闔左闔，填之以土，（五五）去筓，側席而坐，（五六）不掃。

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五七）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五八）——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

王乃之壇（五九）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六〇）曰：「莫如此以環瑱（六一）通相問（六二）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

王乃命有司大徇（六三）於軍曰：「有父母耆老（六四）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則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六五）——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歿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六六）之疾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六七）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

明日，遷軍接餼，（六八）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六九）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七〇）歸而不歸，處（七一）而不處，進而不進，退

而不退，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鬻。」（七二）

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七三）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七四）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七五）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七六）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

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

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七七）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於沒；又郊（七八）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臺。

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七九）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八〇）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八一）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受，以民生（八二）之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八三）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八四）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旣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旣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

自殺。

越滅吳，上征上國；(八五)宋鄭魯衛陳蔡執玉(八六)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註釋 (一)〔黃池〕春秋地名，在今河南封丘縣西南，吳王夫差會諸侯於此。(二)〔戒〕備也，防患曰戒。(三)〔唱〕發始為唱。(四)〔日〕昔日也。(五)〔罷〕勞也。(六)〔薦饑〕禾麥皆不熟也。連歲不熟亦曰薦饑。薦，集視切，音游。(七)〔赤米〕米之粗者。(八)〔困鹿〕困，厚也，圍者為困。鹿，庚也，露積曰庚。(九)〔蒲葦〕蚌蛤之屬。

(一〇)〔兆〕見也。(一一)〔人事又見〕謂人民怨誅也。(一二)〔莫〕無須也。(一三)〔會〕左傳：「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一四)〔悛〕音詮，或音透，改悔也。(一五)〔罷〕歸也。(一六)〔必不須至〕須，待也。謂心不待遠兵之至也。(一七)〔之〕赴也。(一八)〔中國〕謂國都也。(一九)〔梁兒〕地名，在越北境，今浙江崇德縣東南一里，有語溪，即古梁兒鄉也。(二〇)〔奔遂〕奔，戰敗而走也。遂，進也。易經：「不能退，不能遂。」(二一)〔成〕平也，罷戰爭而歸於和平也。(二二)〔戒師〕告戒師旅也。(二三)〔血食〕享祭也，古者取血膾(音聊，腸間脂也。)以祭，故云。(二四)〔徵天之衷〕徵，要也。衷，善也。(二五)〔行〕猶用也。(二六)〔良國〕猶言強國。(二七)〔孤〕王侯之諱稱。禮記：「凡自稱……小國之君曰孤。」(二八)〔觴酒豆肉單食〕觴，酒卮之總名。豆，肉器。簞，音單，飯器。謂一觴之酒，一豆之肉，一簞之食也。(二九)〔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致，極也。謂不極五味之調，不盡五聲之變也。

(三〇)〔楚〕國名，奄有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南南部。(三一)〔晉〕國名，奄有今山西平陽、太原以東，及河北廣平、大名之地。(三二)〔齊〕國名，地當今山東省。(三三)〔賓服〕古諸侯以服貢賓見於王者。(三四)〔極〕中也。(三五)〔銓〕稱也。(三六)〔五大夫〕后庸、苦成、大夫種、范蠡、臯如也。后庸；或作舌庸。(三七)〔王孫包胥〕申包胥姓勢冒，與楚同姓，故稱王孫包胥。(三八)〔阿〕曲從也。(三九)〔擊〕通也。(四〇)〔猛〕嚴也。左傳：「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四一)〔物〕謂旌旗物色徽幟之屬。(四二)〔辯〕別也。(四三)〔備〕戒嚴曰備，如邊備，守備。(四四)〔巧〕巧妙也。(四五)〔聲〕謂鐘鼓進退之聲，聲不審則衆惑也。(四六)〔有司〕官吏也，古代設官

分職，事各有其專司，故謂之有司。(四七)〔國門〕城門也。(四八)〔欲告者〕謂出戰計畫及職事所當陳白者。(四九)〔不審〕謂欺詐非實也。(五〇)〔必審之〕必使熟計之也。(五一)〔道〕術也。(五二)〔屏〕寢門內屏。(五三)〔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也。外政，國事也。(五四)〔送王不出屏〕禮記：「婦人送迎不出門。」(五五)〔乃闔左闔填之以土〕上闔字，閉也。下闔字，門也。閉陽開陰，示幽也。(五六)〔去筭側席而坐〕筭，筭也，去筭，去飾也。側，猶特也，特，立也，側席，立席於旁而不鋪於地也。禮記：「憂者側席而坐。」(五七)〔修〕墾也。(五八)〔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國政也。外政，軍政也。(五九)〔壇〕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封拜大將皆用之。(六〇)〔徇〕與殉通。漢書：「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六一)〔環瑛〕環，金玉之環也。瑛，替冥切，以玉充耳也。(六二)〔問〕遺也。(六三)〔徇〕怒也，行示也，謂巡行其地而誓令之也。(六四)〔耆老〕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六五)〔溝壑〕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溝壑，溪谷也，謂死無棺槨(音郭，外棺也)至填於谿谷也。(六六)〔眩瞽〕眩，目無常主也，猶俗曰眼花。瞽，音茂，目不明貌。(六七)〔已〕猶愈也。(六八)〔蘇〕同和，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六九)〔果〕勇決也。(七〇)〔二三子〕子，人也。二三子，諸人也。(七一)〔處〕止也。(七二)〔羈〕音育，竇也。(七三)〔江〕松江，去吳五十里。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七四)〔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志士。(七五)〔沂〕音訴，與溯同，逆流而上曰沂。(七六)〔踰〕越也。(七七)〔北〕軍敗奔走曰北。(七八)〔郊〕距國百里謂之郊。爾雅：「邑外謂之郊。」(七九)〔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之辭也。不穀，王者自貶之稱，左傳：「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注：「降名稱不穀。」(八〇)〔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之先君與吳有好也。(八一)〔御〕凡進奉於天子皆曰御。禮記：「千里之內以爲御。」(八二)〔民生〕卽人生也。民，人也，民爲人之通稱，詩經：「厥初生民。」(八三)〔其與凡何〕言幾何時也。(八四)〔達〕致也。(八五)〔上國〕謂中國也，我國古時建國於黃河流域，其四方均蠻夷戎狄，故云中國。吳越在春秋時均爲夷狄。(八六)〔玉〕珪璧也。

勾踐傳

司馬遷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一)披草萊(二)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三)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四)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五)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六)定傾者與人，(七)節事者以地，(八)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九)勾踐曰：「諾。」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一〇)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一一)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開行(一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

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一三）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一四）文王囚羑里，（二五）晉重耳奔翟，（一六）齊小白奔莒，（一七）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一八）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一九）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二〇）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加（二一）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二二）自矜，（二三）爲越計，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

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二四）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二五）虜齊高國（二六）以歸。讓（二七）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

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二八）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伐齊，員強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二九）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三〇）父霸，我又立若，（三一）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三二）於是吳任嚭政。

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三三）二千人，教士（三四）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三五）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三六）肉袒（三七）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三八）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三九）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四〇）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四一）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註釋（一）〔文身斷髮〕文身，畫文於身也。文身斷髮，古南蠻之俗也。（二）〔披草萊〕披，開也。草萊，謂荒蕪之草類也。（三）〔范蠡〕春秋楚人，仕越爲上將軍，與越王勾踐共滅吳，遂浮海入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治產三致其金，再分散之，居陶，自號陶朱公。（四）〔末〕事非根本要務曰末。（五）〔夫椒〕在江蘇吳縣（六）〔持滿者與天〕持滿，虜盛滿之地位也。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七）〔定傾者與人〕人主有定傾之功，故人與之。人道尚謙，卑以自

牧。(八)〔節事者以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

(九)〔市〕利也，謂屬國家以身隨之。(一〇)〔陪臣〕古者諸侯之大夫，對天子稱陪臣。又大夫之臣亦曰陪臣。(一一)

〔燹〕音煩，燒也，災也。(一二)〔開行〕投開隊私行也。開，紀芻切，門隙也，故事之有隙可乘者曰開。(一三)〔悉

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言謀五千人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一四)〔湯繫夏臺〕成湯，商開國之君，名履，始居於亳，

夏桀無道，湯伐之，放於南巢，遂有天下。夏臺，夏時獄名，又曰均臺，夏桀囚湯於夏臺，已而縱之，其地在今河南鞏

縣西南。(一五)〔文王囚於羑里〕周文王，名昌，爲殷之諸侯，其後武王有天下，乃追尊爲文王。當紂之時，圍於岐山

之下，施行仁政，天下諸侯多歸之。爲崇侯虎所諂，紂囚之於羑里，散宜生以美女珍寶奉紂，紂釋之，使專征伐，爲西

方諸侯之長，曰西伯，遷都於豐，遂有天下三分之二。羑里，古地名，今河南湯陰縣有羑城，魏書地理志云即羑里，字

音相近，古通用也。姜，音酉，或音暉。(一六)〔晉重耳奔翟〕晉文公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獻公之子。獻公嬖驪

姬，殺太子申生，重耳奔翟，在外十九年，借秦穆公之力以歸晉，用諸賢，救宋破楚，遂爲盟主。翟，與狄通。國語晉

語：「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奔古作犇。(一七)〔齊小白犇莒〕齊桓公名小白，春秋五霸之首，以兄襄公

無道，奔莒。襄公被弑，歸國卽位，任管仲爲相，乃爲天下盟主。莒，音舉，國名，今山東莒縣。(一八)〔折節〕屈己

以下人也。(一九)〔拊循〕拊與撫同，猶慰撫也。(二〇)〔繕飾備利〕繕，備也。飾，與飭通，守備也。備，具也，猶

言完全。謂備守具利也。(二一)〔加〕加兵也。(二二)〔淫〕過也，凡過甚者皆曰淫。(二三)〔矜〕自賢曰矜。(二

四)〔癡〕音鮮，同癡。疥癡，喻其害甚微也。(二五)〔敗之艾陵〕艾陵，春秋齊地，在今山東泰安縣博縣故城南。爲

魯哀公十一年事。(二六)〔高國〕國惠子，高昭子也。(二七)〔讓〕以辭相責也。(二八)〔墟〕丘墟也。(二九)〔託

子於鮑氏〕子胥使齊，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

散。(三〇)〔而〕汝也。(三一)〔若〕汝也。(三二)〔以觀越兵入也〕國語：「吳王愾，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乃

盛以鷓夷投之於江也。鷓夷，革囊也，本以盛酒，亦作鷓鴣。黎士宏筆記：「秦鞏間人，割牛羊去其首，剝肉空中，

爲皮袋，大者受一擔，小者受二三斗，俗曰混沌，卽古之鷓夷。(三三)〔習流〕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

(三四)〔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三五)〔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執掌者。(三六)〔公孫雄〕吳大夫(三七)

〔肉袒〕去上衣，露肢體，意謂歸罪受刑戮，所以表其服順也。〔三八〕〔敢布腹心〕腹心，悃誠也，言布其心中之所懷也。〔三九〕〔蚤〕同早。〔四〇〕〔伐柯者其則不遠〕詩經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斧柄也。則，法也。〔四一〕〔執事〕范蠡自謂也。〔四二〕〔胙〕音祚，祭肉也。

勾踐入臣外傳

趙曄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一〕之上，臨水祖道〔二〕。軍陣固陵，〔三〕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天悲哀，莫不感傷。臣請薦脯，〔四〕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越王曰：「孤承前王德，得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爲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五〕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伊尹〔六〕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七〕太公〔八〕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九〕文王服從而幸於紂。〔一〇〕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一一〕任舜〔一二〕禹〔一三〕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歷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一四〕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一五〕五霸子弑其父；〔一六〕

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一七）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敵人之手，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知，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一八）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賤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薄。……夫截骨之劍，無削剗（一九）之利；銛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居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皋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爲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二〇）大夫曳庸（二一）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騏驥（二二）不可與匹（二三）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二四）無不舉者。」

越王曰：「……吾將逝（二五）矣，願聞諸君之風。」（二六）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二七）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

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命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二八）往遺來，解憂失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二九）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三〇）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陵（三一）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皋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三二）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爲君養器：（三三）臣之事也。」大夫計倪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三四）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會無怵惕？」（三五）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

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願鳥鵲涿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三六）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三七）兮雲間。任厥（三八）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三九）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惓惓（四〇）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四一）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四二）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於君都，終來遇於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四三）兮爲婢，夫去冕（四四）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四五）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嗣備矣。」

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四六）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四七）下負后土，（四八）不裁（四九）功力，污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五〇）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燦（五一）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尙欲繳（五二）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五三）集於庭廡（五四）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五五）之中，遊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桎梏：（五六）此乃樹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天王之咎教我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

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壤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

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哉？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旣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諱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

越王服犢鼻，（五七）着樵頭，（五八）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五九）斫剝（六〇）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大夫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願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六一）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懸黯，親欲爲賊，（六二）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六三）……」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旣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般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

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六四)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六五)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

後一月，越王坐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六六)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已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六七)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旣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卽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洩惡(六八)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洩，以決吉凶，卽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已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

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芣草（六九）以亂其氣。

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七〇）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相國剛勇之人，意者內慚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七一）……於是吳王大悅。

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情，以存其身，豈不可謂廉，狼不可以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人臣，不仁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洩，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

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

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七二）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七三）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七四）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註釋（一）〔浙江〕水名，以其多曲折，故曰浙江，又曰之江，錢塘江。（二）〔祖道〕饯行也。（三）〔固陵〕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即今杭州對岸之西興也。（四）〔薦脯〕薦，饋也。脯，乾肉也。（五）〔扶同〕史記作逢同。（六）〔伊尹〕商之賢相也，名摯，相湯伐桀，遂王天下。（七）〔石室〕姜里囚文王處。（八）〔太公〕周初賢臣，姜姓，呂氏，名尚，初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稱太公望，佐武王克殷，封於齊。（九）〔桀〕夏末世之君，名癸，有殊力，能生裂兕虎，負恃其勇，暴虐無道，湯率師伐之，走死鳴條。（一〇）〔紂〕商末世之君，名辛，材力過人，手格猛獸，好酒淫樂，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嬖妲己，厚賦斂，百姓怨望，

諸侯多叛，周武王率師伐之，走鹿臺，赴火死。(一一)〔堯〕唐堯，古帝名，帝嚳之子，初封於陶，又封於唐，故有天下之號曰陶唐氏，子丹朱不肖，傳位於舜。一二〔舜〕虞舜，古帝名，堯用之，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乃使攝位三十年遂受禪爲天子。(一三)〔禹〕父鯀，堯時治水無功，誅死，禹續鯀之業，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洪水因以悉平，九州致貢，受舜禪爲天子。(一四)〔黃帝不讓〕黃帝，古帝名，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國於有熊，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誅之，諸侯尊爲天子，以代神農氏。帝崩，其孫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讓，讓位也，謂以君位讓人也。(一五)〔三王臣弑其君〕三王，三代之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也。臣弑其君，謂湯誅夏桀，周武王誅商紂也。(一六)〔五霸子弑其父〕五霸，謂春秋五霸：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也。楚莊王，穆王子也，穆王名商臣，弑父成王而自立。(一七)〔厄〕困也。(一八)〔居不幽〕居，處也。幽，深也。謂處世不深也。(一九)〔剗〕都豁切音咄，割也。(二〇)〔何順心佛命羣臣〕佛，音弼，大也。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二一)〔曳庸〕左傳作庸，國語作舌庸。(二二)〔騏驎〕千里馬也。(二三)〔匹〕偶也，合也。(二四)〔網紀〕治絲者張之爲網，理之爲紀。詩經：「網紀四方，」猶言治理之也。(二五)〔逝〕往也，去也。(二六)〔風〕與諷同，風，議也，謂諷諫議論也。(二七)〔修封疆之役〕封疆，界域也。禮記：「修封疆。」疏：「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役，戍邊也。(二八)〔賂〕遠也，以財與人也。(二九)〔尤〕怨也。(三〇)〔滂滂〕血流廣遠貌。(三一)〔陵〕升也。(三二)〔存〕恤問也。禮記：「養幼少，存諸孤。」(三三)〔養器〕謂養成其德器也。器，才能也。(三四)〔五精〕五星也，五星爲五行之精。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三五)〔休惕〕警懼也。(三六)〔玄虛〕天空也。(三七)〔矯〕高舉也。翻，音核，俗讀如隔，羽莖也。爾雅：「羽本謂之翻。」(三八)〔厥〕此處闕一字。(三九)〔飄飄〕音凡或梵，馬疾步也。(四〇)〔擾擾〕憂結貌。詩經：「憂心擾擾。」音緩。(四一)〔翕蘇〕翕，歛也，蘇，蘇息，猶言休息也。(四二)〔於乎〕與嗚呼同。(四三)〔褐〕毛布也，賤者衣褐。(四四)〔冕〕禮冠之最尊者。(四五)〔服膺〕膺，胸也，服膺，猶言存之胸中也。(四六)〔稽首〕至敬之禮，頭至地也，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頓首亦頭至地，但至地則舉，稽首則至地多時。(四七)〔皇天〕神名，謂皇天上帝。(四八)〔后土〕神名，謂皇地祇。(四九)〔裁〕量度也。(五〇)〔裁〕斷決之曰裁。(五一)〔標〕音標，火飛也。(五二)〔繼〕音灼，

以繩繫矢而射也。(五三)(華池)口也。御覽：「養生經曰：『口爲華池。』」(五四)(庭廡)庭，堂階前也。廡，廊也。(五五)(南山)在今江蘇宜興縣南。(五六)(柵欄)柵，音陸，牢獄也。欄，苦穩切，門檻也，門中築短木於地，門閉則限止之，故亦謂之門限。(五七)(犢鼻)犢鼻褌，短褲也，僅蔽膝以上者，傭保之服也。犢，音讀。(五八)(樵頭)疑卽樵夫之帽也。(五九)(襦)首儒，短衣也，若今之短襖。(六〇)(剗)音錯，研也，卽斬截也。(六一)(一節之人一介之士)一節，一介，謂輕輕自守也。輕，音鏗，小石堅確之貌。(六二)(賊)害也。(六三)(卒意)終其意也。(六四)(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割燕所至之地予燕。貺，音況賜與也。(六五)(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已濟成陣，楚人擊之，宋師大敗，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列，陣也。濟，渡也。(六六)(瘳)音抽，病瘳也。(六七)(敷)音朔，敷類也。(六八)(洩惡)洩，卽傾也，尿也。惡，大洩也，糞也。(六九)(岑草)蓮蕞也，菜名，莖葉皆有臭氣。會稽志：「蕞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蕞於此。」(七〇)(舍)周禮：「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註：「次，謂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七一)(壽)以酒爲祝曰壽。(七二)(轂下)謂轂轂下，天子之車曰轂。轂，音谷，車輪中心圓木。(七三)(御)駕御車馬曰御。(七四)(闌干)縱橫也。

作者小傳 趙曄，後漢山陰人，字長君，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爲廝役，遂棄車馬去。詣健爲從杜梅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後舉有道，卒於家。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

司馬穰苴傳

司馬遷

司馬穰苴(一)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二)時，晉伐阿鄆，(三)而燕侵河上，(四)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五)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以爲將軍，將兵扞（六）燕晉之師。

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七）之閭伍（八）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九）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一〇）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食，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一一）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一二）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一三）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一四）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一五）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一六）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一七）馬之左驂，（一八）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灶，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一九）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二〇）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

罷去；燕師聞之，渡水（二一）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二二）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

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二三）用兵行威，大做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註釋）（一）〔司馬穰苴〕穰苴田氏之族，爲大司馬（主兵之官），故曰司馬穰苴。（二）〔齊景公〕春秋齊莊公弟，名杵臼，好治宮室，聚狗馬，厚賦重刑。（三）〔阿鄆〕阿鄆皆齊邑，均在今山東境內。（四）〔河上〕古黃河南岸地，卽滄德二州北界。當今河北山東交界之處。（五）〔庶孽〕謂庶出之子。（六）〔扞〕音翰，亦作捍，抵禦也。（七）〔擻〕音濁，引也，拔也。（八）〔閭伍〕古者五家相保曰伍，二十五家爲閭，閭伍，猶言鄉里也。（九）〔旦日〕明日也。（一〇）〔立表下漏〕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一一）〔仆表決漏〕仆音赴，仆表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買失期，過日中故也。（一二）〔謝〕自認其過也。（十三）〔援枹〕援，操也，執也。枹音孚，擊鼓杖也。左傳成公二年：「左執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一四）〔軍正〕古有軍正。黃帝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蓋軍中執法官也。（一五）〔徇〕行示也。（一六）〔節〕謂符節，古使臣執以示信之物也。（一七）〔附〕音附，箱外之立木，承重較者。（一八）〔左騶〕騶駕車之馬在兩旁者，左曰騶，右曰駟。（一九）〔拊循〕猶慰撫也。（二〇）〔最比〕最，善也，優也，上者曰最，下者曰殿。比，校也，謂以同類之事物相校量也。（二一）〔渡水〕渡黃河也。（二二）〔封〕疆界也。（二三）〔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索隱云：「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大公，其孫號威王也。」

墨子(二) 止楚勿攻宋

墨子(三)

公輸盤(三)爲楚造雲梯(四)之械成，將以攻宋。(五)子(六)墨子聞之，起於齊，百舍(七)重繭，(八)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九)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一〇)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一一)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一二)鄰有敝屨(一三)而欲竊之；舍其文繡，(一四)鄰有短褐(一五)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屨也。荆有雲夢，(一六)犀兕(一七)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謂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一八)之與糲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榱桷豫章，(一九)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攻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二〇)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

盡，子墨子之守圉（二二）有餘。公輸盤詘（二三）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二四）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註釋（一）〔墨子〕戰國時宋人，名翟，仕宋爲大夫，倡兼愛尙同之說，流行頗盛，當時與儒家並稱。孟子稱其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操行堅卓而專以利濟爲主者也。然孟子斥爲無父，力闢其說，故其學不傳於世。（二）〔墨子〕書名，凡六十三篇十五卷，爲墨翟之門人所記。（三）〔公輸盤〕春秋魯人，亦稱魯班。盤或作班，般。（四）〔雲梯〕攻城之具，稱雲，言其高也。武備志：「雲梯以大木爲牀，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五）〔宋〕國名，在今河南商邱縣，春秋時爲十二諸侯之一。（六）〔子〕古時稱師爲子。（七）〔舍〕三十里爲一舍。（八）〔繭〕足傷皮皴也。（九）〔郢〕春秋楚都也，即今湖北江陵縣。（一〇）〔說〕同悅。（一一）〔荆國〕謂楚國也，楚地即古荊州地也。（一二）〔文軒〕華美之車也。（一三）〔敝暴〕敝，壞也。暴，同輿，車也。（一四）〔文繡〕即錦繡也。（一五）〔複褐〕粗服也。複者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賤者所服毛布之衣也。複音豎。（一六）〔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後悉爲邑居聚落，因併稱之曰雲夢。周禮：「荊州，其澤藪曰雲夢。」（一七）〔兎〕讀如似，獸名，犀之雌者，項止一角，文理細膩，其皮堅厚，可以制甲。（一八）〔梁肉〕富貴人飯梁食肉。梁，即粟也，小米也。（一九）〔榷棹〕豫章）皆大木也。榷，音便。棹或作楫，俗作楫。豫章，似楸。（二〇）〔牒〕札也，官文書也。（二一）〔圍〕與禦通。（二二）〔諠〕音屈，折服也。（二三）〔禽滑釐〕戰國墨子弟子，嘗問小國所以禦強敵大之道於墨子，師事三年，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間欲。

知伯(一)帥趙韓魏(二)而伐范(三)中行氏(四)

戰國策(五)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六)欲勿與，段規(七)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愎，(八)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九)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一〇)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一一)

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一二)欲勿與，趙葭(一三)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一四)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

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一五)之地，趙襄子(一六)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一七)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一八)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一九)簡主(二〇)之才臣也。世治晉陽，(二一)而尹澤(二二)循(二三)之，其餘(二四)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二五)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廡之，(二六)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

籍(二七)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二八)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二九)軍而圍之，決晉水(三〇)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三一)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

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龐中而少親，(三二)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三三)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

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三四)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三五)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三六)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三七)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三八)之而饜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

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盾，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

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三九）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假期，（四〇）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四一）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四二）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註釋（一）（知伯）知亦作智，即晉知瑤，亦稱荷瑤。祖荷首食於知，因號知氏。父申將以瑤爲後，知過曰：「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三年而知氏亡。（二）（趙韓魏）戰國時晉卿趙韓魏三家分晉自立。趙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之地。韓在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潞之地。魏在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之地。（三）（范）晉卿士會食於范，其後以爲氏焉，至范吉射而爲知伯所滅。（四）（中行氏）姓荷，荷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至中行寅而亡於知伯。（五）（戰國策）書名。漢劉向哀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并爲一編，名戰國策，作者均已失名，太史公作史記，多採其文。（六）（韓康子）名虎。（七）（段規）韓臣。（八）（於復）鷲，凡性之猛者皆曰鷲。復，讀如鴞，狠戾也。（九）（狙）音紐，習慣也。（一〇）（鄉）與嚮同。（一一）（說）同悅。（一二）（魏桓子）名駒。（一三）（趙盾）魏臣。盾，音嘉。（一四）（錯兵）錯，置也，錯兵，猶加兵也。（一五）（蔡舉獍地名）蔡疑爲蘭之誤，今山西沁石縣西之蘭故城，西北有舉獍故城。（一六）（趙襄子）名無恤。（一七）（張孟談）趙臣。（一八）（安居而可）

謂將居何地而可也。(一九)董闕安子人名，或作董安子。(二〇)簡主謂趙簡子，襄子父也。(二一)晉陽趙邑，今山西太原縣。(二二)尹澤趙臣，繼安子者。澤或作鐸。(二三)循依也，謂依安子之道而治之也。(二四)餘遺也。(二五)案案，驗也。(二六)皆以狄蒿苦楚磨之狄同荻，與蘆同類。蒿，艾類。苦，即楮字，木名，似荆而小。楚，或曰荆，叢生之小木。四者皆可爲箭幹。磨，同糝，言以此四物爲糝也。(二七)箇路，音窘。路，同轄，音路。皆美竹名。(二八)以同已，下同。(二九)舒展也，言遠圍而不近城也。(三〇)晉水在山西太原縣西，源出懸壘山。水經注言知伯過此水以灌晉陽，因分爲二流，北瀆卽知氏故渠，南瀆經南城，均注於汾。(三一)欲以城下謂將降也。(三二)產中而少親，產，同粗，言粗厲而少仁愛也。(三三)日夜是日既夜也。(三四)知過或作知果，知伯之族。(三五)轅門古者巡守田獵之事，以車爲藩，其出入之處，仰車以轅相向表門，謂之轅門。周禮天官：「掌舍，設車宮轅門，」後因稱衙署之外門曰轅門。(三六)親之謂親與二國約也。(三七)着言附其城也。(三八)拔攻而克之也。(三九)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知伯以知過之去而感悟也。(四〇)日夜期以是日之夜爲期也。(四一)翼而擊之謂左右夾擊也。(四二)禽通作擒。

豫讓報國仇

司馬遷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知伯，知伯甚尊寵之。及知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知伯，滅知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知伯，漆其頭以爲飲器。(一)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知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知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二)入宮塗(三)廁中挾匕首，(四)欲

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五)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六)吞炭爲啞，(七)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八)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九)顧不易邪！何必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一〇)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知伯；知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知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知伯矣！」遂伏劍自殺。

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註釋 (一)〔飲器〕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或謂漉溺之器。(二)〔刑人〕謂受刑而虧體者。禮記：「刑人不在君側。」(三)〔塗〕塗飾也。(四)〔七首〕劍之最短者，長一尺八寸。(五)〔刀兵〕軍器也。(六)〔漆身爲厲〕厲，同癩，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癩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七)〔吞炭爲啞〕戰國策云：「漆身爲厲，滅髮去眉，以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八)〔委質〕質，讀如贄，古人相見，必執贄以爲禮。(九)〔乃爲所欲〕謂行刺襄子也。(一〇)〔橋下〕汾橋下，在韓都晉陽東一里。晉陽即今山西太原縣治。

魯君論亡國四因

戰國策

梁王魏嬰(一)觴諸侯於范臺。(二)酒酣，請魯君(三)舉觴，魯君興，(四)避席擇言(五)曰：「昔者帝女(六)令儀狄(七)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八)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九)夜半不寐，(一〇)易牙(一一)乃煎敖燔炙，(一二)和調味(一三)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一四)得南之威，(一五)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一六)

登強臺（一七）而望崩山，（一八）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一九）其樂忘死，遂盟（二〇）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二二）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二三）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二三）

註釋

（一）〔梁王 魏嬰〕梁王即魏惠王，數爲秦破，自安邑徙治大梁，故亦稱梁惠王。（按遷都大梁，事在周顯王二十九年。）嬰或作營，王名。釐諸侯於范台事在周顯王十三年，魏惠王十五年，是時惠王方強，魯衛宋鄭君來朝。

（二）〔范臺〕魏臺名，亦作苑臺。（三）〔魯君〕魯共公，名喬。（四）〔興〕起也。（五）〔擇言〕擇善而言也。（六）〔帝〕

堯女，或舜女，無考。（七）〔儀狄〕禹時人，善作酒。（八）〔旨酒〕旨，美也。旨酒，美酒也。（九）〔齊桓公〕名

小白，任管仲爲相，爲春秋五霸之首，後管仲死，用豎刁、易牙、開方等，怠於政事。（一〇）〔不噤〕噤，音愜，快

也，不噤，謂不快也。（一一）〔易牙〕春秋時人，善調味，桓公用爲寺人，甚見親幸。寺人，即宦者。（一二）〔煎敖〕

燔炙。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敖（敖古與熬通）肉燕（音屑，燒也）之曰燔，近火曰炙。（一三）〔五味〕酸苦甘辛鹹

也。禮記：「五味異和。」（一四）〔晉文公〕名重耳，五霸之一。（一五）〔南威〕美女名，一作南威。之，助辭。

（一六）〔楚王〕一作昭王，昭王，平王子名壬。（一七）〔強臺〕一作荆臺，或謂即章華臺。章華臺在今湖北監縣西北，爲

楚靈王所作。（一八）〔崩山〕一作崇山。（一九）〔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楚昭王欲至荆臺，司馬子基進諫

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嶺山，下臨方淮，（水名）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遊也。」見

〔說苑〕。臨，從上視下。彷徨，徘徊也。（二〇）〔盟〕誓也。（二二）〔陂池〕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二二）〔白台閭須〕

皆美女。（二三）〔稱善相屬〕稱善不置也。屬，續也。

子華論憂社稷之臣

戰國策

威王(一)問於莫敖子華(二)曰：「自從先君文王(三)以至不穀(四)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五)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六)壹瞑而萬世不視，(七)不知所益，(八)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

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九)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一〇)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昔者葉公子高(一一)身獲於表薄，(一二)而財於柱國，(一三)定白公之禍，(一四)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一五)四封不侵，(一六)名不挫(一七)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一八)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一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

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二〇)兩御(二一)之間，夫卒交，(二二)莫敖大心(二三)撫其御(三四)之手願而大息(二五)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

人，(二六)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二七)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二八)寡君身出，(二九)大夫悉屬，(三〇)百姓離散，棼冒勃蘇(三一)曰：「吾被堅執銳，(三二)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三三)不若奔諸侯。」於是嬴(三四)糧潛行，上崢山，(三五)踰深谿，蹶穿膝暴，(三六)七日而薄(三七)秦王(三八)之朝，雀立不轉，(三九)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四〇)施(四一)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四二)勃蘇乃蘇，(四三)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四四)楚使新造整(四五)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四六)「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四七)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四八)下塞(四九)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五〇)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五一)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鬪於宮唐之上，(五二)舍鬪奔郢曰：「若有孤，(五三)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五四)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五五)之中，昭王反郢，五官(五六)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五七)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

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五八）之中，至今無冑（五九）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六〇）馮而能立，式而能起，（六一）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挾拾。』（六二）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註釋（一）（威王）楚威王，名熊商，楚文王十二世孫也。（二）（莫敖子華）莫敖，春秋楚官名，位次令尹。子華，楚人。（三）（文王）名熊賁，始都郢。（四）（不穀）四夷君長自稱之詞。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五）（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謂非大夫之說，則無所聞也。（六）（斷腹決腹）脰，音豆，頸也。決，破也。謂斷頸破腹也。（七）（壹瞑而萬世不視）謂死也。（八）（不知所益）志於死耳不求利也。（九）（何謂也）言謂誰也。（一〇）（令尹子文縞帛之衣以朝）令尹，楚官名，位同宰相。子文，姓鬬，名穀於菟，事楚成王。縞，黑色也，古鄉士退朝治事服縞衣。（一一）（葉公子高）楚沈諸梁字子高，葉縣尹，僭稱公。白公作亂，葉公入至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又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白公既誅，楚國以定，遂老於葉。葉，今河南葉縣。（一二）（表薄）通行釋詁：「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起側陋也。」側陋，卑賤之人也。（一三）（財於柱國）財同裁。柱國，楚之高官。言爲柱國以裁制楚事。戰國策：「楚之法，覆軍殺將者，官爲上柱國。」（一四）（白公之禍）白公名勝，楚故太子建之子，建以費無極譏奔宋，後至鄭，鄭殺建，勝遂奔吳。至楚惠王時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後作亂，子高討誅之。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一五）（恢先君以揅方城之外）恢，大也。揅，首奄，殺也。方城，在今河南葉縣南四十里，跨方城縣境。謂恢大先君之德以被方城之外。（一六）（四封不侵）封，疆界也。四封，四境也。不侵，無事也。（一七）（挫）屈辱也。（一八）（鄉）同嚮。（一九）（眡）音軫，井田間陌。

(二〇)〔柏舉〕楚地名，今湖北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山水而得之。柏舉之戰，見左傳定公四年。(二一)〔御〕戰車也。(二二)〔夫卒交〕成丁受役者曰夫卒，兵也。言將軍相接，士卒交鬪其間，狀其急也。(二三)〔大心〕即沈尹戌，楚莊王曾孫也，事平王爲左司馬。柏舉之戰，楚大夫史皇以其乘廣死，司馬沈尹戌傷而死。(二四)〔御〕駕車之人。(二五)〔大息〕同太息。(二六)〔若朴一人若梓一人〕朴，擊也。梓，手持其首之髮也。(二七)〔社稷其爲庶幾乎〕謂國家庶幾不亡也。(二八)〔郢〕楚都，在今湖北江陵縣北。(二九)〔寡君身出〕謂昭王，時昭王奔隨。(三〇)〔大夫悉屬〕屬，從也，謂皆從王出奔也。(三一)〔勢冒勃蘇〕勢冒，卽蚡冒，楚姓。勢冒勃蘇卽申包胥，勃蘇與包胥音近。包胥食邑於申，故號申包胥；與楚同姓，故亦稱王孫包胥。說申包胥姓公孫。(三二)〔被堅執銳〕披堅甲執銳利之兵器也。(三三)〔此猶一卒〕謂雖死猶一小卒也。(三四)〔贏〕擔負也。(三五)〔崢嶸〕崢嶸之山，謂高峻之山也。(三六)〔躄穿膝暴〕躄，音隻，與跖同，腳掌也。暴，露也。(三七)〔薄〕薄，至也。(三八)〔秦王〕秦哀公。(三九)〔雀立不轉〕雀立，折腰而立。轉，猶臥也。(四〇)〔瘖而殫〕瘖，音顛，倒也。殫，謂氣絕昏聩也。(四一)〔寤〕同耗，昏也。(四二)〔濡其口〕濡，濕也，謂飲之以水也。(四三)〔蘇〕死更生也。(四四)〔非異〕言非他人也。(四五)〔新造盪〕盪，與冥通，罪也。新造盪，猶言新造罪之臣也。勢冒勃蘇晝吟夜哭於秦庭，自以爲罪，故云。(四六)〔顧令不起〕凡與貴者言，更端則起，秦王見其憊，令勿起。(四七)〔萬乘之君〕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諸侯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後世因謂天子爲萬乘。(四八)〔子滿子虎〕皆秦大夫。子滿左傳作子滿。(四九)〔塞〕國之阨險曰塞。史記：「秦四塞之固，披山帶渭。」(五〇)〔濁水〕源出山西解縣東北。(五一)〔亦聞於遂浦〕聞，或謂鬪之誤。遂浦，楚地。(五二)〔蒙穀給鬪於宮唐之上〕蒙穀，楚將。給，交也，宮唐，疑卽高唐。(五三)〔若有孤〕時昭王奔隨，未知其存亡，故憇其子。孤，無父者稱孤子。(五四)〔離次之典〕離次，謂國法之散失其次序者。是時典守者皆離其局，故負其失次之典以逃。(五五)〔雲夢〕本澤名，後悉爲邑居聚落，在今湖北安陸縣南。(五六)〔五官〕百官之謂。急就篇注：「古言五官者，總舉衆職，以配五行，無所不苞，若今言百官也。」(五七)〔比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謂比較蒙穀之功，與存國之功相等。(五八)〔磨山〕在今湖北當陽縣。(五九)〔無冒〕冒，當爲胃之誤，無胃，謂子孫無在位者。(六〇)〔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楚靈王名圍。要同腰。約食，猶節食也。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其人三飯爲節，一國有飢色餓人。後漢書：「楚王愛細腰，宮人多餓死。」（六一）（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馮同憑，倚也。式，猶憑也。古車前有橫木，有所敬則俯憑之，謂之式。倚而後能立，憑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力也。（六二）（其君好發者其臣挾拾）發，發矢也。挾拾，射者所用之具也。挾，以象骨爲之，着於右大指，所以鉤弦。拾，以皮爲之着於左臂。

蘇秦（一）爲趙（二）合縱（三）說齊宣王（四）

戰國策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五）東有琅邪，（六）西有清河，（七）北有渤海，（八）此所謂四塞之國（九）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一〇）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一一）疾如錐矢，（一二）戰如雷電，（一三）解如風雨，（一四）卽有軍役，未嘗倍（一五）太山絕（一六）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一七）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一八）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一九）擊筑彈琴，（二〇）鬪鷄走犬，（二一）六博踰鞠者；（二二）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二三）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二四）家敦（二五）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攻，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二六）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二七）至衛陽晉（二八）之道，徑亢父（二九）

之險，車不得方軌，(三〇)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人，則狼顧，(三一)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三二)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已明矣。夫不深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三三)今主君(三四)以趙王之教詔(三五)之，敬奉社稷以從！」

註釋 (一)〔蘇秦〕戰國時之縱橫家，洛陽人，說秦惠王不用，往說燕趙，合六國之衆，同盟拒秦，蘇秦爲合縱之長，後縱約爲張儀所破。(二)〔趙〕趙國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三)〔合從〕一作合縱。關東地長爲從，楚燕趙韓齊居之，關西地廣爲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爲橫，故從曰合，橫曰連。(四)〔說齊宣王〕說，讀如稅，以言勸誘也。齊宣王，名辟疆，威王子。蘇秦說齊宣王，在周顯王三十六年，齊宣王十年。齊國在今山東省。(五)〔太山〕同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東嶽也，爲五嶽之一。(六)〔琅邪〕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南。(七)〔清河〕卽古濟水，在山東。(八)〔渤海〕在山東東北境，灣入今山東半島遼東半島間。(九)〔四塞之國〕言四方皆有山川之險固也。(一〇)〔帶甲〕謂披甲之士也。(一一)〔五家之兵〕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爲軌。(一二)〔錐矢〕小矢也，喻勁疾也。(一三)〔雷電〕喻威大也。(一四)〔解知風雨〕解，散也。風雨，喻解之速疾。(一五)〔倍〕背也。(一六)〔絕〕隔絕也。(一七)〔臨淄〕齊都，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北。(一八)〔以〕與已通。(一九)〔吹竽鼓瑟〕等，樂器，似笙，三十六簧，長四十二寸。瑟，樂器，似琴，古爲五十弦，後改二十五弦。(二〇)〔擊筑彈琴〕筑，音竹，樂器，狀如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琴，樂器，伏羲所作，古爲五弦，後用七弦，長三尺六寸。(二一)〔鬪雞走犬〕鬪雞，以雞相鬪也。走犬，謂縱獵也。(二二)〔六博〕鬪者〕六博，亦作六箸，古遊戲之事，局戲也，法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踰跽，音沓掬，卽蹴踘，習武之戲也，卽今之踢球。(二三)〔車擊人肩摩〕擊，擊之別體字，音谷，車輪中心圓木，卽輻所轉處。摩，摩擦也。言道途之中，車轂相當，人肩相摩，喻繁盛也。(二四)〔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衽，俗作袵，衣襟也。袂，衣袖也。三句言人衆多也。(二五)(敦)厚也。(二六)(半折)折，猶敗也。以秦敵強，韓魏雖勝猶爲半敗也。(二七)(倍韓魏之地)倍，背也，言二國在其後背也。(二八)(陽晉)故衛地，故城在今山東曹縣北，時屬魏。(二九)(亢父)齊地，故城在今山東濟寧縣南。(三〇)(方軌)軌，車兩輪間相距之度也，古有定制，其廣八尺，車行則與轍相合。故亦謂車轍曰軌。方，並也。言車不得並行也。(三一)(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喻其有所畏懼也。(三二)(惘疑虛獨)惘，音通，痛也。惘疑，言疑之甚。獨，音歇，以威力脅之也。言秦疑懼不敢進兵，作虛詞以威脅也。(三三)(不敏)猶不明也，謂不明於事也。(三四)(主君)謂蘇秦，古稱大夫爲主君。(三五)(詔)告也。

蘇秦爲趙合縱說楚威王

戰國策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一)曰：「楚，(二)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三)東有夏州海陽，(四)南有洞庭蒼梧，(五)北有汾陘(六)之塞，郟陽地(七)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八)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出兩軍，一軍出武關，(九)一軍下黔中，(一〇)若此則鄢郢(一一)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一二)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一三)練士厲兵，在大王

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他，（二四）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一五）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一六）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一七）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命！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一八）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一九）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二〇）而無所終薄。（二一）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註釋（一）〔楚威王〕名熊商，蘇秦說楚，時周顯王三十六年，楚威王七年。（二）〔楚〕楚國，有今湖南、湖北、安徽、江蘇、浙江、及河南南部。（三）〔黔中巫郡〕黔中，故城在今湖南省沅陵縣西。巫郡，即今四川，巫山縣，郡據巫山之險，故名。（四）〔夏州海陽〕夏州，在今湖北夏口縣北。海陽，海之南，當指長江下游靠近黃海東海一帶之地。或謂揚州海陵。（五）〔洞庭蒼梧〕洞庭湖名，在湖南岳陽縣西南，湘、資、沅、澧四水皆滂之。蒼梧，山名，亦曰九疑，在今湖南寧遠縣。（六）〔汾陘〕汾，即汾丘，在今河南襄城縣東北。陘，即陘山，在今河南新鄭縣西南。羣山綿

互、達於襄郢，爲南北隘道。(七)〔郟陽〕故城在今陝西洵陽縣東。(八)〔章臺〕秦所建，在今陝西長安縣故城西南隅。(九)〔武關〕秦之南關，在今陝西商縣東，河南淅川縣西。(一〇)〔黔中〕一說當作漢中，時秦未舉巴蜀，無緣至辰沅也。(一一)〔鄢郢〕鄢，今河南鄢陵，在尉氏之南。郢，楚都，即今湖北江陵縣北十里之紀南城。(一二)〔山東〕戰國時稱六國爲山東諸侯，以其在崤函之東也。(一三)〔委社稷宗廟〕委，屬也。屬宗廟社稷於楚，即謂以其國以從楚也。(一四)〔趙代良馬棄他〕趙，一作燕，代，今山西北部代縣等地，出馬。棄他，即棄駝，駱駝也。(一五)〔橫人〕謂張儀等，乃爲秦連橫說諸侯事秦者。(一六)〔有億兆之數〕謂相去之遠也。(一七)〔趙王〕趙肅侯也。(一八)〔舉巴蜀并漢中〕巴蜀二國名，巴，治巴，今四川巴縣，蜀治爲今之四川成都縣，二國俱滅於秦。漢中，楚地，漢水流域之地，今陝西終南山以南，舊漢中與安及湖北鄖陽諸府皆是。(一九)〔恐反人以入於秦〕反人，猶言背我之人，謂恐其以楚謀入告於秦也。(二〇)〔心搖搖如懸旌〕言心不定也。(二一)〔薄〕集也，止也。

蘇秦爲趙(一)合縱說韓王(二)

戰國策

蘇秦爲趙合縱，說韓王曰：「韓(三)北有鞏、洛、成皋(四)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五)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六)南有陁山，(七)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八)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九)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一〇)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一一)鄢師、宛馮、龍淵，大阿，(一二)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鞬鞞，(一三)鐵幕、革抉、拔芮，(一四)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蹶勁弩，(一五)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一六)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一七)而服

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二八）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

（二九）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韓王忿然作色，攘臂（三〇）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註釋（一）（趙）戰國策作「楚」當作「趙」，今爲更正，文中有二「楚」字均已改作「趙」字。（二）（韓王）韓昭侯。時周顯王三十六年，韓昭侯二十六年。一說在宣惠王元年。（三）（韓）韓國，在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潞之地。

（四）（鞏洛成臯）鞏，今河南鞏縣。洛，今河南洛陽縣。成臯，今河南汜水縣。（五）（宜陽常阪）宜陽，故城在今河南宜陽縣西。常阪，史記作商阪，卽商山，又稱商洛山，在今陝西商縣東南，武關在焉。（六）（宛穰淅水）宛，今河南南陽縣。穰，在今河南鄧縣東南。淅水，古出陽城，至長平入潁，今出河南密縣，合淅水至西華縣入潁。（七）（陘山）山名，在今河南新鄭縣南，與密縣接界。（八）（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四弩名。谿子，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一曰谿子陽，鄭善爲弩匠，因名。少府，少府所造。時力，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距來，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九）（超足而射）謂舉足踏弩而射也。（一〇）（掩心）箭中心上如掩也。（一一）（冥山棠谿墨陽合伯）冥山，在相州北。棠谿，今河南鄆城縣西北之村，產劍。墨陽，地名，亦以出劍著。合伯，地名。（一二）（鄧師宛馮龍淵大阿）四劍名。鄧師，鄧國有工鑄劍，因以名劍。鄧，今河南鄧縣。宛馮，宛人於馮池鑄劍，故以名劍。馮池，在今河南滎陽

縣西。龍淵、大阿，大同泰，越絕書：「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日工布。」(一三)〔堅甲鞬鞞〕甲，古之戎衣，用革或鐵葉爲之。鞬，音低，革履。鞞，音謀，兜鍪，首鎧也，戰時冠之，以禦兵刃。(一四)〔鐵葦革扶吹丙〕鐵葦，以鐵爲臂經之衣。葦，音決，革即拾，射精也，以革爲之，施以左臂，如今之護袖；決，亦作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鈎弦；皆射時所用。吹，音伐，盾也。丙，音瑞，繫盾之帶也。(一五)〔蹠切弩〕蹠，音隻，踐也，踏也。蹠切弩，即前之超足而射也。(一六)〔勁〕強也。(一七)〔交臂〕與交手同，謂拱手也。(一八)〔效〕致也，獻也。(一九)〔寧爲鷄口無爲牛後〕謂鷄口雖小乃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一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牛從，喻臣於人也。(二〇)〔攘臂〕奮臂以起也。

「周君(一)豈能無愛國哉？」

戰國策

秦令樗里疾(二)以車百乘(三)入周，(四)周君迎之以卒，(五)甚敬。楚王怒讓周，(六)以其重秦客。游騰(七)謂楚王曰：「昔智伯(八)欲伐公由，(九)遺之大鎗，載以廣車，(一〇)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一一)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者，虎狼之國也，(一二)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戒之，(一三)故使長兵在前，強弩任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一四)楚王乃悅。

註釋 (一)〔周君〕西周國君也。周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是爲河南公，後稱西周，時王居洛陽下都，自下都視王城則在西，故曰西周。(二)〔樗里疾〕秦惠王弟，樗里，地名，疾，名也，疾居渭南鄉樗里，故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諺曰智囊，爲秦相。樗里在今陝西長安縣之西。(三)〔車百乘〕乘，謂一車四馬也。車百乘，謂一百輛四馬之

兵車。(四)(周)時爲東周赧王。(五)(卒)百人爲卒。(六)(楚王怒讓周)楚王，楚懷王名槐。讓，責也。楚王怒周重秦客，故責讓之也。(七)(遊騰)一作遊勝，周臣。(八)(智伯)晉卿，姓荀，名瑤。(九)(赤由)或作仇猶，仇由、夙繇，狄國，在今山西孟縣東北，爲智伯所滅。(一〇)(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廣車，大車也。智伯欲伐赤由，道險不通，因鑄大鐘遺赤由之君，赤由大悅，平險而納之，智伯以兵隨其後，遂滅赤由。(一一)(桓公伐蔡)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遺公，公怒，歸之，未絕也，蔡人嫁之，桓公怒，遂以諸侯伐蔡，事在魯僖公四年，不欲令蔡知而有備，故詐言誅楚。(一二)(虎狼之國)秦欲吞滅諸侯，故謂爲虎狼之國。(一三)(以蔡赤由戒之)謂以二國之滅亡爲戒也。(一四)(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謂恐一日周爲秦所亡，而爲楚之憂也。

中山(二)君以一杯羊羹亡國

戰國策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二)司馬子期(三)在焉，羊羹不遍，(四)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五)餌之。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六)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

註釋 (一)(中山)姬姓，春秋鮮虞地，今河北保定，山西大同，察哈爾，宣化諸地。(二)(饗都士大夫)饗，大飲賓客也。都士大夫，都邑之士大夫也。(三)(司馬子期)中山人。(四)(不遍)不及子期也。(五)(壺飧)飧通飧，音孫，水和飯也。(六)(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飧之施，爲有二子之報。(七)(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言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遍，而有出亡之患

也。

趙武靈王(一)胡服騎射而國強

司馬遷

趙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二)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三)貴臣肥義，加其秩。(四)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五)四年，與韓會於區鼠。(六)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七)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八)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九)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十)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一)十三年，秦拔我蘭，(十二)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三)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十四)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煢煢(一四)兮，顏若茗之榮，(一五)命乎命乎，曾無我贏！」(一六)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一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一八)爲野臺，(一九)以望齊中山(二〇)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贖而死。(二一)趙王使代(二二)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二三)中山之地，至於

房子，(二四)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二五)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二六)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二七)敗林人於荏，(二八)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二九)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三〇)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三一)主之烈，計胡翟(三二)之利，爲人臣者，寵(三三)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三四)也。爲敵弱，(三五)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三六)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三七)王既定負遺俗之慮，(三八)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三九)昔者舜舞有苗，(四〇)禹袒裸國，(四一)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

使王繅告公子成(四二)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

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四三）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四四）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四五）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四六）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四七）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四八）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

使者以報，（四九）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五〇）錯臂左衽，（五一）甌越（五二）之民也。黑齒雕題，（五三）卻冠秫紬，（五四）大吳（五五）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五六）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五七）不知而不疑，（五八）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

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五九）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六〇）以至代上黨，（六一）東有燕東胡（六二）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六三）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六四）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六五）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六六）取代以攘（六七）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六八）吾民，引水圍鄣，微（六九）社稷（七〇）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七一）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

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虜戲，（七二）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七三）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鄣魯無奇行也；（七四）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七五）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七六)西略胡地，至榆中，(七七)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七八)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七九)合軍曲陽，(八〇)攻取丹邱、華陽、鷓(八一)之塞。王軍取鄣、石邑、封龍、東垣，(八二)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招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八三)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傅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八四)禮畢，出臨朝，大夫(八五)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八六)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八七)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八八)起靈壽，(八九)北地方從，代道大通。

註釋 (一) (趙武靈王)名雍，姓燕，生年不詳，周顯王四十四年即王位，在位二十七年，周赧王十七年傳位於惠文

王，赧王二十年卒。武靈王之偉業，凡兵力所加，皆在異種而非同種。王所侵略者曰中山、林胡、樓煩，皆異族也。

(二)〔信宮〕在今河北永年縣西十五里之臨洺湖。(三)〔先王〕謂武靈王之父肅侯。(四)〔秋〕祿也。(五)〔城鄣〕築城於鄣也。鄣，音皓，今河北柏鄉縣。(六)〔區鼠〕在河北。(七)〔五國相王〕言魏、齊、秦、韓、楚五國皆彼此稱王。(八)〔觀澤〕在今河北清豐縣東。(九)〔西都及中陽〕西都，即今山西孝義縣地。中陽，在今山西中陽縣西。

(一〇)〔齊破燕……使樂池送之〕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國大亂，齊伐燕，取之，王噲及子之皆死，後二年，燕人共立公子平爲王，是爲燕昭王。史記燕世家無趙送公子職爲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遙立職爲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一一)〔藺〕在今山西離石縣西。(一二)〔邯鄲〕趙邑，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十里。(一三)〔大陵〕在今山西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四)〔葵葵〕光明貌。(一五)〔茗之榮〕茗，音條，其花細綠色。榮，草之花也。(一六)〔曾無我焉〕燕，趙姓，言世人皆不若我姓燕者之美好。(一七)〔內其女娃〕內，與納通。娃，美女也。(一八)〔九門〕趙邑，在今河北藁城縣西北。(一九)〔野臺〕或作望臺，在今河北新樂縣西南。(二〇)〔中山〕國名，即春秋時之鮮虞，爲白狄別種，春秋末最強，晉屢伐之不得志，武靈王以十餘年之兵力，乃滅之，於是今保定、大同、宣化諸地，始隸內版。(二一)〔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死〕秦武王名蕩，王有力好戲，與力士孟說舉鼎，絕臙死。臙，膝蓋骨也。(二二)〔代〕古國名，戰國時屬趙，置代郡，在今河北蔚縣東北。(二三)〔略〕略地，勘視境界也。(二四)〔房子〕趙邑，在今河北高邑縣西北。(二五)〔黃華〕山名，山在今河南林縣西二十里。(二六)〔漳滏〕二水名。漳水出自山西，經河南河北，入運河。滏水出自河北磁縣，東北流至獻縣，與漳沱河合。(二七)〔藺郭狼〕郭狼，爲藺地外之人種名。(二八)〔敗林人於佳〕林，即林胡，在今陝西榆林鎮東北四百五十里，種以胡名。佳地名。(二九)〔樓煩〕在今山西代縣北三十里，即匈奴所居地。(三〇)〔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言遺棄舊俗，始能成高世之功，而世必嘗議，故遺俗之累。(三一)〔簡襄〕簡，即趙簡子缺。襄，即趙襄子無卹。(三二)〔胡翟〕即胡人也。翟，同狄。(三三)〔寵〕貴也。(三四)〔卒世不見〕卒世，猶言沒世，不見，謂不見利民益世之忠臣也。(三五)〔爲敵弱〕言我爲胡服，敵人必困弱也。(三六)〔驚民〕驕蹇不馴之民也。(三七)〔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二語見商子。(三八)〔定貢遺俗之慮〕言自定於心，不爲俗所移也。(三九)〔論至德者不和於俗二句〕見商子更法篇。(四〇)〔舜舞有苗〕有苗，即

三苗。書經大禹謨：「有苗勿率，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率，遵也。格，至也。(四一)
〔禹祖裸國〕裸國，裸身之國。淮南子原道訓：「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囚之也。」言入裸體之國，則袒衣而入，以合其俗也。(四二)〔王縹公子成〕王縹，趙人。縹，音屑。公子成趙公族。(四三)〔經〕常也，凡道義法制之不可易者皆謂之經。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四四)〔先信於貴〕謂必先行於貴者。(四五)〔止〕成也。(四六)〔不佞〕自稱之辭，謙言不才也。(四七)〔試〕用也。(四八)〔義〕同儀，法也。(四九)〔使者以報〕縹反命也。(五〇)〔剪髮文身〕戎狄之俗也。文身，刻畫其身以為文也。(五一)〔錯臂左衽〕亦戎狄之俗。錯臂，謂以丹青錯畫其臂；一說，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左衽，衣衿向左也。(五二)〔甌越〕地名，即廣東廣西之地。今謂浙江以東為甌越。(五三)〔黑齒雕題〕黑齒，以草染齒為黑。雕題，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題，額也。(五四)〔卻冠紉紉〕卻冠，以皮為冠也。紉，鍼也。紉，縫也。紉紉，謂女工鍼縷之粗拙也。(五五)〔吳〕國名，蠻夷之國也，奄有今淮泗以南至浙江嘉湖之境。(五六)〔離〕別也。(五七)〔曲學多辨〕曲，鄉曲也，窮鄉僻壤之處曰鄉曲，曲學，鄉曲之學也。辨，別也。(五八)〔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五九)〔河薄洛〕河，黃河。薄落水即漳水，今河北寧晉縣東南有薄落亭。又洛陽河之分支流壘河，亦稱薄落津。(六〇)〔常山〕郡名，在今河北元氏縣西北。(六一)〔上黨〕郡名，奄有今山西東南一帶之地。(六二)〔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六三)〔秦韓之邊〕趙邊邑，隔河為秦地，潞澤皆韓地，在趙西境，故曰秦韓之邊。(六四)〔三胡〕林胡、樓煩及東胡也。(六五)〔晉陽〕地名，在今山西太原縣西。(六六)〔戎〕國名，在今山東曹縣東南。(六七)〔攘〕排去之也。(六八)〔係累〕繫縛也。(六九)〔微〕非也。(七〇)〔社稷〕社稷，土穀之神。(七一)〔舉〕古罪字。(七二)〔虛戲〕虛與伏通。虛戲即伏戲也。亦作虛犧，宓戲、庖犧。(七三)〔三王〕三代之王，謂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七四)〔鄒魯無奇行也〕鄒魯，皆國名。鄒在今山東鄒縣。魯，在舊山東兗州府一帶之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而有奇行之士，則服奇者志不必淫也。(七五)〔俗僻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僻與僻同。言方俗僻處山谷，人皆改易，不通大化，但非無秀士也。(七六)〔寧陵〕地名，在中山境內。(七七)〔榆中〕地名，即今綏遠境內黃河北岸之地。(七八)〔致〕取也。(七九)〔區〕地名，在今河北無極縣東北。(八〇)〔曲陽〕趙邑，即今河北曲陽縣。(八一)〔丹丘華陽陽〕皆地名。丹

丘，在曲陽縣西北。華陽，乃華山之陽。鵠，在今河北唐縣東北。（八二）（石邑封龍東垣）皆地名。石邑，在今河北復鹿縣東南。封龍山在復鹿縣南。東垣在河北真定縣南。（八三）（雲中九原）雲中，郡名，今自山西之懷仁、右玉、左雲以北，舊綏遠道各縣，蒙古之一部皆其地。九原，郡名，今蒙古、烏刺特、茂明安二旗之地。（八四）（廟見）登極時祭祖於廟也。（八五）（大夫）官稱也。（八六）（相國）宰相之稱。（八七）（西河）即今陝西大荔縣等地。（八八）（膚施）地名，在今陝西膚施縣東。（八九）（靈壽）地名，在今河北靈壽縣西北。戰國時，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居靈壽，周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滅中山武公，周赧王二十年趙武靈王滅中山桓公。

齊欲奪楚地五百里

戰國策

楚襄王（一）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二）薨，太子辭於齊王（三）而歸，齊王隘（四）之：「子我東地（五）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追（六）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七）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八）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

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

上柱國子良（九）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一〇）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

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一一）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一二）於秦。」

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一三）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一四）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

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一五）東地，且與死生，（一六）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一七）弊甲鈍兵，願承下塵！」（一八）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一九）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二〇）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二一）

楚，西使秦，(二二)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註釋 (一)(楚襄王)卽頃襄王，懷王子，名橫。(二)(懷王)名熊槐。秦昭王與楚婚，欲與王會，王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遂死於秦。(三)(齊王)閔王也。(四)(隘)讀如阨，猶阻也。(五)(東地)楚東境近齊之地，又曰下東國，卽淮北也。(六)(道)先未得與商，故言追。(七)(地之所以爲身)言爲身愛地也。(八)(致命)送致命命。(九)(上柱國子良)上柱國，官名，楚法，覆車殺將者爲之。子良，楚臣。(一〇)(反王墳墓復羣臣)反王墳墓，謂返國葬懷王。復羣臣，復見羣臣也。(一一)(守之)守東地也。(一二)(索救)求救也。(一三)(拂然作色)怒變色也。(一四)(大司馬)官名，掌軍旅之事。(一五)(典主)典，猶職也。主，猶守也。(一六)(且與死生)且，將也，言將與東地共死生，地存則生，地失則死也。(一七)(悉五尺至六十三餘萬)五尺，幼童也。六十，老人也。言悉發老幼三十餘萬。(一八)(願承下塵)戰則起塵，言願接齊塵，云下者，謙詞，卽謂願與齊戰也。(一九)(矯)謂假託上命也。(二〇)(縮甲)縮，收也，甲，兵也。(二一)(道)言也，謂言於楚不攻東地。(二二)(西使秦)遣使於秦，言不攻楚。

燕昭王收破燕(一)而報國仇

戰國策

燕昭王收破燕(二)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三)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四)處。詘指(五)而事之，北面(六)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八)先問而後嘿，(九)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一〇)几據杖，眄視(一一)指使，

則斷役之人至；若恣睢（一二）奮擊，咆哮叱咄，（二三）則徒隸（二四）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一五）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一六）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一七）樂毅自魏往，（一八）鄒衍自齊往，（一九）劇辛自趙往，（二〇）士爭湊（二一）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二二）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二三）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二四）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二五）

註釋（一）（燕昭王收破燕）燕昭王，燕王噲之子，名平。噲以子之爲相，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噲爲臣，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市被死，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齊伐燕，取之，噲死，子之，二年而燕人共立昭王。（二）（燕國名，戰國七雄之一，奄有今遼寧、河北及朝鮮北部之地。）（三）（郭隗先生）燕人，隗，音危，上聲。（四）（亡國與役處）役，僕役也，言亡國之君，則近小人也。（五）（諛指）諛與屈同，諛指，猶言屈節。（六）（北面）弟子敬師之禮。（七）（百倍於己也）（八）（先趨而後息）謂先彼而趨，後彼而息也。

(九)〔先問而後嘿〕嘿，與默同。謂先人而問，後人而止。(一〇)〔馮〕同憑，據也。(一一)〔時視〕邪視也。時，音
題。(一二)〔恣睢〕暴戾也。(一三)〔陶藉叱咄〕陶，音討，呵也。藉，踏也，謂踐踏之也。或謂陶當作陶，音
拘，跳躍也。陶藉，謂跳躍藉藉也。叱咄，謂發怒而呵叱之聲，咄，音惰。(一四)〔徒隸〕賤役也。(一五)〔涓人〕即
中涓，內侍曰中涓，謂居中而涓潔者也。(一六)〔不能期年〕猶言不及一年。(一七)〔爲隗築宮而師之〕相傳燕昭王築
黃金臺以禮郭隗，臺在今河北易縣東南易水上。(一八)〔樂毅自魏往〕樂毅，賢而好兵，自魏使燕，昭王以爲亞卿。
(一九)〔鄒衍自齊往〕鄒衍，齊臨淄人，昭王築碣石宮師事之。(二〇)〔劇辛自趙往〕劇辛趙人，燕昭王厚幣以招賢
者，於是辛自趙往，任國政，下齊之計，辛功爲多。(二一)〔湊〕與輳通，聚也。(二二)〔三晉〕春秋時趙魏韓三
氏仕晉爲卿，其後分晉，各立爲國，是爲三晉。(二三)〔閔王〕齊閔王，亦作齊湣王，名地，燕、秦、楚、三晉合謀代
齊，閔王走莒，其相淳齒弑之。(二四)〔臨淄〕齊都，即今山東臨淄縣。五國共擊齊閔王，燕兵獨入臨淄，閔王走莒，
在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二十八年。(二五)〔莒即墨〕莒，音舉，即今山東莒縣。即墨，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東
南。

田單破燕軍收復七十餘城

司馬遷

田單者，齊(一)諸田疏屬也。湣王(二)時，單爲臨菑(三)市掾，(四)不見知。及燕(五)使
樂毅(六)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七)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八)令其
宗人(九)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一〇)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一一)以韓
(一二)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一三)

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

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

頃之，燕昭王（一四）卒，惠王（一五）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一六）

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一七）必稱神師。

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一八）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一九）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二〇）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

（二一）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擄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二二）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二三）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二四）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二五）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二六）如環之無端。（二七）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二八）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媼（二九）之家，爲人灌園。媼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三〇）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入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

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三二）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三三）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註釋（一）〔齊〕國名，周武王封太公望於齊，戰國初，其臣田氏篡國，爲七雄之一。地當今山東省。（二）〔潘王〕名地，兵力甚盛，欲以并周室爲天子，諸侯恐懼。其後燕秦楚三晉合謀伐齊。王出亡，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王而殺之。（三）〔臨淄〕即臨淄，齊都也，田單臨淄人。即今山東臨淄縣。（四）〔掾〕音緣，去聲，古佐貳官之通稱。（五）〔燕〕國名，戰國七雄之一，奄有今遼寧、河北、及朝鮮北部之地。（六）〔樂毅〕戰國燕昭王之卿，率趙、楚、韓、魏、燕五國兵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七）〔莒〕音舉，齊東境邑，即今山東莒縣。（八）〔安平〕齊邑，故城在今山東臨淄縣東。（九）〔宗人〕同族之人也。（一〇）〔而傳鐵籠〕傳，與附同。鐵籠，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一一）〔塗〕道路也。（一二）〔輶〕音衛，車軸之端也。（一三）〔即墨〕齊邑，故城在今山東平度縣東南。（一四）〔燕昭王〕王濬子，名平，時燕爲齊破，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與百姓同甘苦，國以富強，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下齊七十餘城。（一五）〔惠王〕昭王子，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一六）〔樂毅因歸趙〕樂毅降趙，趙封之於觀津，號望諸君。（一七）〔約束〕檢制之使就範圍曰約束。（一八）〔剽〕音義；割鼻也，古五刑之一。（一九）〔膠〕與戮通。（二〇）〔版插〕古之行軍，常負版插也。版，同板，築牆版也。插，與鑄同，刺土器也。（二一）〔益〕音逸，古銜名，二十四兩也。（二二）〔夷殺〕夷，誅滅也。（二三）〔畔〕同叛，背也。（二四）〔襄王〕潘王子，名法章，潘王遇弒，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嫩家庸，淖齒去莒，法章自言我潘王子，莒人共立之。（二五）〔兵以正合以奇勝〕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者擊不備。（二六）〔奇正還相生〕猶當合也，正兵當陳，左右爲翼，擊其不備，則奇正相合，而敵自敗矣。（二七）〔如環之無端〕言用兵之術，或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二八）〔始知昆女，適人開戶，後知脫兔，適不及距〕見孫子。脫兔，喻勢疾遠也，謂克捷之後，捲甲而趨，有如兔之得

段也。道不及距，言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二九）（瀨）音叫，人名。（三〇）（畫邑）齊邑，畫，一作畫，讀如獲，故城在今臨淄縣西北。邑人王蠲，以節烈稱。（三一）（桀）夏桀，夏末之君，名癸，有殊力，能生裂兕虎，負恃其勇，暴虐無道。（三二）（北面）臣見君則北面，因謂臣於人者爲北面。

廉頗藺相如傳

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一）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二）繆賢舍人。（三）趙惠文王時，（四）得楚和氏璧。（五）秦昭王（六）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

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七）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八）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子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臺（九）見相如。相如奉璧奏（一〇）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一一）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一二）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一三）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一四）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一五）召有司（一六）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一七）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一八）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

相如廣成傳舍。(二九)

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二〇)懷其璧從徑道(二一)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二二)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二三)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二四)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二五)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二六)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

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二七)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滹池。(二八)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滹池。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二九)前書曰：

「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三二）於是秦王不擇，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三三）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

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三三）尙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三四）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

也。」卒相與驢，爲刎頸之交。(三五)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註釋 (一)〔陽晉〕在今山東曹縣北，原屬衛，後屬齊。(二)〔宦者令〕管宦者之官也。(三)〔舍人〕本爲官名，周置，屬地官，掌宮中之政，出廩分財。惟至戰國以後，則爲親近左右之通稱，凡王公貴人皆有之。(四)〔趙惠文王〕名何，武靈王子。(五)〔楚和氏璧〕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獻之厲王，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爲誑，刎其左足。復獻於武王，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刎其右足。文王卽位，和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王使人問之，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之曰和氏之璧。(六)〔秦昭王〕卽昭襄王，名稷，時秦強盛，天下來賓。(七)〔幸〕爲天子所私愛曰幸。(八)〔肉袒伏斧質〕肉袒，去上衣，露肢體，意謂歸罪受刑戮，所以表其服順也。斧質，質，錢也，古刑置人鍤上，以斧斫之。(九)〔章臺〕宮名，戰國時秦所建，在陝西長安縣故城西南隅，中有章臺，因名。(一〇)〔奏〕進也。謂捧璧而進也。(一一)〔布衣〕謂平民也。(一二)〔驢〕同歡。(一三)〔睨〕斜視也。(一四)〔睨〕斜視也。(一五)〔固請〕相如請城。(一六)〔有司〕官吏也。古代設官分職，事各有其專司，故謂之有司。(一七)〔齋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古人於祭祀之前，必先齋戒，沐浴更衣，不飲酒，不茹葷。(一八)〔九賓〕古時朝會大典則設九賓。九賓，九服之賓客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史記正義：「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轂文物耳。」(一九)〔舍相如廣成傳舍〕舍，置也。廣成，傳舍名。傳舍，驛站所設之房舍以便行人休息者。(二〇)〔褐〕毛布也，賤者衣褐。(二一)〔徑道〕小路也。(二二)〔秦穆公〕卽秦穆公，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二三)〔聞〕問道，僻道也。漢書注：「聞，空也，投空墮而行，不公顯也。」

(二四)(一介之使)介古與個通，一介之使，即使者一人也。(二五)(湯鑊)古烹人之酷刑也。(二六)(嘻)驚怒之辭。
(二七)(石城)卽石邑，故城在今河南林縣南。秦伐趙拔石城，事在趙惠文王十八年。(二八)(西河外澗池)澗池，卽今河南之澗池縣。地在西河之南，故曰西河外。(二九)(御史)官名，周時掌贊書而授法令。(三〇)(瓠)同缶，音否，瓦器也，秦人以爲樂器，擊之以節歌者。(三一)(靡)不振也。(三二)(咸陽)秦國都也，今陝西長安縣東有渭城故城，卽秦所都也。(三三)(庸人)常人也。(三四)(負荆)荆，杖也，負荆，言願受杖，表明謝罪之意也。(三五)(刎頸之交)刎，自殺也。刎頸之交，言友誼之篤，可以性命相許也。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

戰國策

華軍之戰，(一)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二)割地而講，(三)孫臣(四)謂魏王(五)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六)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七)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八)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九)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一〇)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一一)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一二)今君刼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一三)

註釋 (一)(華軍之戰)華，卽華陽，在今河南新鄭縣南。魏安釐王四年，秦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

斬首十五萬。(二)〔段干崇〕魏人。(三)〔請〕講和也。(四)〔孫臣〕魏人。(五)〔魏王〕魏安釐王也。(六)〔上割〕上，謂當其時，割，割地也。(七)〔私〕自爲計也。(八)〔欲置〕謂段干崇欲得秦封，受其置也。(九)〔制〕掌制也。(一〇)〔革〕改也。(一一)〔博者之用梟〕博局以五采爲戲，有梟、盧、雉、犢、塞五者之采，梟爲最勝，得梟者合食其子。(一二)〔欲食則食，欲握則握〕食者，行棋。握，不食也。言欲食則食，不宜食則握也。(一三)〔乃案其行〕案，止也，止段干崇勿使秦割地以講和也。

魏將與秦攻韓

戰國策

魏將與秦攻韓，(一)朱已(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三)母也，而以憂死；穰侯(四)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五)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又而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六)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

「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七)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八)與大梁(九)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一〇)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一一)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一二)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一三)而攻強趙，則是復關與(一四)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一五)倍鄴朝歌，(一六)絕漳滏之水，(一七)而以與趙兵

決勝於邯鄲（一八）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一九）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二〇）行三千里而攻阻隘之塞，（二一）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二二）而右上蔡召陵，（二三）以與楚兵決於陳（二四）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二五）韓亡之後，出兵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安城、扼津，（二六）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二七）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二八）決滎澤而水大梁（二九），大梁必亡矣。（三〇）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三一）秦之欲許（三二）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鄰，（三三）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三四）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三五）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受安陵氏，（三六）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異日者，秦乃在河西，（三七）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三八）河山以蘭（三九）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軍（四〇）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四一）邊城盡拔，文臺墮，（四二）垂都（四三）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四四）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四五）之郊，北至平闕，（四六）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四七）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蘭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矣，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四八）三年矣，秦撓之以講，（四九）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鷹

行頓刃。(五〇)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五一)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魏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太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莫，(五二)使道已通，因而關之，(五三)出入者賦之，(五四)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五五)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五六)必危，安陵必易，(五七)趙楚大破，衛齊甚畏，(五八)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註釋

(一)〔魏將與秦攻韓〕魏嘗失地於韓，至是魏與秦相親，因欲伐韓，以求故地，時周赧王五十年，魏安釐王十二年。魏有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之地。秦，奄有今陝西省。韓，有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潞之地。(二)〔朱已〕無忌之說，即信陵君也。魏昭王之少子，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其賢，不敢加兵，奪魏兵救趙，率五國兵大破秦兵，威振天下。(三)〔太后〕秦昭襄王母畢氏，即宣太后，周赧王四十九年，秦王用范雎之說，謂四貴擅國，乃廢太后，明年，太后以憂死。四貴，謂宣太后、穰侯、華陽君、涇陽君也。(四)〔穰侯〕即魏冉，昭王親舅，有功於國，秦王用范雎之說，逐穰侯。(五)〔兩弟〕謂高陵君、涇陽君，皆昭王同母弟，秦王用范雎之說出兩弟於關外。(六)〔或〕與惑同。(七)〔一女子承一弱主〕時韓桓惠王立八年，母后用事。(八)〔鄭地〕時鄭亡屬韓。今自河南之開封以西，至成臯故關皆鄭地。(九)〔大梁〕魏之都，今河南開封縣。(一〇)〔負〕擔負也。(一一)〔無事之國〕非愛和平之國也。(一二)〔便事〕便於興事端也。(一三)〔上黨〕韓地，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名。即山西舊冀寧道南部之地。(一四)〔關〕地名，在今山西和順縣西。秦伐韓，請救於趙，趙以奢爲將，奢曾敗秦軍於關與。(一五)〔河內〕黃河以北地。古

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一六）〔倍鄴朝歌〕倍，同背。鄴，故城在今河南臨漳縣西。朝歌故城在今河南淇縣。（一七）〔漳溢之水〕漳水，自臨漳以北，經成安、肥鄉、曲周而入河。溢水，其故道出河北滏陽縣鼓山，東北流注於漳。（一八）〔邯鄲〕戰國趙都，即今河北之邯鄲縣。（一九）〔是受智伯之禍也〕趙襄子與韓魏相結，以晉水灌智伯軍，滅之於晉陽城下。（二〇）〔道涉谷〕道，從也。涉谷，地名，秦兵往楚之險路，蓋秦兵向楚有兩道，一河外，爲東道，一即涉谷，是西道。（二一）〔阻隘之塞〕即阻塞，亦作澠隘，在今河南信陽縣東南。（二二）〔道河外背大梁〕河外，河南也。從河外出函谷關歷河南陵縣，東至鄭縣，南向淮陽，則背大梁也。（二三）〔而右上蔡召陵〕上蔡，故城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召陵，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從鄭縣南行向淮陽之西郊，則上蔡召陵在南，面向東，皆身之右。（二四）〔陳〕今河南淮陽縣。（二五）〔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攻。（二六）〔懷地利丘安城堯津〕懷，周畿內邑，戰國屬魏，故城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南。地，史記作茅，茅城在今河南獲嘉縣東北。刑丘，即邢丘，本屬魏，今河南溫縣平皋古城。安城，故城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南。堯津，即延津，故城在今河南汲縣南。（二七）〔共汲〕共，今河南輝縣。汲，故城在今河南汲縣西南。（二八）〔垣雍〕故城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二九）〔決滎澤而水大梁〕滎澤，在今河南河陰縣西。言秦有鄭地得垣雍城，從滎澤決溝灌大梁也。後王賁滅魏，果用此策。（三〇）〔上言韓亡後秦以就易與利而攻魏之二路。〕（三一）〔乃惡安陵氏於秦〕安陵氏，魏之附庸，即古鄆陵，今河南鄆陵縣西北有安陵故城。安陵氏乃魏之不欲攻韓者，與羣臣異，故惡之於秦。（三二）〔許〕故許國，亡屬韓。（三三）〔葉陽昆陽與舞陽隣〕葉陽，今河南葉縣。昆陽，故城在今河南葉縣北。舞陽，故城在今河南舞陽縣西。（三四）〔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言秦將從使者之惡，先亡安陵，繼亡許。（三五）〔南國〕今河南許昌縣東之許昌故城，此時屬韓，在魏之南，故云。（三六）〔憎韓不受安陵氏〕不受，猶不容，絕也。言憎韓而絕安陵氏猶可。（三七）〔河西〕即西河之外，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三八）〔晉國之去梁也千有餘里〕國，國都也。去梁千里，謂都梓安邑時。（三九）〔闕〕同關，遮隔也。（四〇）〔林軍〕史記作林鄉，故城在今河南新鄭縣東。言從林之一役也。（四一）〔國中〕史記作「圃中」，即圃田，在今河南中牟縣西北。（四二）〔文臺墮〕文臺，臺名，在今山東荷澤縣西北。墮，墮也。（四三）〔垂都〕亦名大丘，句陽有垂都亭，句陽故城在今山東曹縣北。（四四）〔而國繼以圍〕周赧王四十年，韓

侯國大梁。(四五)〔陶衛〕陶，今山東定陶縣。衛，即楚丘，故城在今滑縣東。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四六)〔平關〕平，即平陸，在今山東汶上縣北。關，即今汶上縣西南關亭。(四七)〔山北河外河內〕山北，華山之北也。河外，謂華縣以東至陝隴。河內，謂永濟以東至懷衛。(四八)〔受兵〕受秦兵也。(四九)〔秦撓之以講〕秦以求地撓使媾和也。(五〇)〔厲行頓刃〕厲，同雁。雁行，前行也，與顏行同，指軍隊言。漢書註：「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王先謙漢書補註：「管子輕重甲篇有『士爭前戰爲顏行』之語，後世遂謂戰士在前者曰顏行。」頓與鈍通，不利也，漢書：「芒刃不頓。」刃，兵器銳利之處，猶俗言刀口。頓刃，因戰爭而鈍其鋒刃也。杜牧請進尊號表：「不遺一矢，不頓一刃。」而請爲天下雁行頓刃，言韓願爲各國之先鋒而與秦戰，至鈍其鋒刃也。(五一)〔以從事乎王〕以合從事王也。(五二)〔莫〕史記作寧，即寧邑，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東。(五三)〔關之〕譏察行旅也。(五四)〔賦之〕征取商賈也。(五五)〔衛〕國名，今自河北舊大名府以西至河南之衛輝、懷慶皆其地。至秦二世時始滅。(五六)〔二周〕東周西周二國也。周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是爲河南公，後稱西周，時王居洛陽下都，自下都視王城則在西，故曰西周。周考王末年河南公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東周，所謂東周君者也。時王居下都，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故曰東周。後均爲秦所滅。(五七)〔易〕易爲秦有也。(五八)〔衛齊甚畏〕言皆爲秦所制也。

虞卿(一)議割六城與秦

戰國策

秦攻趙於長平，(二)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三)趙計未定。

樓緩(四)新從秦來，趙王(五)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

「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六)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

(七)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八)

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九）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簿，而於婦人厚。」（一〇）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子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一一）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而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

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一二）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與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一三）而媾（一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一五）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一六）啓關通幣，齊（一七）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

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一八）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貴，（一九）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二〇）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二一）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天下皆說，（二二）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勝戰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敵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二三）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二四）得王五城，並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

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二五)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二六)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二七)樓緩聞之，逃去。

註釋 (一)(虞卿)游說之士，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二)(長平)趙邑，故城在今山西高平縣西王報村。秦攻長平，在周赧王五十五年，趙孝成王六年。(三)(講)和解也。(四)(樓緩)趙人，相秦。(五)(趙王)趙孝成王也，名丹。(六)(私)私人之見解也。(七)(公甫文伯母)公甫文伯，季康子從父昆弟，名歎，其母，敬姜也。(八)(相室)傅姆之類。傅母，保母也，撫育子女者之稱，古於寢妾中擇一人爲之。(九)(是人)不以爲子也，故稱是人。(一〇)禮記檀弓載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云云，與樓緩之言不同，辨士之言，不免過其實。(一一)(飾說)假託之說也。(一二)(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謂虞卿言秦以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至是而已乎？(一三)(內)內地也。(一四)(媾)與講同。(一五)(三晉)春秋時，趙、魏、韓三氏仕晉爲卿，其後分晉，各立爲國，是爲三晉。(一六)(解質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質之，故秦攻之，今爲媾，所以解也。(一七)(齊)同也。言交秦與韓魏等。(一八)(罷)同疲。(一九)(前貴)貴，同饋，贈送也。前貴，謂今所與秦之地也。(二〇)(敝)勞敝也。(二一)(不止矣)謂割地不止也。(二二)(說)與悅通。(二三)(危矣樓子之爲秦也)言爲秦計深，而趙勢危也。(二四)(齊秦之深讎也)齊秦嘗爭爲帝，故云深讎。(二五)(與秦易道也)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爲三。趙割地與秦，五國賀秦而趙孤；趙割與齊，則三國助趙而秦孤，是趙與秦易道也。(二六)(齊王)齊王建也。(二七)(秦之使者已在趙矣)秦聞趙齊合，懼而遣使來和也。

魯仲連義不帝秦

戰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一)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二)畏秦，止於蕩陰，(三)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入邯鄲，(四)因平原君(五)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六)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七)今齊湣王已益弱，(八)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九)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一〇)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一一)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一二)

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一三)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一四)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令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一五)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一六)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一七)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一八)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

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

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一九）若乃梁，（二〇）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

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二一）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二二）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二三）於齊曰：『天崩地坼，（二四）天子下席，（二五）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二六）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二七）卒爲天下笑。（二八）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二九）其無足怪。」

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三〇）梁王！」

辛垣衍快然（三一）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三二）鄂侯、（三三）文王（三四）紂（三五）之三公也。鬼侯有子（三六）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三七）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羈里（三八）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三九）曷爲與人

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

「齊閔王（四〇）將之魯，夷維子（四一）執策（四二）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四三）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四四）納於筦鍵，（四五）攝衽抱儿（四六）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四七）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四八）假涂於鄒。（四九）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五〇）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五一）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五二）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

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五三）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五四)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註釋 (一)(秦圍趙之邯鄲)事在周赧王五十八年，趙孝成王九年。邯鄲，趙都，即今河北之邯鄲縣也。(二)(魏

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魏安釐王名圉，昭王之子。晉鄙，魏將。秦伐趙，魏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魏憚秦，旋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持兩端。魏公子無忌用侯生策，矯符奪晉鄙軍，使力士朱亥袖鐵椎殺鄴，將以救趙，而邯鄲圍解。

(三)(蕩陰)在今河南湯陰縣。趙魏接壤處，地有蕩水，故名，屬河內。(四)(客將軍辛垣衍)問入邯鄲，辛垣衍他國人

之仕魏者，故稱客。辛垣姓，衍名。間，間道，小路也。(五)(平原君)名勝，趙武靈王之子也，封於平原，故號平原

君，相惠文王及孝成王。(六)(前與齊潛王爭強爲帝)周赧王二十七年齊潛王稱東帝，秦昭王爲西帝。(七)(以齊故)

蘇代說齊潛王去帝號，潛王從之，秦因亦去帝號，其事發於齊，故曰以齊故。(八)(今齊潛王已益弱)周赧王三十

一年，秦、韓、魏、燕、趙伐齊，潛王出走莒，至秦圍邯鄲時，潛王已卒，言今之齊比潛王時益弱也。(九)(猶豫)二獸

名，性多疑，故以謂人之懷疑不決者，疑卽尊爲帝，未必罷兵。(一〇)(魯仲連)亦稱魯連，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

排難解紛。(一一)(百萬之衆折於外)謂長平之敗。(一二)(勝也何敢言事)兩何敢言事，非謙詞也，寫猶豫未決也。

(一三)(紹介)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繼也，謂上介次介末介相承繼也。(一四)(泄)同洩，言已白之也。

(一五)(世以鮑魚無從容而死者四句)鮑魚，周時隱者，抱木而死以非當世。言世不知鮑乃非世而死，以爲無自寬容而取

死，是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己志，謂宜爲一身計而去此圍城，是猶世之於鮑也。(一六)(上首功)秦制爵二十級，戰獲

首級者，計功受爵。(一七)(權使其士虜使其民)以權詐使士，以奴虜使民。(一八)(過而遂正於天下)過，過甚也。

正，政也，言過之過甚，使得稱帝，不但威行已國，且將及於他邦，天下士民皆須受其權虜之害。(一九)(燕則吾請

以從矣。猶言燕晉請以相從，且舍此不諱。(二〇)〔梁〕國名，戰國七雄之一，卽魏也，因遷都大梁，故稱梁。

(二一)〔齊威王〕名嬰齊，桓公之子。(二二)〔周烈王〕名喜。(二三)〔赴〕告也。(二四)〔天崩地圻〕圻，音策，裂也。極言聲之大，謂如天之下墜，地之破裂也，喻周烈王之崩。(二五)〔天子下席〕天子，謂烈王子安王驕。下席，言其寢苦居廬。禮：「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倚廬，謂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苦，草薦。塊，土塊。(二六)〔訢〕音捉，亦讀如勺，斬也。(二七)〔而母婢也〕而，汝也。罵周王母爲婢，賤之也。(二八)〔笑〕笑威王之前朝後叱，真相畢露也。(二九)〔彼天子固然〕言爲天子理應如此，以見權之不可假人也。

(三〇)〔醜〕割也。割，塊切肉也。(三一)〔怏然〕猶悵然，意不滿也。(三二)〔鬼侯〕殷時國名，或作九侯，今河南臨漳縣境有九侯城。(三三)〔鄂侯〕殷時國名，在今湖北武昌縣境。(三四)〔文王〕殷之諸侯，國於岐山之下，施行仁政，天下諸侯多歸之。(三五)〔紂〕殘忍捐義曰紂，殷辛帝焚夷忠良，剝剔孕婦，故諺曰紂。(三六)〔子〕女也，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三七)〔脯〕鄂侯脯，音甫，乾肉也。殺鄂侯而以其肉爲脯也。(三八)〔屬里〕或作羨里，今河南湯陰縣有屬城，卽其地也。(三九)〔舍之死〕舍置也，謂置之死也。紂囚文王於屬里，教宜生以美女珍寶奉紂，乃釋之。(四〇)〔齊閔王〕卽齊湣王。(四一)〔夷維子〕夷維，複姓，子，名。一說，夷維，邑名，以邑爲姓，子，男子之美稱。(四二)〔策〕馬箠也。禮記：「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四三)〔以十太牢待子之君〕此待諸侯之禮也。太牢，牛羊豕也。牛羊豕之閑曰牢，故三牲具謂之太牢。(四四)〔辟舍〕辟，同避，謂避居外舍，以示不敢自有其國也。(四五)〔納于筦鍵〕納，繳也。筦，與管同，顛也。(四六)〔攝衽抱几〕攝衣襟揀於几所也。几，案也，古人設於座側，倦憩之也。(四七)〔籥〕與鎗同，鎖顛也。(四八)〔薛〕國名，今山東滕縣西南有薛城，其故地也。

(四九)〔假塗於鄒〕塗，同塗。鄒，國名，春秋邾國，戰國時改爲鄒，今山東鄒縣地。(五〇)〔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倍四句〕倍，背也，主人不在殯東，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五一)〔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舍四句〕事養，謂事老養幼也。以米實死者口中曰飯，以珠玉曰舍。言魯鄒國小，其臣貧弱，不能備生死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猶皆拒而不納也。(五二)〔無已而帝〕謂秦不爲之帝而不止也。(五三)〔魏公子無忌〕魏昭王少子，封信陵君，以賢稱。(五四)〔壽〕以金帛贈人曰壽。

毛遂

司馬遷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一）求救，合從（二）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三）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四）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五）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六）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七）得處囊中，乃穎脫（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

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九）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一〇）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一一）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

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一）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二）再戰而燒夷陵，（三）三戰而辱王之先人；（四）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一）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一）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註釋

（一）（平原君）戰國趙武靈王子，名勝，相趙，好賓客，至者數千人。秦圍邯鄲急，用毛遂與楚定從約，又求救於魏信陵君，遂復存趙。（二）（合從）遵合燕、趙、韓、魏、齊、楚同盟拒秦，謂之合從。（三）（食客門下）門客也，古之豪顯者，養士於家，謂之門下。（四）（歃血）盟者以血塗口旁之稱。（五）（贊）見也。（六）（備具）言以備充補人數之不足，謙詞也。（七）（蚤）同早。（八）（穎脫）穎，錐末也。言其未全體脫出，非止微見，喻能自顯其才也。（九）（楚王）楚考烈王也，名熊元。（一〇）（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戰國及漢初，王公貴人多有之。（一一）（而）汝

也。(一一)(白起)戰國秦將，善用兵，事昭王，戰勝攻取，凡七十餘城。(一二)(郢郢)楚地名。郢，在今湖北宜城縣境。郢，楚都也，在今湖北江陵縣。(一四)(夷陵)楚先王墓名，在今湖北宜昌縣東。(一五)秦白起擊楚拔郢，燒夷陵，在周赧王三十六年，楚頃襄王二十年。(一六)(碌碌)隨從之貌，謂無所建樹也。(一七)(九鼎大呂)古之鐘鼎，珍寶之器也。

李牧殺匈奴十餘萬騎

司馬遷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一)備匈奴，(二)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三)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四)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五)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六)讓(七)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

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

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八)五萬人，穀者(九)十萬人，悉勒(一〇)習戰。大縱畜

收，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二二）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二三）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二四）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褴，（二五）破東胡，（二六）降林胡，（二七）單於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註釋（一）〔代雁門〕雁門山，卽句注山，在山西代縣西北。東西山巖峭拔，中有路，盤旋崎嶇，絕頂置關，曰雁門關，自古爲戍守重地。（二）〔匈奴〕北狄之一族，秦漢時最盛，領有今綏遠、察哈爾、熱河、蒙古之地。（三）〔幕府〕軍旅出征，居無常所，以幕帳爲府署，故稱幕府。（四）〔間諜〕伺敵間隙以反報其主，曰間諜。（五）〔虜〕冒敵人之辭。（六）〔趙王〕趙悼襄王也，名偃。（七）〔讓〕責也。（八）〔百金之士〕史記註：「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九）〔較者〕能射者也。（一〇）〔勒〕抑也，抑勒，猶言壓制而偏迫之也。（一一）〔佯北〕詐敗也。佯，音羊。（一二）〔單于〕匈奴稱其君長曰單于，廣大之義也。（一三）〔陳〕同陣。（一四）〔襜褴〕在代地，襜，處占切，音覘。（一五）〔東胡〕種族名，烏丸之祖，今稱通古斯族。（一六）〔林胡〕在今陝西榆林鎮東北。

荆軻刺秦王

司馬遷

荆軻者，衛（一）人也，其先乃齊（二）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三）而之燕，（四）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五）徙衛元君之支屬（六）於野王。（七）

荆軻嘗游過榆次。（八）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九）主人，荆卿則

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一〇）之。」

荆軻游於邯鄲，（一一）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一二）而逃去，遂不復會。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一三）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一四）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一五）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一六）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一七）三晉，（一八）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一九）谷口（二〇）之固，南有涇渭（二一）之沃，擅巴（二二）漢（二三）之饒，右隴（二四）蜀（二五）之山，左關穀（二六）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二七）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二八）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二九）之怨，欲批其逆鱗（三〇）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間，燕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

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三二)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三三)也，禍必不振(三四)矣。雖有管晏，(三五)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三六)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三七)於單于，(三八)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三九)恐不能須臾。(四〇)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四一)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鴣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

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徹席。(四二)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四三)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四四)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

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四四）也。」欲自殺以激（四五）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

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四六）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四七）將數十萬之衆距（四八）漳（四九）鄴（五〇）而李信出太原雲中。（五一）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五二）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五三）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五四）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五五）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五六）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五七）惟荆軻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爲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五八）舍上舍，（五九）太子日造門下，供太

卒，(六〇)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六一)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六二)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腕(六三)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六四)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六五)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六六)之，以試人，血濡縷，(六七)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六八)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

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六九）往而不反者豎子（七〇）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七一）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七二）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七三）聲慷慨，（七四）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七五）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七六）見燕使者咸陽宮。（七七）

荆軻奉（七八）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七九）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八〇）願大王少假借（八一）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八二）

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八三)時惶急，劍墜，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八四)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八五)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八六)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八七)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八八)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八九)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九〇)匿作於宋子。(九一)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

「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九二）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九三）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九四）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始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九五）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

註釋（一）〔衛〕古國名，自河北舊大名府開州以西至河南之衛輝懷慶，皆衛地。（二）〔齊〕今山東省古齊國地也。

（三）〔慶卿〕荆，慶聲相近，故隨所在國而異其號。卿，時人尊重之稱。（四）〔燕〕古國名，奄有今河北遼寧及朝鮮北部之地。（五）〔東郡〕秦取衛地置東郡，治濮陽，故衛都也。（六）〔支屬〕親屬也。（七）〔野王〕戰國韓地，即今河南沁陽縣。（八）〔榆次〕即今山西榆次縣。（九）〔之〕第三稱代名詞，其也。（一〇）〔目矐〕猶言怒目而視之也。史記正義：「矐，猶視也。」（一一）〔邯鄲〕戰國趙之國都，在今河北邯鄲縣。（一二）〔嘿〕與默同。（一三）〔筑〕音竹，古樂器，今已失傳。格致鏡原云：「形如琴，十三弦，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一四）〔秦〕古國名，本在甘肅秦州，春秋時奄有今陝西省。（一五）〔秦王政〕秦併吞六國統一中國之君，姓嬴，名政，因三皇稱皇，五帝稱帝，故

魏稱皇帝，以世計數，故稱始皇帝。廢封建，置郡三十六，築長城，擊匈奴，併南越，疆域大擴。其政務在愚民，故焚書坑儒。傳二世而亡。(一六)(驥)同歎。(一七)(楚)古國名，戰國時奄有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及河南南部。(一八)(三晉)春秋時韓、魏、趙三氏仕晉爲卿，其後分晉，各立爲國，是爲三晉。據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之地。(一九)(甘泉)今陝西甘泉縣。(二〇)(谷口)在陝西涇陽縣西北。(二一)(涇渭)二水名。涇河源出甘肅化平縣，東南流至陝西高陵縣而入於渭河。渭河源出甘肅渭源縣，東流至潼關而入黃河。(二二)(巴)秦滅巴國，置巴郡，今四川舊保寧、順慶、夔州、重慶四府及瀘州皆其地。(二三)(漢)秦置漢中郡，統前陝西、漢中、與安及湖北鄖陽諸府。(二四)(隴)秦置隴西郡，今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二五)(蜀)秦滅蜀國，置蜀郡，今四川舊成都、龍安、潼川、雅州四府邛州及劍閣以西皆其地。(二六)(關穀)函谷關與嶓山也，穀同嶓。秦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嶓山在今河南洛寧縣北，西北接陝縣，東接繩池。(二七)(兵革)兵，刀矛之屬。革，甲冑之屬。(二八)(易水)有三，曰中易、北易、南易，皆出河北易縣。長城之南，易水以北，謂燕國也。(二九)(見陵)被侮也。(三〇)(批其逆鱗)韓非子：「夫龍，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龍，人君之象，故逢人主之怒者，曰觸逆鱗。批，觸擊之也。嬰，猶觸也。(三一)(寒心)人寒則心戰，恐懼亦戰，寒心，猶言心戰也。(三二)(蹊)路也。(三三)(振)救也。(三四)(管晏)管仲，名夷吾，齊桓公之賢相，相桓公成霸業，稱仲父。晏嬰，春秋齊人，字平仲，相齊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盡忠補過，名顯諸侯。(三五)(匈奴)北狄之一族，秦漢時最盛，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後分南北，北匈奴爲漢竇憲所破，遠走西方，其後有匈奴族屢攻羅馬，日爾曼諸族皆爲所迫，即北匈奴遺裔也。(三六)(購)戰國策作講，和也。購，同媾，合也。謂北與匈奴通好連和也。(三七)(單于)廣大之義，匈奴稱其君長曰單于。(三八)(愜然)不明也。(三九)(須臾)猶少頃也。(四〇)(造)往也。(四一)(徹席)猶拂席也。徹，音皮結反。(四二)(騏驎)千里馬也。(四三)(駑馬)劣馬也。(四四)(節俠)節義之俠士也。(四五)(激)感動也，激厲也。(四六)(孤)王侯之謙稱。禮記：「凡自稱，……小國之君曰孤。」丹爲燕王喜之太子，不應稱「孤」，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四七)(王霸)事秦始皇爲將，善用兵，定趙、燕、薊之地。會議伐荆，獻請兵六十萬，始皇笑其怯，而用李信，獻謝病歸。信敗，始皇往謝霸，卒用霸以平荆。(四八)(距)至也。

(四九)〔漳〕水名，源出山西，經河南至河北大名縣入衛河。(五〇)〔鄴〕今河南臨漳縣境。(五一)〔雲中〕戰國趙地，秦置郡，統今綏遠陰山山脈以南，山西之懷仁左雲右玉以北之地。(五二)〔合從〕一作合縱，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合從，合南北之謂也。戰國時蘇秦以合從之策說諸侯，使燕、趙、韓、魏、齊、楚同盟拒秦，謂之合從。(五三)〔闕〕視也，言以利誘之也。(五四)〔劫〕以威勢脅迫之也。(五五)〔曹沫〕春秋魯人，齊桓公伐魯，莊公請成，沫以匕首脅迫桓公，盡反魯之侵地。(五六)〔則〕猶即也。(五七)〔委命〕委託使命也。(五八)〔上卿〕官名，三代之時，天子諸侯皆置上卿、中卿、下卿。(五九)〔舍上舍〕第一舍字，居住也。上舍，上等容館也。(六〇)〔太牢〕謂牛羊豕也，牛羊豕之欄曰牢，故三牲具謂之太牢。(六一)〔督亢〕燕膏腴之地，今河北琢縣東南有督亢坡。(六二)〔搯〕音張，以劍刺其胸也。(六三)〔搯腕〕搯，音烏革反，扼也。掌後曰腕。史記索隱：「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六四)〔腐心〕恨之極而心欲腐也。(六五)〔函〕匣也，如劍函，鏡函。(六六)〔焠〕染也，以毒藥染劍鋒也。(六七)〔血濇縷〕謂以七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縷絲縷，便立死也。(六八)〔忤視〕逆視也，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六九)〔之遺〕之，彼也，謂太子何以遺彼也。(七〇)〔響子〕童子也。(七一)〔祖〕祭名，出行之時以祭路神也。(七二)〔變徵〕七音之一，徵之變聲也。徵，音止。(七三)〔羽〕五音之一。(七四)〔抗慨〕亦作慷慨，意氣憤激也。(七五)〔中庶子〕官名，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秦漢因之置中庶子。(七六)〔九賓〕古者朝會大典則設九賓。九賓，周禮九儀也。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甸、大夫、士也。」按九儀，謂諸侯、大夫、士朝聘之禮儀。又九賓，九牢也，牢，牲也。(七七)〔咸陽宮〕秦都咸陽，今陝西長安東有渭城故城，卽秦都也。始皇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居。(七八)〔奉〕捧也。(七九)〔陞〕天子階也。(八〇)〔振懼〕振，震動也。懼，音摺，懼也。(八一)〔假借〕原諒也。(八二)〔引〕退卻也。(八三)〔操其室〕室，劍鞘也。操，把持也。謂劍長爲其鞘所操，不得出也。(八四)〔郎中〕宿衛之官也。(八五)〔提〕擲也。(八六)〔王貢劍〕古人帶劍，上長拔之不出鞘，欲王推劍於背以便拔出，故云：「王貢劍。」(八七)〔擲〕同擲，投也。(八八)〔箕踞〕兩脚兩脚而坐，其形如箕。(八九)〔衍水〕水名，在遼東。(九〇)〔庸保〕亦作傭保，受工資而爲人所役使也。(九一)〔宋子〕地名，在今河北平鄉縣。(九二)〔長約〕約，謂質賤儉約，既爲傭保，常畏人，故

云長約。(九三)(傳客之)臨流以容禮待之。(九四)(驥)音海角反。說者曰，以馬屎燻目令失明也。(九五)(天雨粟，馬生角)史記索隱：「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即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

秦王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

戰國策

秦王(一)使人謂安陵君(二)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三)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四)故不錯意(五)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六)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七)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八)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九)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一〇)也，白虹貫日；(一一)要離之刺慶忌(一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一三)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

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二四）長跪（一五）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一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註釋（一）〔秦王〕秦始皇政，時未稱帝。（二）〔安陵君〕安陵，小國名，屬於魏，或作鄢陵，即今河南鄢陵縣西北之地。安陵君，安陵國之君也。（三）〔滅韓亡魏〕始皇十七年滅韓，二十二年亡魏。（四）〔長者〕謹厚者之稱。（五）〔錯意〕置意也。（六）〔廣〕謂廣其地也，設辭易地以廣之，實欲得之也。（七）〔直〕特也。（八）〔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徒跣，赤足也。搶地，觸地也。言觸布衣之怒，不過如是即和解矣。（九）〔專諸之刺王僚〕專諸，刺客，吳堂邑人。王僚，吳王壽夢第三子夷昧之子。壽夢四子，季札最少而賢，壽夢欲立之，札不受，其三兄相約依次而立以傳札。及夷昧薨，札又不肯立，故王僚嗣位。公子光以己爲壽夢長子諸樊之子，季札既不立，己當立，因使專諸殺七首於魚腹中以進王僚，因刺殺之，專諸亦爲左右所殺。（一〇）〔彘政之刺韓傀〕彘政，刺客，戰國軹人。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使政刺俠累，政以母在不許，母死，爲仲子刺殺俠累遂自殺。（一一）〔貫日〕謂遮蔽月光也。（一二）〔要離之刺慶忌〕要離，刺客，吳人。慶忌，王僚子，以勇聞。公子光既弑王僚，立爲王，是爲闔閭，欲殺慶忌，使要離刺之。要離詐以罪亡，令闔閭焚其妻子，因走見慶忌於衛，與之俱渡江，至吳地，乘慶忌不意，刺中其要害。慶忌義之，使還吳以旌其忠，離至江陵，伏劍以報。（一三）〔休稷〕休，吉徵，稷，音浸，精氣感祥也。以上三事，自三子言之爲吉。（一四）〔撓〕屈也。（一五）〔長跪〕人安坐則形弛，敬則小跪，聳體若加長焉，故曰長跪。（一六）〔諭〕曉也。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

喪，率賂秦邪？」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旣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一）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執，（二）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執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執；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註釋

(一) (牧以讒誅邯鄲爲郡)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欲反，趙王信之，斬牧。王翦因急擊趙，擄趙王遷，遂滅趙，以其地爲郡。(二) (執) 與勢同。

作者小傳

蘇洵，宋眉山，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間與二子軾、轍同至京師，歐陽修上蘇洵所著橫書，論衡二十二篇，士大夫爭傳之，宰相韓琦奏於朝，除校書郎。所爲文奇偉雄拔，有先秦之風。世以其父子俱知名，稱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有嘉祐集。

田橫(一)與五百義士殉國

司馬遷

漢王(二)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三)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四)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五)今聞其弟酈商(六)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七)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乃詔衛尉(八)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九)乃復使使持節(一〇)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

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一一)詣維陽，(一二)未至三十里，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

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

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二三）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二四）其冢旁，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註釋（一）（田橫）榮弟，本齊王田氏族，韓信既破齊王廣，橫遂自立爲齊王。（二）（漢王）漢高祖劉邦，秦末起兵，受義帝命伐秦，入咸陽，項羽立爲漢王，與羽戰，破之，乃卽帝位。（三）（田橫兄弟）謂田儻、田榮、田橫兄弟三人。榮、橫爲儻之從弟。（四）（迺）與乃同。（五）（鬪生）鬪食其也，漢人，常爲說客，使諸侯，後說齊，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及韓信襲齊，齊以食其寶已，遂烹之。（六）（鄒商）從高祖擊項羽，又從擊黥布，以功遷右丞相，封曲周侯。（七）（庶人）平民也。（八）（衛尉）官名，秦置，爲九卿之一，掌門衛屯兵。漢又有長樂衛尉，建章衛尉，甘泉衛尉等，各隨所掌之官，以爲官名，其職略同。（九）（族夷）夷，誅也，謂誅及三族也。謂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妻子也。（一〇）（持節）節，符節也，古使臣執以示信之物。（一一）（乘傳）漢書注：「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一二）（雒陽）同洛陽。（一三）（兄弟三人更王）田儻，故齊王族。陳涉使周市略地至狄，儻擊殺令，自立爲齊王，略定齊地。秦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儻將兵救魏，爲秦軍所殺。儻死，從弟榮收儻餘兵立儻子市爲王，榮相之。項羽既滅秦，榮自立爲王，羽怒，北伐齊，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一四)〔穿〕穴也。

張騫傳

班固

張騫漢中(一)人也，建元(二)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三)以其頭爲飲器，(四)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五)匈奴中，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六)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七)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八)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九)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一〇)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一一)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一二)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一三)留歲餘，還，竝南山，(一四)欲從羌(一五)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騫爲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一八）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一九）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二〇）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二一）數道竝出，出驪，出笮，出徙邛，出樊，（二二）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二三）南方閉崑崙、昆明。（二四）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二五）而蜀賈間出物（二六）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二七）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

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死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二八）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二九）其秋，渾邪王（三〇）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三一）竝南山至鹽澤，（三二）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三三）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三四）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三五）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三六）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

騫旣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

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三七)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三八)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

初天子發書易，(三九)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四〇)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四一)以西，初置酒泉郡，(四二)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四三)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四四)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旣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四五)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四六)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四七)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四八)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四九)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

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齋物，(五〇)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五一)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五二)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五三)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烏卵及犛毳眩人(五四)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五五)其山多玉石，采來，(五六)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五七)云。

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五八)漢富厚焉。大角氏，(五九)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六〇)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六一)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六二)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可誦，(六三)以禮羈縻而使也。

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六四)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六五)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六六)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六七)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六八)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

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六九）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泥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七〇）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七一）

竊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七二）所譖自殺。

註釋（一）〔漢中〕郡名，秦置，統陝西舊漢中、興安及湖北舊鄖陽諸府。（二）〔建元〕漢武帝年號。（三）〔月氏〕讀如肉支，古國名，其族先居甘肅西境，漢時爲匈奴所破，西走至阿母河，臣服大夏，都於河北，曰大月氏。其不能去者，留居故地爲小月氏。大月氏強盛時，奄有印度恆河流域、克什米爾、阿富汗、及葱嶺東西之地。（四）〔飲器〕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或謂澠之器。（五）〔更〕過也，經也。（六）〔堂邑氏奴甘父〕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本胡人，下曰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爲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七）〔越〕即百越，閩越在福建，南越在廣東，駱越在安南。（八）〔大宛〕古國名，在大月氏之東北，爲漢武帝所破，其後迭有變革，至清代爲浩罕國，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即其地也。（九）〔道送〕同導送。（一〇）〔賂遺〕賂遺也，以財與人也。（一一）〔康居〕古西域國名，與大月氏同族，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一二）〔大夏〕西域古國名，希臘人所建，在阿母河南，本無大君長，兵弱畏戰，後臣於月氏，西史稱爲巴克特里亞，即今阿富汗北部之地。（十三）〔要領〕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執要與領，喻驚不得月支意趣，無以持歸漢也。（一四）〔竝南山〕竝，步浪切，依傍也。漢書：「西域南北有大山，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南山自葱嶺東至新疆南部，東經青海甘肅，又東南與秦嶺接，秦嶺一名南山。

(一五)〔羌〕史記匈奴傳：「將接月氏、氐、羌。」註「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於三危，今阿闐之西南羌是也。」三危山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南。按羌藏二字音近，羌即今之藏族也。(一六)〔邛竹杖蜀布〕邛，山名，即邛來山，今名大關山，在四川榮經縣西南，產竹，高節實中，堪爲杖。蜀，地名，古爲蜀國，後滅於秦，改置蜀郡。今四川舊成都、龍安、瀘川、雅州四府，邛州及劍閣以西皆其地。(一七)〔身毒國〕讀如捐薦，天竺舊名身毒，即印度也。(一八)〔安息〕國名，古代波斯地方之王國，西史稱爲帕提亞國，管轄波斯全部，兼有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爲古之大國。(一九)〔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也。(二〇)〔九譯〕極言其遠，謂言語不通，須經多次之譯述也。(二一)〔因蜀犍爲發問使〕犍爲郡，漢置，治犍道，在今四川宜賓縣。問使者，求間隙而行也。(二二)〔出驍出笮出徙邛出爨〕驍、笮、徙、邛、爨皆夷種名。驍，音彪。笮、徙、笮音昨，史記：「自僑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笮都，後漢以爲沉黎郡，故治在今四川漢源縣東南。爨，音藏，田汝成炎微紀聞：「僑人在漢爲犍爲郡，在唐爲子矢部，蓋南詔東部也。」今雲南、四川尙有此種人，在四川者或稱擺夷。(二三)〔閉氏笮〕閉，見閉於夷也。氏古西戎種族名。(二四)〔雋昆明〕皆夷種名。雋音髓。雋在今四川西昌縣，昆明在今四川鹽源縣。(二五)〔滇越〕滇國，古荒服地，戰國時莊蹻王滇，爲滇國，漢武帝時滇王降，以其國置益州郡，即雲南省舊雲南府地。越，略越也，即安南。(二六)〔問出物〕謂私往市者。(二七)〔大將軍〕謂衛青。(二八)〔驃騎將軍〕謂霍去病。(二九)〔祁連山〕即南山，一名雪山，一名白山，一名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三〇)〔渾邪王〕匈奴屬王之號，今甘肅舊甘州肅州，漢初爲匈奴渾邪王地，亦作昆邪。(三一)〔金城河西〕金城漢郡，今甘肅舊蘭州、西寧二府地，治允吾，故城在今皋蘭縣西北黃河北岸。河西，黃河以西之地也，如今之陝西、甘肅及綏遠之鄂爾多斯，寧夏之阿拉善、額濟納皆是。(三二)〔鹽澤〕即蒲昌海，亦曰瀚澤，水經注：「瀚澤水積潞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堅剛，故有鹽澤之稱。」今吐魯番西南，有澤名羅布淖爾，蔥嶺東北之水皆入焉，蓋即古鹽澤也。(三三)〔烏孫〕漢西域國，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其種族或謂爲條頓種之哥德族，或謂爲突厥族。先居燉煌、祁連間，後逐大月氏而建烏孫國，與漢和親，至後魏時爲蠕蠕所破，西走蔥嶺。(三四)〔敦煌〕郡名，漢置，其郡治即今甘肅敦煌縣。(三五)〔傅父〕猶傅母也。枚乘文：「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劬，同翁。

烏孫大臣官職。布就，又謂侯中之別號也。(三六)〔塞王〕塞，夷種，其地先爲大月支所據，後又據於烏孫。
(三七)〔大行〕大行令，官名，本名行人，與客屬官也。典客，爲九卿之一，掌諸侯及歸義蠻夷。(三八)〔鑿空〕鑿，開也，空，通也，鑿始開通西域道也。(三九)〔發書易〕發易書以卜也。(四〇)〔汗血馬〕史記：「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馬汗從前肩膊出，如血，故名，卽千里馬也。(四一)〔令居〕縣名，故城在今甘肅平番縣西北。此謂築塞西至酒泉也。(四二)〔酒泉郡〕郡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四三)〔奄蔡〕奄蔡，條支，地在今葱嶺之西，臨今裏海。犂軒，卽大秦國也，我國古時稱羅馬帝國爲大秦，卽今意大利之地。犂，讀與軒同。條支，地在今俄國極南，元史、今體格力斯哀甫拉特兩河之間，古阿剌比人居此，波斯等地稱阿剌比人曰塔赤克，塔赤，正與條支音吐，漢時此河上游，已無此種人，而下游近海之處，或尙爲其部地，故漢書謂：「抵條支臨海欲渡」也。(四四)〔所齋操大放〕操，持也，所齋持，謂所齋之幣及所持之節也。放，依也。(四五)〔牂柯越嶺〕益州沈黎牂柯郡，在貴州，治故且蘭國，今貴州平越縣。越嶺郡，本西南夷邛都之地。益州郡，在雲南省，治滇池，卽今昆明縣。沈黎郡，漢以筰都置沈黎郡。(四六)〔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前，往也。欲地界相接往通大夏也。(四七)〔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非人所樂往，故有自請爲使者，卽聽其言而遣之。予節，與求使者以符節也。(四八)〔及使失指〕爲使有聽天子之旨意也。(四九)〔輒覆按致重罪〕而輕犯法，漢法，死罪皆聽贖，罪愈重則贖金愈多，侵盜幣物不足當重罪，輒加覆按致之重罪，使贖所侵盜之幣物以贖。既贖而復求使，是以前其事益習，而其犯法益輕也。(五〇)〔皆私縣官齋物〕縣官，稱朝廷也，所齋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五一)〔樓蘭姑師〕皆西域國名。樓蘭，卽鄯善，今沒於沙漠，故城在今新疆焉耆縣。姑師，卽車師，在今新疆鄯善縣。(五二)〔票侯破奴〕票，亦作驃。趙破奴也，武帝時爲驃騎將軍司馬，後爲匈奴將軍擊虜樓蘭王，封浞野侯。(五三)〔亭障至玉門〕亭障，塞上險要處，築牆置亭，使人守之也。玉門，古關名，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古爲通西域要道。(五四)〔大烏卵及犂軒眩人〕烏卵如汲水之蠶也。眩與幻同，言能爲幻術之人也，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屬皆是也，本從西域來。(五五)〔河源〕河，黃河也，古時祇稱河，後人以其多沙而色黃，謂之黃河。史記謂黃河源出於闕。(五六)〔采來〕漢使采取，持來至漢。(五七)〔昆侖〕山名，亦作崑崙，亞洲最大山脈之一，起自帕米爾東境之葱嶺，其一支橫貫青海全部，

江河之源皆出於此。(五八)〔視〕同示。(五九)〔角氏〕當卽角氐。「氏，音丁禮反。」文選西京賦註：「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角氐。」亦作角抵，漢書元封三年「作角抵戲」是也。隨書：「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戴獸面，男爲女服。」(六〇)〔酒池肉林〕商紂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六一)〔見〕顯示也。(六二)〔更來更去〕交互來去，前後不絕也。(六三)〔誣〕音屈，折服也。(六四)〔少從率進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謂進虛美之言。或謂進孰，言進見孰習也，以習孰故無所不言，而言及馬矣。(六五)〔甘心〕詩經：「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謂心思之不已，如口之嗜甘味。(六六)〔宛國饒漢物〕宛國素多漢之財物，故不食金馬及千金。(六七)〔鹽水中數有敗〕斐矩西域記：「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六八)〔絕邑〕言近道處無城郭之居也。(六九)〔椎金馬而去〕椎破金馬，攜之而去，示絕宛也。(七〇)〔欲侯寵姬李氏〕欲封其兄李廣利也。(七一)〔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李廣利，李夫人之兄，武帝時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貳師城取善馬，不克，益發惡少邊騎牛羅橐駝數萬，閱四歲，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立昧蔡爲宛王而還，以功封海西侯。(七二)〔石顯〕漢濟南人，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元帝時爲中書令，貴幸傾朝，成帝立，失權，免官。

李廣傳

班固

李廣，隴西成紀(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二)廣世世受射。(三)孝文(四)十四年，匈奴大人蕭關，(五)而廣以良家子(六)從軍擊胡，用(七)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八)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景帝卽位，爲騎郎將。(九)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一〇)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一一)

爲上谷(一二)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一三)公孫昆邪(一四)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一五)恐亡(一六)之。」上乃徙廣爲上郡(一七)太守。

匈奴侵上郡，上使中貴人(一八)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一九)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二〇)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

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三一)驚上山陳。(三二)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三三)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三四)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

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三五)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

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三六)就善水草頓舍，(三七)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三八)自衛，莫府(二九)省文書，然亦遠斥候，(三〇)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三一)

後漢誘單于(三三)以馬邑城，(三三)使大軍伏馬邑旁，而廣爲饒騎將軍，(三四)屬護軍將軍。(三五)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三六)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三七)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三八)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數歲，與故潁陰侯(三九)屏居藍田(四〇)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四一)霸陵尉(四二)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四三)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四四)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四五)也。司馬法(四六)曰：『登車不式，(四七)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四八)威稜愴(四九)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五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五一)以臨右北平盛秋！」(五二)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

石建(五三)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五四)元朔(五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五六)出定襄。(五七)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五八)者，而廣軍無功。

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五九)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六〇)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六一)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

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六二)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六三)亡賞。

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六四)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六五)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六六)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六七)校尉(六八)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惜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六九)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猿臂，(七〇)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七一)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七十二)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

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七三）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七四）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七五）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七六）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七七）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七八）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七九）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八〇）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

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八一）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刎。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註釋（一）〔隴西成紀〕隴西，郡名，秦置，今甘肅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成紀：漢置縣，故城在今甘肅秦安縣北。（二）〔逐得燕太子丹者也〕燕太子丹，燕王喜子，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將至，使荆軻刺秦王，不成，秦兵伐燕，王喜及丹徒居遼東。其後李信追丹，丹墜衍水中，燕王喜，斬丹以獻。（三）〔受射〕受射法也。（四）〔孝文〕即漢文帝，名恆，高帝之子。（五）〔匈奴大入蕭關〕匈奴，北狄之一族，秦漢時最盛，有今

蒙古、熱河、察哈爾、綏遠之地。蕭關，在今甘肅固原縣北。(六)〔良家子〕謂清白人家之子，非醫巫商賈百工之子也。(七)〔用〕因也。(八)〔郎騎常侍〕官爲郎，而常騎以待天子，故曰郎騎常侍。(九)〔景帝即位爲騎郎將〕景帝，名啓，文帝之子。騎郎將，爲騎郎之將，主騎郎。(一〇)〔太尉亞夫〕周亞夫也，封條侯，景帝時，吳楚反，亞夫擊破之，官丞相。(一一)〔賞不行〕廣爲漢將，私受梁王印，故不以賞也。(一二)〔上谷〕漢上谷郡，舊保定、易州、宣化及順天河間之一部，皆其境，漢郡治沮陽，卽今河北懷來縣。(一三)〔典屬國〕官名，漢武帝置，掌蠻夷降者。(一四)〔公孫昆邪〕昆，音魂，姓公孫，名昆邪，中國人也。(一五)〔确〕音角，競勝敗也。(一六)〔亡〕失也，敗亡也。(一七)〔上郡〕郡名，舊陝西榆林道及內蒙古鄂爾多斯左翼之地，治膚施，在今陝西綏德縣。(一八)〔中貴人〕內臣之貴幸者。(一九)〔射鵰者〕匈奴中善射之人，稱射鵰者。鵰，大鷲鳥也，一名鷲。蓋塞外以射鵰爲能事，故善射者謂之射鵰者。(二〇)〔馳〕疾馳而逐之也。(二一)〔誘騎〕大軍伏在後面，而使些少人馬假意前出誘致敵人來擊，而以大軍乘之，出其不意，故曰誘騎。(二二)〔陳〕同陣，爲陣以待廣也。(二三)〔白馬將出護兵〕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二四)〔平旦〕天曉之時也。(二五)〔未央衛尉〕未央，漢宮名。衛尉，官名，掌門衛屯兵，有未央衛尉，長樂衛尉等，各隨所掌之宮以爲官名。(二六)〔廣行無部曲行陳〕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尙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二七)〔頓舍〕頓，止也，舍，息也。(二八)〔刁斗〕以銅作錐，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二九)〔幕府〕與幕府同。軍族出征，居無常所，以幕爲府署，故曰幕府。(三〇)〔斥候〕偵探敵情之人。(三一)〔文法〕法律規則之屬。(三二)〔單于〕匈奴稱其君長曰單于。(三三)〔馬邑城〕漢屬雁門郡，今山西朔縣治。(三四)〔驍騎將軍〕將軍之名號，言其爲驍健之騎軍，以將軍領之，故稱驍騎將軍。(三五)〔護軍將軍〕官名，謂護諸將也，時韓安國爲護軍將軍。(三六)〔雁門〕關名，在山西代縣西北雁門山頂。(三七)〔陽〕與伴同，詐也。(三八)〔當〕謂處其罪也，猶今斷獄之判詞也。(三九)〔頰陰侯〕灌嬰之孫名遷。(四〇)〔藍田〕卽今陝西藍田縣。(四一)〔亭〕道路設舍，所以停集行人也。漢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四二)〔霸陵尉〕霸陵，在陝西長安縣東，霸上之西北，霸上與藍田接界，尉，古官名，捕盜之官也。(四三)〔韓將軍〕韓安國也。(四四)〔右北平〕郡名，漢置，河北喜峯口，盧龍一帶及熱河地，治平剛，卽今熱

河平泉縣。(四五)〔爪牙〕鳥獸用以爲威者，喻其足以防衛也，故稱武臣曰爪牙。(四六)〔司馬法〕書名，舊題司馬攽撰，蓋齊威王諸臣集古兵法爲之，而附攽直於其中耳。三代兵制，頗可於此考見。(四七)〔式〕式，撫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四八)〔夷貉〕夷，東方曰夷，言外國之在東方者，引伸爲凡外國之稱。貉，與狽通，音陌，北狄曰狽。(四九)〔擔〕音淡，動也。(五〇)〔指〕本旨也。(五一)〔彌節白檀〕彌節，少安之意。白檀，縣名，屬右北平，在今熱河承德縣西南。(五二)〔盛秋〕盛秋馬肥，恐虜爲寇，故使折衝禦難也。(五三)〔石建〕漢石奮長子，爲郎中令，有孝聲。(五四)〔郎中令〕官名，九卿之一，掌宮殿門戶，統屬諸郎官。(五五)〔元朔〕漢武帝年號。(五六)〔大將軍〕武官名，秦置，漢初因之。此謂衛青也。(五七)〔定襄〕郡名，漢置，今山西右玉縣以北至舊綏遠道及蒙古、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之地，治成樂，即今和林格爾縣。(五八)〔中首虜率爲侯〕中，猶合也。率，讀如律，爲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言諸將多能合斬首虜若干始得封侯之律例。(五九)〔博望侯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應募使月氏，歸拜大中大夫，從大將軍擊匈奴，封博望侯。(六〇)〔左賢王〕匈奴貴族封號，有左右賢王。(六一)〔大黃〕角聲色黃而體大者，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六二)〔罷〕同疲。(六三)〔自當〕自抵當也。謂爲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六四)〔輕車將軍〕漢時官名。(六五)〔元狩〕漢武帝年號。(六六)〔九卿〕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卿。(六七)〔諸亥〕諸凡也。(六八)〔校尉〕官名，漢武帝置城門校尉、司隸校尉等官，掌屯兵，其秩皆二千石。(六九)〔戲下〕猶言部下，戲與磨通，大將之旗也。(七〇)〔援臂〕援，猿本字，臂長如猿也。史記作猿臂。(七一)〔吶口〕言語蹇難也。(七二)〔大將軍票騎將軍〕大將軍，謂衛青也，票騎將軍，謂霍去病也。票騎，同驃騎，將軍之名號。漢武帝始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七三)〔大將軍青〕謂衛青，武帝伐匈奴，青爲大將軍，立功，封長平侯。(七四)〔回遠〕猶言曲遠，路迂轉而遠也。(七五)〔屯行〕水草少，不可羣輩也。(七六)〔結髮〕謂少年束髮之時也。(七七)〔數奇〕奇音竊，謂運數乖舛而不相合也。猶運蹇之意。(七八)〔公孫敖〕以郎事景帝，武帝立，爲騎將，前後凡四爲將軍。(七九)〔食其〕趙食其也。音異甚。(八〇)〔絕幕〕絕，渡也，謂南歸渡沙漠也。(八一)〔糲糲〕糲，音備，乾飯，以爲行軍之糧者也。醪，音勞，濁酒也。

作者小傳 班固，後漢彪子，字孟堅，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貫載籍，明帝奇之，以爲郎，典校祕書。續父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後遷玄武司馬。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行中郎將事。憲敗，洛陽令神鳳捕繫固，死獄中。

衛青霍去病傳

司馬遷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一）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二）家，與侯妾衛媼（三）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四）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五）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六）有一鉗徒（七）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辱，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八）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九）皇后，堂邑大長公主（一〇）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一一）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一二）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

妻；少兒故與陳掌（一三）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

元光（一四）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一五）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

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一六）衛尉蘇建（一七）爲游擊將軍，左內使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一八）太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士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一九）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

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二〇）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二一）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二二）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

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盩，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二三)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二四)千有餘里，合短兵，(二五)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二六)執呼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二七)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

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二八)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二九)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三〇)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擊，殺傷大當。(三一)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三二)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三三)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於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

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三四）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三五）悉以李敢（三六）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

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董粥（三七）之士，約輕齎，絕大幕，（三八）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三九）禪於姑衍，（四〇）登臨翰海，（四一）執鹵獲醜（四二）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四三）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一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

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四四）不肯。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四五）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是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四六）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四七）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域蹋鞠，（四八）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註釋（一）〔平陽〕今河南臨漳縣西。（二）〔平陽侯〕姓曹，名時，漢相國曹參之曾孫。（三）〔侯妾衛媼〕妾，給事者，僮婢之稱，不必定是副室。衛，姓也。媼，老少婦人之通稱。（四）〔平陽公主〕漢武帝之姊，曹時之妻也。（五）〔先母〕鄭季之正妻，青之嫡母也。（六）〔居室〕獄名，屬少府，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七）〔鉗徒〕罪人之被鉗刑者。鉗，古刑法以鐵束頸也。（八）〔建元〕漢武帝年號。（九）〔幸上〕爲天子所私愛曰幸。稱皇帝曰上。（一〇）〔堂邑大長公主〕漢景帝之姊，堂邑安侯陳嬰孫夷侯午之妻。（一一）〔建章〕上林中宮名也。上林，苑名，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一二）〔篡取〕奪取也。（一三）〔陳掌〕陳平曾孫名掌也。（一四）〔元光〕漢武帝年號。（一五）〔龍城〕亦作龍城。爲匈奴諸長大會祭天之地。（一六）〔高闕〕塞名，在陰山西，黃河外騰格里湖之東北，趙武靈王并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連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闕然，故名闕口，有城曰高闕戍。（一七）〔蘇建〕蘇武之父也，以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後爲游擊將軍出朔方，爲右將軍出定襄，以代郡太守卒官。（一八）〔朔方〕漢郡名，在今陝西高陵多斯。（一九）〔釋王〕小王也。（二〇）〔侍中〕官名，漢以侍中爲加官，分掌乘輿服物，與中官俱止

築中。(二一)〔新捕首虜過當〕言計其所領人數，則捕首虜多過於所當也。或謂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二二)〔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當戶，匈奴官名。大父，祖父也。行，音杭，輩也，此人爲單于祖父之同輩。(二三)〔憊懼者弗取〕謂振動失志氣也。言拒戰者誅，服者則赦也。(二四)〔焉支山〕在甘肅山丹縣東。(二五)〔短兵〕史記匈奴傳：「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楚辭：「車錯轂兮短兵接。」(二六)〔全甲〕謂具全，不失落也，卽殲其全軍也。(二七)〔幕〕通作漠，沙漠也。(二八)〔幕北〕卽漠北，大漠之北也，卽蒙古。(二九)〔武剛車〕戰車也。孫吳兵法：「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戰時以爲先驅。」(三〇)〔落戈切，或音卯，羸似驢而健，驢力在髀，羸力在脰，乘者隨其力進退之。〕(三一)〔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紛拏，亂相持搏也。大當，言所殺傷大略相當也。(三二)〔遲明〕天將明未明時也。(三三)〔真顏山趙信城〕真顏山，在今蒙古。趙信城，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三四)〔右谷蠡王〕史記匈奴傳：「置左右谷蠡王。」註：「谷蠡，音鹿離。」(三五)〔裨將〕漢書：「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註：「裨，相輔助也。」(三六)〔李敢〕李廣子，以校尉從征，奪匈奴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怨衛青殺其父，擊傷青，青匿諱之。後敢從帝獵甘泉，青甥霍去病惡敢傷青，射殺之。(三七)〔葷粥〕古種族名。史記：「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注：「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與薰育、熏鷲、獯鷲同。(三八)〔絕大幕〕謂直度大漠也。(三九)〔封狼居胥山〕封，祭天也。狼居胥山，在今綏遠五原縣西北黃河北岸。(四〇)〔禪於姑衍〕禪，祭地也。姑衍，在漠北。(四一)〔翰海〕卽蒙古大沙漠。(四二)〔執鹵獲醜〕鹵，同擄。醜，言戰時所獲之衆人也。(四三)〔連〕讀如綽，遠也。(四四)〔任安〕漢滎陽人，字少卿，嘗爲大將軍衛青舍人。(四五)〔孫吳兵法〕謂孫武吳起之兵法也。(四六)〔太官〕漢置，屬少府，有太官令太官丞，掌御飲食。(四七)〔梁肉〕梁，卽粟也。富貴人飯梁食肉。(四八)〔蹋鞠〕習武之戲也，如今之踢球。

蘇武傳

班固

武字子卿，少以父(一)任，兄弟並爲郎，(二)稍遷，至移中廢監。(三)時漢連伐胡，數通

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四）路充國（五）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六）元年，且鞮侯單于（七）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八）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九）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

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一〇）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一一）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一二）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一三）緱王者，昆邪王（一四）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一五）沒胡中，——及衛律（一六）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一七）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

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一八）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一九）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二〇）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二一）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墜地為坎，置燭火，（二二）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二三）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

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二四)張勝。

武益愈，單于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二五)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一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二六)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二七)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二八)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二九)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三〇)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三一)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三二)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三三)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三四)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三五)不至，掘野鼠去地實而食之。(三六)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三七)弋射(三八)海上，武能網紡織(三九)繫弓弩，(四〇)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四一)穹廬。(四二)王死後，人衆徙

去，其冬，丁令（四一）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四二）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四三）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四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四五）扶輦下除，（四六）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四七）從祠河東后土，（四八）宦騎與黃門駙馬（四九）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五〇）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五一）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五二）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五三）兄弟親近，（五四）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驢，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五五）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

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五六）血，旦夕臨，（五七）數月。

昭帝（五八）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五九）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六〇）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貰（六一）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六二）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六三）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六四）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六五）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元始（六六）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六七）謁武帝園廟，（六八）拜爲典屬國，（六九）秩中二千石，（七〇）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七一）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七二）終身。……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七三）

髮盡白。

註釋 (一)〔父〕即蘇建也。建從大將軍衛青出擊匈奴，封平陵侯，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二)〔郎〕官名，直宿衛。(三)〔稍遷至移中廢監〕遷，昇官也。移中廢名，移音移。監，司管理之職者。(四)〔郭吉〕是時武帝巡邊，親至朔方，使郭吉風吉烏維單于，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怒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之上，而終不肯爲寇於漢。(五)〔路充國〕時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授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誤以爲漢殺其貴使，而留路充國不歸。(六)〔天漢〕漢武帝年號。(七)〔且鞮侯單于〕右賢王句黎湖單于之弟。(八)〔丈人行〕丈人，尊者之稱；行，音杭，輩也。(九)〔中郎將〕官名位亞於將軍。(一〇)〔張勝及假吏常惠〕張勝與蘇武使匈奴，被繫，遂降匈奴。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非其本職，若今之兼辦外交官。常惠，太原人，隨武使匈奴，留十餘年始還，昭帝拜爲光祿大夫。本始間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還封長羅侯。後代蘇武爲典屬國，數有功，卒謚壯武。(一一)〔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募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斥候，偵探敵情之人也。(一二)〔非漢所望也〕漢望其回心向善，今乃益驕，故曰非所望。(一三)〔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緱，渴謚切，音謳。長水，在陝西藍田縣西北，流經長安東南。虞常，漢長水人，後沒入匈奴，與緱王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洩被斬。(一四)〔昆邪王〕昆邪，一作渾邪，匈奴之屬部。今甘肅之張掖、武威、酒泉、鎮番等地，是其封地。(一五)〔浞野侯〕即趙破奴，九原人，武帝時爲驃騎將軍司馬，擊虜樓蘭王，封浞野侯。尋擊匈奴，爲所得，留十歲，復與子安國亡入漢。(一六)〔衛律〕父本長水胡人，生長於漢，後使匈奴，還，懼罪亡降匈奴。匈奴愛之，以爲丁靈王。(一七)〔閼氏〕音燕支，漢時匈奴皇后之稱。(一八)

〔引〕相率也。〔一九〕〔左伊秩普〕匈奴官名。〔二〇〕〔即謀單于何以復加〕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倘謀單于，將何以加重其刑乎？〔二一〕〔受辭〕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二二〕〔燼火〕燼，音氳，聚火而無燄者也。〔二三〕〔息〕謂呼吸。〔二四〕〔繫〕囚拘也。〔二五〕〔坐〕入罪曰坐。〔二六〕〔何以女爲見〕倒裝句，即「何用見汝爲」也。〔二七〕〔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漢武帝時，南越王趙興立，其相呂嘉叛，盡殺漢使，立建德爲王。元鼎五年，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討之，追獲嘉及建德，南粵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二八〕〔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縣，同懸。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武帝知之，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怒罵，宛遂攻殺漢使。帝乃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十餘萬伐宛，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二九〕〔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朝鮮，爲周初箕子之後，戰國時屬燕。漢初燕人衛滿爲朝鮮王，傳至滿孫右渠，多收容漢之叛臣，又不朝見，並殺漢使者。武帝遣涉何曉諭右渠，不從令，乃遣將伐朝鮮。朝鮮人殺右渠降漢，漢遂分其地，置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三〇〕〔若知我不降明〕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三一〕〔北海〕即今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當時爲匈奴北界。〔三二〕〔抵乳乃得歸〕抵，牡羊也。抵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三三〕〔廩食〕官所給之糧食也。〔三四〕〔掘野鼠去其糞而食之〕去，區語切，藏也。糞，古草字。謂掘取野鼠所藏草實而食之也。〔三五〕〔於軒王〕軒，音僮。前漢書地理志：「張掖郡驪軒縣。」於軒疑即驪軒之誤。〔三六〕〔弋射〕以繩繫矢而射也。〔三七〕〔網紡織〕網紡，組織之義。織，生絲織也，可以弋射。〔三八〕〔整〕榜也，所以正弓也。〔三九〕〔服匿〕盛酒酪之器名，如罍，小口大腹方底。〔四〇〕〔穹廬〕氈帳也。〔四一〕〔丁令〕即丁靈，種族名，匈奴屬國，在今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至貝加爾湖南之地。〔四二〕〔李陵〕漢成紀人，廣之孫。少爲侍中，武帝時拜騎尉，將勇敢五千人，自當一隊，出居延北，與單于遇，數敗之。會管敵亡降匈奴，言陵軍無後援，單于遂遼道急攻陵，陵力竭降。帝聞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單于以女妻之，封右

稷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四三)〔求〕索也，覓也。李陵愧見武，不敢求訪之。(四四)〔長君〕兄也，言行次居長。謂武兄嘉也。(四五)〔雍棧陽宮〕雍，天子之學也。棧陽，漢宮名。(四六)〔扶輦下除〕言扶輦下除道也。除，門屏之間也。(四七)〔孺卿〕武弟賢字孺卿。(四八)〔后土〕謂地神。禮記。「中央土……其神后土。」注：「土官之神。」(四九)〔宦騎與黃門駙馬〕宦騎，謂宦者而爲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馬，官名，漢置駙馬都尉，掌駙馬，謂掌副車之馬也。黃門，官署名。漢時黃門官參用士人及宦者。(五〇)〔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大同太，大夫人，猶云令堂也。不幸，死也。陽陵，漢縣名，屬左馮翊郡，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四十里。(五一)〔保宮〕官吏獄名。(五二)〔何以過陵〕言武家已無人，無所顧慮，而不欲降之情無以過陵也。(五三)〔通侯〕卽徵侯，爲爵之最尊者，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五四)〔親近〕爲朝廷近臣也。(五五)〔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區，讀如歐，區脫，爲匈奴邊境候望之室。雲中，漢郡名，今山西北部，綏遠南部之地。生口，俘虜也。(五六)〔歐〕與啜同，吐也。(五七)〔旦夕臨〕臨，哭也。(五八)〔昭帝〕武帝之子，名弗陵，在位十三年。(五九)〔和親〕言與之議和而結親也。漢書：「高祖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六〇)〔上林〕苑名，爲帝王遊獵之地。舊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六一)〔寬〕寬也。(六二)〔曹柯之盟〕言欲乘機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於柯盟之時。春秋時，曹劌以勇力事魯莊公，與齊戰，三敗北，獻地以和。魯與齊會於柯而盟，劌以七首劫齊桓公，遂復得三戰所失地。(六三)〔戮〕辱也。(六四)〔墮〕杜回切，下墜也。(六五)〔物故〕死也，不欲斥言其死，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六六)〔元始〕明帝年號。(六七)〔大牢〕謂牛羊豕也。(六八)〔園廟〕陵寢所在之宗廟也。陵寢，天子之墓也。(六九)〔典屬國〕官名，武帝置，掌蠻夷降者。(七〇)〔秩中二千石〕漢制：內自九卿將，外至郡守尉，皆秩二千石，分爲三等：一曰中二千石，中，滿也，謂滿二千石也，月得俸百八十斛。二曰真二千石，三曰二千石，各逐減三十斛。(七一)〔徐聖趙終棋〕均以假吏副使匈奴，至是同歸。(七十二)〔復〕免役也。(七三)〔須〕同鬚。

牧羊記望鄉

失名

〔生上〕

〔引〕凝望眼，極目關山遙遠，思想君親腸斷，怎消忠孝怨？回首羝羊散亂，與兩個野人爲伴。試把節毛來一看，表我君親面！

海水無邊無際，沙場無極無垠。無親無眷又無鄰，况又無家可奔！日裏無衣無食，夜間無被無衾。又無曆日記時辰：不知春夏來，那識秋冬盡！

〔忒忒令〕我只得告天，天苦憐！望天，天與人做個方便！怎把我英雄來困？倒不如那楚屈原，（一）他抱忠魂，葬魚腹，也落得個話傳！喲，喲，喲，我又差了！那楚屈原因諫楚懷王不從，自投汨羅江而死；我蘇武受漢朝三世厚恩，言聽計從，沒來由，比他則甚；且住，前日有一漁父來說，有漢將李陵爲我而來，也被胡人拿住；後來單于又招他爲婿。未知真否？唉，豈有此理！那李將軍爲人最賢，怎肯與外國爲姻眷？我想，這節事非爲別人之故，咻，多因是衛律那逆賊哄他爲不善！且住，若是李陵在此，也該來看我纔是，爲何不來呢？是了，是了，莫不是害羞慚，爲降胡，難相見，因此上不來到海邊？

〔內喊介〕

〔沉醉東風〕我聽見一簇人馬鬧喧，吓，是了，莫不是衛律又來相勸？他若來時，呵，我拚一命喪黃泉，誓無他怨！早難道意回心轉；爲君守節，爲親保全，何曾爲一身上苟延！

〔四小軍扮小生上〕

〔前腔〕蘇子卿別來數年，受盡了艱辛萬千。遙望草廬邊，見一人寒賤，免不得上前相見。
〔合〕爲君守節，爲親保全，何曾爲一身上苟延！

遇過了。〔衆下。〕〔小生〕哥哥在那裏？〔生〕兄弟在那裏？

〔哭相想〕怎知今日重相見，這冤苦向誰分辯！

〔生〕兄弟，你這般打扮，莫非走差了路頭麼？〔小生〕哥哥，一言難盡！〔生〕坐了講。〔小生〕哥哥聽稟！〔生〕啞。

〔小生〕

〔園林好〕從別後朝廷與兵五千，……〔生〕與你五千人馬做什麼？〔小生〕到沙漠與哥哥報冤。〔生〕生

受你。〔小生〕不想道一身落殿。〔生〕如此說，你輸了吓？〔小生〕羞慚臉，怎生言？說將起，淚漣漣！

〔生〕那單于怎樣待你？〔小生〕

〔前腔〕那單于惜才重賢，……〔生〕惜才重賢，敢是封了你什麼官職了？〔小生〕賜明官委託將權。〔生〕看待如何？〔小生〕每日裏開筵設宴。〔生〕聞得招你爲婿，可有此事否？〔小生〕將花豔女館（二）良緣；因此上被利名牽。

〔生〕呀啞，你在此享榮華，受富貴，竟不想朝廷了麼？〔小生〕哥哥吓！

〔江兒水〕不想朝廷怒，將咱祖家遷。〔生〕你的兒女也不顧了？〔小生〕滿門兒女遭刑憲。（三）〔生〕你竟不想回去了麼？〔小生〕望巴巴有眼無由見；哭啼啼血淚空如霰。（四）〔生〕哭也無用。〔小生〕教我如何

回轉？〔生〕你平昔孝義忠心那裏去了？〔小生〕把孝義忠心因此上將刀割斷！

〔生〕今日到此何幹？

〔前腔〕聞說哥哥在，李陵常挂牽。〔生〕既然牽挂，何不早來見我？〔小生〕幾回要見無由見。〔生〕要見何難？〔小生〕雁門關〔五〕阻隔平生願。〔生〕今日來做什麼？〔小生〕請哥哥到望鄉臺聊敘別離歎。〔生〕去做什麼？〔小生〕到那裏暢飲，何妨消遣。〔生〕我不去。〔小生〕休得推辭，看李陵平昔交情之面！

〔生〕這是我斷然不去的。〔小生〕

〔川撥掉〕休執戀，請前行，莫久延，論與衰貴賤由天，論與衰貴賤由天，歎滄海與桑田幾番變遷，〔六〕把離愁且放寬！〔生〕這離愁怎放寬？我身似秋霜難苟延；我的忠心鐵石樣堅。〔小生〕請哥哥放下節旄！〔生〕李陵，若要我折節延年，若要我折節延年，也罷，拚一命，死在眼前！〔合〕把離愁且放寬！這離愁怎放寬？

〔尾聲〕〔生〕形孤影隻誰爲伴？忍餓耽飢北海邊。〔小生〕誰與我兄解倒懸？〔七〕

哥哥，小弟此來非爲別事，只爲受降城外新築一臺，名曰望鄉臺，請哥哥到彼望南一拜，以表哥哥忠臣孝子之心。〔生〕既然如此，何不早說！若教我幹別的事，我斷然不去；若教我拜望家鄉，怎麼不去。〔小生〕如此，哥哥請！〔生〕客邸思鄉切，家鄉未得歸。〔小生〕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臺。看酒。〔丑持酒上。〕〔小生〕

〔畫眉序〕同上望鄉臺，翠幙高張玳筵開。幸相逢知己，共倒金罍。〔八〕臺下列珠履瑤簪；座間護妓娥粉黛。〔合〕這杯滿飲休辭醉，何妨暫展愁眉？

〔前腔〕〔生〕鰥生（九）愧不才，歷盡艱辛受狼狽，（二〇）對樽前歡笑，自覺含哀。吓，李陵，你叫我拜家望鄉，但不知在那一帶？〔小生〕望南一帶就是。（生）吓，望南一帶就是麼？〔小生〕正是。（生）呀，你看雲山滿目，煙樹模糊，這一帶就是我的家鄉了！阿呀，我那聖上吓！念聖主………吓，李陵，你在那裏做什麼？〔小生〕隨哥哥拜望家鄉。（生）吓，你既降順在此，那一搭就不是你的家鄉了！誰要你拜！……我那聖上吓，念聖主閭闔（一一）憂懷！阿喲，我那親娘吓，歎慈母倚門凝待！〔合〕這杯滿飲休辭醉，何妨暫展愁眉？……

〔小生〕哥哥，小弟有言告稟。（生）講。（小生）懷忠守節，雖義士之綱常；應變隨機，乃達人之極度。（一二）哥哥何必膠柱鼓瑟？（一三）〔生〕背義忘恩，實人臣之共恥；去順效逆，豈義士之所爲！我蘇武受漢朝三世厚恩，豈肯食胡地一粒之粟？我寧甘餓死，決不食生！〔小生〕陵聞臣與君以義合，子與親以孝先。漢天子春秋高邁，臣或無罪而見殺。太夫人光景暮矣，卿婦必易志而他歸。獨有汝弟，存亡未可審也。今哥哥空死窮荒（一四）之地，朝廷怎知義士之心？請自思之，無遺後悔！〔生〕朝廷未通信，老母未知生死，忠孝實難全忘！〔小生〕哥哥，此非小弟之故，單于聞陵與哥哥交厚，故使來說，不想哥哥。

〔鐸鐵兒〕受盡了千磨百滅，一點丹心似鐵！我欲待勸哥哥降順，教我有口難說！思量起，恁忠潔，好一似嚴霜皓月！這等看來，李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不可容也！我自歎嗟，徒意切；這羞慚滿面，悄悄地偷彈泪血！

〔前腔〕〔生〕李陵，爲人臣子，當爲君親守節。我若是見利忘恩，肯與那盜賊無別！李陵！你教我去順他邦，我寧甘殞絕！我的意已決，和你從此別！李陵！我和你交半世，不曉得我的性兒麼？

我若貪圖榮貴，怎肯餐毡噙雪！

〔小生〕小弟告別了，哥哥請自保重！你鐵石心腸不改，操舍悲洒淚枉嗟呀！〔生〕一片赤心難盡說，那空中惟有天知！李陵，你今後休來看我！〔生下〕〔小生〕唉，羞死我也！〔下〕

註釋 (一)〔屈原〕戰國時楚人，名平，別號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輩譖而疏之，乃作離騷莫王感悟。襄王時復用譏，謫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於五月五日自沉汨羅江而死。(二)〔綰〕鈎繫也，貫也，猶連絡之意。(三)〔憲〕法令也。(四)〔叢〕細冥切，雪珠也。(五)〔雁門關〕在山西代縣西北，爲戍守重地。(六)〔滄海與桑田淺番變遷〕喻時勢變易之速也。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七)〔倒懸〕喻困苦之甚也。(八)〔霹〕音雷，酒杯也，刻畫作雲雷形，故名霹。詩經：「我姑酌彼金罍。」(九)〔鯀生〕漢書：「鯀生說我。」注：「鯀生，小人也。」後多用爲自稱之謙詞。(一〇)〔狼狽〕顛蹶困頓也。(一一)〔闔闔〕宮門之正門也。楚辭：「吾令帝閨闔兮，倚閭闔而望予。」閭闔，謂天門也，故宮之正門，亦稱閭闔。(一二)〔極度〕權，經之對，道之常者爲經，反經合道曰權。孟子：「嫂之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度，謀也，凡心所計慮皆曰度。(一三)〔膠柱鼓瑟〕喻拘泥不能變通也。柱，瑟上之雁足，自由移易，以調絃之緩急者。(一四)〔窮荒〕謂極遠之地也。

傅介子傳

班固

傅介子，(一)北地(二)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三)中，介子以駿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

言：「匈奴使屬過，(四)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五)

介子謂大將軍霍光(六)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七)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八)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九)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至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一〇)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一一)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一二)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一三)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閒侯，(一四)遮漢使者，發兵殺路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一五)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註釋 (一) (傅介子) 西京雜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乘軛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數』」

傳？』 (二)〔北地〕郡名，漢置，統甘肅舊寧夏慶陽二府之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賓、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義渠，縣名，秦置，故城在今甘肅寧縣西北。(三)〔元鳳〕漢昭帝年號。(四)〔屬過〕屬，音之欲反，近也，近始過去。(五)〔平樂監〕王先慎曰：「監上脫一廩字，功臣世系表：『義陽侯傅介子，以平樂廩監使，誅樓蘭王，斬首，侯。』」(六)〔霍光〕漢霍去病異母弟。昭帝即位，僅八歲，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七)〔艾〕與又通，創也。(八)〔近就〕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九)〔譯〕謂樓蘭國之翻譯也。(一〇)〔私報王〕謂密有論。(一一)〔屏語〕謂屏人而獨共語也。(一二)〔匈〕與胸同。(一三)〔闕〕天子所居之通稱。(一四)〔閒候〕閒謀也，伺隙間隙以反報其主者。爾雅：「閒，倪也。」(一五)〔盜取節印獻物〕節及印，漢使者所資也，獻物、安息、大宛遣使所獻物也。

陳湯傳

班固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一)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匈資(二)無節，不爲州里所稱。後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三)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

先是宣帝(四)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主，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五)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六)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旣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

(八)

康居王以女妻邾支，邾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邾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邾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九)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邾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閩蘇大宛諸國歲遺，(一〇)不敢不予。

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一一)邾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一二)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一三)其驕嫚如此。

建昭(一四)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邾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一五)危矣。且其人剽悍，(一六)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邾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一七)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一八)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一九)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二〇)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

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阻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陣，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

卽日引兵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二二)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二三)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二四)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閼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閒呼(二五)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二六)大人見將軍受事(二七)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二七)極，食度(二八)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初單于聞漢王兵至，欲去，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披甲在樓上，諸闐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

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二九）傳戰大內。（三〇）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三一）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相與應和，夜數犇（三二）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擁鹵楯（三三）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

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賚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三四）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三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三六）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初中書令石顯（三七）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

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三八）衡顯之議，議久不決。

故宗正劉向（三九）上疏曰：「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憫（四〇）焉。陛下赫然（四一）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四二）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塞（四三）欽侯之旗，斬邳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四四）稽首來賓，（四五）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四六）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四七）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四八）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四九）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五〇）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五一）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五二）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五三）後有滅項之罪，（五四）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五五）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

年之勞，而廛（五六）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五七）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五八）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邽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五九）隨欲擊之烏孫，鄭吉（六〇）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

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六一）上疏訟之。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騎馳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六二）湯擊邽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無拜，示以會宗奏。

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才明通，小臣罷癯，（六三）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無讓。」對曰：「臣以爲此必可無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

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迺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六四）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後坐事遷敦煌，谷永上書救之，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註釋

（一）（山陽瑕丘）山陽，漢縣，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瑕丘，漢縣，故城在山東滋陽縣西。（二）（匈奴）匈奴，與匈奴同，音葛，乞也。貢，音忒，承作貸，從人求物也。（三）（西域）西域之名，始於漢時，指敦煌以西諸國而言。

（四）（宣帝）名詢，武帝子戾太子之孫。（五）（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漢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既立，諸王亦爭爲單于，呼韓邪之兄左賢王呼屠吾斯自立爲郅支骨都單于，在東邊，進攻呼韓邪，破其兵，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囚入朝於漢。

（六）（呼傷堅昆丁令）呼傷，在匈奴北。堅昆，在伊吾之西，焉耆之北，白山之旁，即匈奴之西鄙。此種人古又稱黠戛斯，即今之哥薩克，居於西伯利亞西部吉利吉思荒原；又新疆外蒙古之邊有哈薩克人，亦其族也。丁令，亦作丁靈，古之狄種，其所居在今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至貝加爾湖南方地。（七）（初元）漢元帝年號。（八）（康居）古國名，與大月氏同族，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九）（歐）與騶同。（一〇）（賁闐蘇大宛諸國歲遺）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歲遺，年常所獻遺之物。（一一）（死）死尸也。（一二）（都護）官名，漢置西域都護，督護諸國。（一三）（言居困危願歸計）漢道子入侍危，與阏廝，困苦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郅支故爲此言以調戲也。（一四）（建昭）漢元帝年號。（一五）（城郭諸國）西域諸國，有城郭國，有行國；城郭國則有城郭田畜，常定居，不隨牧畜遷徙者也；行國則不立城郭，而以馬上爲國者也。（一六）（剽悍）剽，輕也。悍，勇也。

（一七）（敵從）驅帥之令隨從也。（一八）（非凡所見事必不從）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破懷其事也。（一九）（矯制）謂假託朝命以行其事也。（二〇）（車師戊己校尉）車師，漢西域國名，分前後二王：前王庭治交河城，在今新疆

吐魯番西二十里；後王庭治務塗谷，在今新疆孚遠縣地。戊己校尉，官名，漢元帝置，鎮撫西域。(二二)〔葱嶺〕山名，亞洲山脊，中國大山發脈處也，自新疆疏勒至蒲犂之西，皆葱嶺正幹。(二二)〔昆彌〕漢西域烏孫王號。漢書：「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注：「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王號也。」(二三)〔重〕謂輜重也。(二四)〔閉呼〕謂密呼也。(二五)〔名王〕諸王之貴者。(二六)〔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二七)〔罷〕音疲。(二八)〔度〕音獨。(二九)〔下騎〕下樓而騎馬也。(三〇)〔傳戰大內〕傳，傳呼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傳呼大內諸人助戰也。(三一)〔乘〕登也。(三二)〔奔〕古奔字。(三三)〔鹵楛〕鹵，與楛通，大盾也。楛，與盾通。(三四)〔稟街〕稟或作藥，街在漢長安城內，漢時諸夷來朝，爲設邸於稟街以居之。(三五)〔肯〕音漬，腐肉曰肯。禮記：「掩骼埋胔。」(三六)〔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夾谷，春秋時地名，即今山東萊蕪縣之夾谷峪。魯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國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前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優人之名。(三七)〔中書令石顯〕中書令，官名，漢武帝始令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並設中書令，以總掌禁中書記。石顯，宦者，元帝時爲中書令。(三八)〔重違〕猶難違也。(三九)〔故宗正劉向〕宗正，官名，秦置，掌皇族之事，以皇族任之。劉向，漢之宗室，宣帝招選名儒材俊，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焉，元帝時爲中壘校尉。著有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四〇)〔閔〕病也。(四一)〔赫然〕怒貌。(四二)〔搃〕總持之也。(四三)〔擧〕拔也。(四四)〔鄉風馳義〕鄉，音嚮。慕義馳驅而來也。(四五)〔資〕服也，懷德而服也。(四六)〔獫狁〕或作獫狁，北狄名，周宣王時入寇，逼近京邑，王命方叔尹吉甫伐之，逐之太原而歸。按卽秦漢之匈奴也。(四七)〔嘽嘽〕如霆如雷。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詩經小雅采芣之詩也。嘽，音澗。焯，音推。嘽嘽，衆也，盛也。謂車卒旣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四八)〔有嘉折首獲匪其醜〕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爲善。(四九)〔司馬法〕晉名，古代之兵書也。(五〇)〔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詩經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禮樂之，多受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五一)〔捐命〕捐棄其軀命，言無所顧也。(五二)〔挫於刀筆之前〕挫，屈折也。

乃筆，謂吏也。(五三)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謂伐楚資苞茅及會王世子於首止。(五四)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春秋魯僖公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五五)「行事」已行之事，謂滅項之事也。(五六)「廬」與僅同，僅少也。(五七)「復費」復，償也，償其所費也。(五八)「孝武」即漢武帝，名徹，景帝之子。(五九)「常惠」漢武帝時隨蘇武使匈奴，拘留十餘年始還。昭帝命拜光祿大夫，本始間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還封長羅侯。(六〇)「鄭吉」漢人，以卒伍從軍爲郎，數出西域，習外國事，宣帝時攻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累官衛司馬，爲西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以功封安遠侯。漢之號令碩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吉。(六一)「谷永」谷吉之子也，漢成帝建始初，對賢良策，舉上第。永精於京氏易，故善言災異，仕終大司農。(六二)「宣室」漢未央宮前殿正室也。宣，讀如噎。(六三)「罷癯」罷，讀如疲。癯，羸病也。(六四)「故事」謂以舊事測之也。

沉黑江明妃青塚恨(一)

馬致遠

(番使護旦上，奏胡樂科)

且 妾身王昭君，自從選入宮中，被毛延壽將美人圖點破，送入冷宮。甫能得蒙恩幸，又被他獻與番王形像。今擁兵來索，待不去，又怕江山有失；沒奈何將妾身出塞和番。這一去，胡地風霜怎生消受也？自古道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駕引文武內官上)

駕 今日灞橋(二)餞送明妃，卻早來到也？

(雙調新水令)錦貂裘生改盡漢宮妝，我則索看昭君畫圖模樣。舊恩金勒(三)短，新

恨玉鞭長。本是對金殿鴛鴦，分飛翼，怎承望！

您文武百官，計議怎生退了番兵，免明妃和番者？

（駐馬聽）宰相每（四）商量，大國使還朝多賜賞。早是俺夫妻悒快，（五）小家兒出外也搖裝。尙兀自渭城（六）衰柳助淒涼，共那灞橋流水添惆悵。偏您不斷腸，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

（做下馬科，與旦打悲科）

左右，慢慢唱者，我與明妃餞一杯酒！

（步步嬌）您將那一曲陽關（七）休輕放，俺咫尺如天樣。慢慢的捧玉觴，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時光。且休問劣了宮商，您則與我半句兒俄延着唱。

番使 請娘娘早行，天色晚了也！

駕 （落梅風）可憐俺別離重，你好是歸去的忙。寡人心先到他李陵臺（八）上，回頭兒卻纔魂夢裏想，便休題貴人多忘。

旦 妾這一去，再何時得見陛下？把我漢家衣服都留下者。正是，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色？

（留衣服科）

駕 （殿前歎）則甚麼留下舞衣裳，被西風吹散舊時香，我委實怕宮車再過青苔巷，猛到

椒房。(九)那一會想，鏡裏妝，風流相，兜的又橫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幾時似蘇武還鄉。

番使 請娘娘行罷，臣等來多時了也！

駕 罷，罷，罷！明妃，你這一去，休怨朕躬也！

(做別科)

我那裏是大漢皇帝！

(雁兒落)我做了別虞姬楚霸王，(二〇)全不見守玉關(二一)征西將。這裏取保親的

李左車，(二二)送女客的蕭丞相。(二三)

尙書 陛下不必掛念。

駕 (得勝令)他去也，不少架海紫金梁，枉養着那邊庭上鐵衣郎。(二四)您也要左右人

扶持，俺可甚糟糠妻下堂。(二五)您但提起刀槍，卻早小鹿兒心頭撞。今日央及煞

娘娘，怎做的男兒當自強？

尙書 陛下，咱回朝去罷！

駕 (川撥棹)怕不待放絲繯，咱可甚鞭敲金鐙響。你管攪理陰陽，(二六)掌握朝綱，治

國安邦，展土開疆。假若俺高皇(二七)差你個梅香，背井離鄉，臥雪眠霜。若是他不

戀恁春風畫堂，我便官封你一字王。(二八)

尙書 陛下不必苦死留他，着他去了罷！

鴛 (七弟兄) 說甚麼大王不當戀王嬙？兀良，怎禁他臨去也回頭望？那堪這散風雪旌節影悠揚，動關山鼓角聲悲壯？

(梅花酒) 呀，俺向着這迴野悲涼，草已添黃，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搊起纓鎗，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餼糧，(一九) 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擣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變輿，(二〇) 返咸陽；(二一) 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遶迴廊；遶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二二) 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 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二三) 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 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

鴛 (鴛鴦煞) 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二四) 講。不見他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竚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鴈南翔，呀呀的聲嘹唳，卻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响！

(駕下。番王引部落擁昭君上)

番王 今日漢朝不棄舊盟，將王昭君與俺番家和親，我將昭君封爲「寧胡閼氏」，(二五) 坐我

正宮，兩國息兵，多少是好。衆將士傳下號令，大衆起行，望北而去！

（做行科）

旦 這裏甚地面了？

番使 這是黑龍江番漢交界去處，南邊屬漢家，北邊屬我番國。

旦 大王借一盃酒，望南澆奠，辭了漢家，長行去罷！

（做奠酒科）

漢朝皇帝，妾身今生已矣，尙待來生也！

（做跳江科，番王驚救不及，歎科）

番王 嗚，可惜，可惜，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罷，罷，罷，就葬在此江邊，號爲青塚

者！我想來人也死了，枉與漢朝結下這般縫隙，都是毛延壽那厮搬弄出來的。把都兒，

（二六）將毛延壽拿下，解送漢朝處治，我依舊與漢朝結和，永爲甥舅，卻不是好。則爲

他丹青畫誤了昭君，背漢主暗地私奔，將美人圖又來哄我，要索取出塞和親。豈知道投

江而死，空落的一見消魂。似這等姦邪逆賊，留着他終是禍根。不如送他去漢朝哈喇，

依還的甥舅禮，兩國長存。

（下）

註釋（一）（沉黑江明妃青塚恨）本劇原題爲沈黑江明妃青塚恨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劇中事實：漢元帝欲選天下美色

充後宮，使毛延壽爲選擇使，圖形進呈，諸宮人皆賄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秭歸王長者女名嬪，字昭

君，顏色最麗，既被選，毛欲索黃金百兩，嬪不與，遂被點污圖形，退居冷宮。嬪工琵琶，在宮奏曲，爲帝所聞，既召見，卽封爲明妃。毛恐見罪，卽攜美人圖送往番邦，獻呼韓邪單于，遂使向漢朝求索王嬪。元帝無奈，命嬪出塞和番，嬪行至黑龍江，卽投江而死。單于慮結怨，因縛送毛廷壽於漢，遂斬以祭嬪。青冢，在今綏遠歸綏城南三十里。方輿紀要：「塞草皆白，惟此獨青，故名。」或云：墓無草木，遠而望之，冥濛作綠色，故云青冢。(一)〔渭橋〕橋在陝西長安縣東，古嘗爲送客離別地，亦稱銷魂橋。(二)〔勒〕馬絡頭也。(三)〔宰相每〕猶宰相們也，爲元代方言。(四)〔快〕心不樂也。(五)〔渭城〕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六)〔陽關〕曲名，唐王維送人使西安：「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歌入樂府，以爲送別之曲。陽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南百五十里，爲出塞必經之道。(七)〔李陵臺〕在今山西大同縣西北，漢李陵嘗登臺望鄉，因亦稱望鄉臺。(八)〔椒房〕漢時宮殿名，在未央宮，爲皇后所居。爾雅翼：「椒實多而香，漢世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蕃延盈升；以椒塗屋，亦取其溫暖。」(九)〔別處姬楚霸王〕項羽自爲西楚霸王，後被漢軍圍垓下，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難不逝，難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姬和之曰：「漢兵北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遂自刎。羽亦自刎於烏江之上。(一〇)〔玉關〕關名，在陽關之西北，爲通西域要道。(一一)〔李左車〕漢人，初仕趙，封廣武君，韓信張耳引兵擊趙，左車說陳餘絕韓信輜重，陳餘不聽，遂爲信用背水陣所斬。信後以千金募得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下燕齊諸城。(一二)〔蕭丞相〕謂漢蕭何，沛人，天下定，以功第一封鄜侯，爲開國名相。(一三)〔鐵衣郎〕指漢之將士。(一四)〔糟糠妻下堂〕後漢書：「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謂貧賤時與共食糟糠也。俗稱妻爲糟糠本此。(一五)〔變理陰陽〕愛，和也；理，治也。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一六)〔高皇〕謂漢高祖。(一七)〔一字王〕遠史有一字王之稱，如趙王、魏王之類，皆國王也。若郡王則必二字，如混同郡王、蘭陵郡王之類，較一字王爲卑。(一八)〔饑糧〕乾糧也。(一九)〔鑾輿〕天子所御之車也。(二〇)〔咸陽〕在今陝西長安縣東，秦故都也。漢都在長安，隔渭水，與秦咸陽宮相對。(二一)〔寒蟬〕即寒蟬，蟬之一種，體長寸許，胸背有黑綠斑紋，翅透明，脈作淡褐色，秋季鳴於日暮，其聲幽抑。蟬，音將。(二二)〔昭陽〕漢宮殿名，皇后所居。(二三)〔編修〕官名，宋有史官編修，掌修國史。(二四)〔國氏〕音燕支，匈奴皇后之

稱。(二六)〔把都兒〕一稱拔都魯或霸都魯，元人語，譯言勇士。

作者小傳 馬致遠，元大都人，號東籬，任江浙行省務務官，工樂府，與關漢卿、鄭光祖、白樸稱四大家，有漢宮秋等雜劇。

馬援傳

范曄

馬援，字文淵，扶風(一)茂陵(二)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三)子孫因以馬爲氏。

援少有大志，爲郡督郵，(四)送犯至司命(五)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轉游隴漢(六)間。嘗謂賓客曰：「大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頌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王莽(七)末，避地涼州，(八)因留西州。(九)隗囂甚敬重之，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一〇)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甚陳陞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一一)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一二)此子何足久稽(一三)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一四)井底蛙耳！(一五)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一六）笑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一七）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一八）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一九）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二〇）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援歸謂囂曰：「朝廷才明勇略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大度，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何如高帝？」援曰：「不如高帝，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既而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二一）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離囂之黨。帝自西征囂，至漆，（二二）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有土崩（二三）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直昭然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囂衆大潰。

九年拜太中大夫，副來歙平涼州。西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二四）屬縣多爲敵有。來歙因奏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帝因拜援爲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守塞諸羌八百餘人詣援降。其餘諸種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拒浩（二五）陞。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遁，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敵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二六）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二七）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詔武威（二八）太守，（二九）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三〇）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由是諸種悉降。

隴西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或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優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三一）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三二）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三三）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

(三四)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交阯(三五)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三六)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爲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山刊(三七)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至禁谿，又數敗之，賊衆散去，因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遂封新息侯。旋又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兩萬餘人，進擊九真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三八)南悉平。

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三九)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四〇)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四一)還京師。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四二)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北人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討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還月餘，會匈奴寇扶風，援以三輔(四三)侵擾，園陵(四四)危逼，因請行，許之。復出屯襄國。(四五)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四六)五溪(四七)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四八)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援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四九)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軍至臨鄉，(五〇)遇賊攻縣，

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

初軍次下嶺，(五一)有兩道可入，從壺頭，(五二)路近而水險；從充，(五三)則塗夷(五四)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屋，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流涕。尋病卒。

註釋

(一)〔扶風〕郡名，在陝西咸陽縣東。(二)〔茂陵〕本漢武帝陵也。初置茂陵邑，漢宣帝時置爲縣，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三)〔馬服君〕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爲馬服君。」(四)

〔督郵〕官名，漢置，爲郡守佐吏，主督察屬縣愆尤。郵卽尤之借字也。(五)〔司命〕王莽置司命官，上公以下皆糾察。

(六)〔隴漢〕謂隴西郡漢陽郡。(七)〔王莽〕字巨君，弑平帝，立孺子嬰，莽攝政，號假皇帝。尋篡漢位，國號新，法令煩苛，赤眉綠林諸盜同時邊起。光武起兵討之，莽敗，被殺。在位十五年。(八)〔涼州〕卽今甘肅省地，涼者，地處西方，常寒涼也。(九)〔西州〕卽今新疆吐魯番縣鄯善縣之地。(一〇)〔閉〕音翰，說文曰：「閉、閭也。」杜預

左傳注：「閉，閭門也。」(一一)〔吐哺〕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哺，口中嚼食也。(一二)〔修飾邊幅〕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一三)〔稽〕留也。(一四)〔子陽〕公孫述字子陽。

(一五)〔井底蛙〕言志識褊狹，如井底之蛙，事見莊子秋水篇。(一六)〔世祖〕東漢光武帝廟號世祖。(一七)〔陸載〕

陸載，謂衛者持戟俠陸也。(一八)〔簡易〕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故云簡易也。(一九)〔盜名字〕，竊帝號也。

(二〇)〔恢廓〕廣大也。(二一)〔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爲人無所輕重也。按車前高曰軒，後低曰輕，

詩經小雅六月：「如輕如軒。」(二二)〔漆〕漆縣屬，漢右扶風。(二三)〔土崩〕謂崩散也。莊子養生主：「操然已

受國文選 第一册

解，如土委地。」註云：土委地，則崩散。(二四)〔金城〕漢郡名，今甘肅舊蘭州西寧二府地。治允吾，在今甘肅皋蘭縣西北黃河北岸。(二五)〔浩靈〕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二六)〔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青海樂都縣西。(二七)〔湟中〕當今青海東部近甘肅處。(二八)〔武威〕郡名，在今甘肅境，治姑臧，即今武威縣。(二九)〔武威太守〕東觀記曰：梁統也。(三〇)〔塢侯〕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隄。侯，土堡也，謂以伺望敵人，故曰侯，或加土字作墩。(三一)〔旅距〕不從之貌。(三二)〔狄道〕漢縣名，故城在今甘肅臨洮附近。(三三)〔燒虜〕謂燒當，西羌之一種。(三四)〔良〕甚也。(三五)〔交趾〕郡名，漢置，當今安南北部地。亦作交趾。(三六)〔九真〕日南合浦均漢郡名。九真在今安南北部，日南在今安南南部，合浦在今廣東境內。(三七)〔刊〕除也。(三八)〔嶠〕嶺橋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三九)〔駭〕乖舛也。(四〇)〔駱越〕古百越之一種，居安南。(四一)〔振旅〕出軍戰勝整隊而歸也。周禮：「中春教振旅。」即兵歸整陣之法。(四二)〔平陵〕漢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十五里。(四三)〔三輔〕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地在今陝西中部。(四四)〔園陵〕天子之塋墓也。(四五)〔襄國〕縣名，故城在今河北邢台縣西南。(四六)〔武陵〕漢郡名，在今湖南省境。(四七)〔五溪〕酈道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橫溪、酉溪、漁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四八)〔蠻縵〕勇貌，東觀記作：「曠哉是翁！」(四九)〔案〕畫也。(五十)〔臨鄉〕在湖南常德縣古城山上，即沅南故城。水經注：「沅南縣城，馬援討臨鄉所築。」(五一)〔下雋〕縣名，故城在今湖南沅陵縣東北。(五二)〔壺頭〕山名，在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五三)〔充〕縣名，屬武陵郡。(五四)〔夷〕平也。

作者小傳 范曄，南朝宋人，字蔚宗，博涉經史，善屬文，能隸書，曉音律，始爲尚書吏部郎，宋文帝元嘉初，彭城太妃卒，曄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家後漢書，成一家之作。累遷太子左衛將軍，意志不滿，與魯國孔照先謀逆伏誅。

班超傳

范曄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一）人，徐令彪（二）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三）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四）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五）張騫（六）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七）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久之，顯宗（八）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九）後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一〇）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一一）將兵別擊伊吾，（一二）戰於蒲類海，（一三）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一四）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一五）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

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徇，徇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一六）之乎！」徇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

是時于寘（一七）王廣德新攻破莎車，（一八）遂雄張南道，（一九）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二〇）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時龜茲（二一）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二二）攻破疏勒，（二三）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二四）九十里，逆遣吏田慮（二五）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一

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皆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二六）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二七）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二八）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二九）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三〇）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建初（三一）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三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三三）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匡（三四）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五小吏，實願從谷吉効命絕域，（三五）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三六）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三七）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三八）號爲

斷匈奴右臂。(三九)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四〇)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四一)備嘗艱屨。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領可通；蔥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四二)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四三)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四四)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僇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四五)及義從(四六)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四七)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四八)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四九)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五〇)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真，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

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之譏，（五一）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五二）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五三）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五四）詣超。超密勒兵待之，以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五五）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五六）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

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五七）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五八）師子，（五九）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六〇）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六一）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六二）尉犁（六三）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隗支奉牛酒迎

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六四)七月晦，(六五)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六六)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六七)破白山，(六八)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六九)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七〇)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七一)改立其王而綏(七二)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

夷之和，(七三)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七四)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七五)狐死首邱，(七六)代馬依風。(七七)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七八)常恐年衰，奄忽(七九)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八〇)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八一)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八二)但願生入玉門關！(八三)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八四)隨獻物入塞，(八五)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士。」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八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八七)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八八)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八九)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使爲上損國家累

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九〇）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九一）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句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九二）子方哀老之惠。（九三）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九四）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九五）衛姬（九六）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九七）

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九八）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九九）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一〇〇）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一〇一）如超所

戒。

註釋 (一)〔扶風平陵〕扶風，郡名，今陝西舊關中道西部之地。平陵，本漢昭帝陵，因置縣，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二)〔徐令彪〕徐，漢縣名，漢時屬臨淮郡，郡在今安徽盱眙縣西北。令，縣令也。彪，東漢安陵人，字叔皮，光武時，拜徐令。採前史遺事，旁貫異聞，繼司馬遷史記作後傳數十篇，子固用之以作前漢書。彪二子，長即固，次即超也。(三)〔永平〕東漢明帝年號。(四)〔兄固被召詣校書郎〕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貫載籍，明帝奇之，以爲郎，典校祕書。續父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五)〔傅介子〕漢北地人，昭帝元鳳中，以駿馬監出使大宛，責樓蘭龜茲國，以計斬樓蘭王，以首詣闕，封義陽侯。(六)〔張騫〕武帝建元中爲郎，應募使西域，經匈奴，被留十餘歲，亡走大宛，抵康居，轉至大月氏，還復爲匈奴所得，亡歸，拜大中大夫。後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封博望侯。(七)〔研〕與硯同。(八)〔顯宗〕即漢明帝，名莊，光武帝之子，在位十八年。(九)〔除超爲蘭臺令史〕除，拜官也。蘭臺令史，官名，秩百石，掌書奏及印主文書。(一〇)〔奉車都尉竇固〕奉車都尉，官名，秩二千石，掌御乘輿車。竇固，東漢平陵人，少尙光武女涅陽公主，爲黃門侍郎，中元初襲父封顯親侯。明帝時以固習邊事，拜奉車都尉，出屯涼州，擊呼延王；復出玉門，降車師，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章帝時卒，諡文。(一一)〔假司馬〕軍官名，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一二)〔伊吾〕或稱伊吾盧，地爲匈奴呼延王庭，即今新疆哈密縣。(一三)〔蒲類海〕即今新疆鎮西縣城西北之巴里坤湖，漢時屬蒲類國。(一四)〔從事郭恂〕從事，佐吏之稱，郭恂，時爲正使，超爲副使。(一五)〔侍胡〕給事左右之胡人。(一六)〔掾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乎〕掾，古佐貳官之通稱，正曰掾，副曰屬。超以稱恂也。獨擅，謂獨擅其功也。(一七)〔于真〕一作子闐，在今新疆和闐縣地。(一八)〔莎車〕國名，即今新疆莎車縣地，土名葉爾羌。(一九)〔南道〕謂天山以南一帶，今稱天山南路。天山北路爲匈奴之一部，及烏孫國；南路爲車師、鄯善、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國。于真至東漢甚強，與鄯善稱南道二大國。(二〇)〔騎馬〕黃馬黑喙者。駟，音乖或瓜，義同。(二一)〔龜茲〕音鳩茲，國名，即今新疆庫車縣地，國治延城，在今庫車城南百四十里。(二二)〔北道〕即天山北路。(二三)〔疏勒〕國名，即今新疆

疏勒縣及英吉沙爾之地。(二四)(葉城)疏勒地。(二五)(田慮)班超屬吏。(二六)(焉耆)國名，即今新疆焉耆縣。(二七)(都護陳睦)都護，始爲前漢宣帝置西域之官，其初未盡併北道，祇稱護鄯善以西使者，後并護北道，因號都護，都，總也，謂總護南北道。陳睦爲都護時，郭恂爲副校尉，睦既攻沒，恂亦被殺。(二八)(姑墨)國名，在溫宿之東，即今新疆拜城縣地，國治南城，即今拜城西南之哈喇裕勒衰地。(二九)(蕭宗)即章帝，名熒，明帝子，在位十三年。(三〇)(尉頭)國名，治尉頭谷，即今新疆烏什縣地。(三一)(建初)章帝年號。(三二)(拘彌)一作扞彌，國名，即今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三三)(石城)姑墨地。(三四)(區)音頗，遂也。(三五)(合吉效命絕域)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爲鄧支所殺。(三六)(魏絳)春秋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無終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絳因言和戎五利，晉侯乃使絳盟諸戎，晉無戎患，得專力諸夏，因以復霸。(三七)(鉛刀)言以鉛爲刀，形其鈍也，超以自喻，謙下之辭。楚辭：「捐棄大阿，寶鉛刀兮。」(三八)(三十六國)皆西域國，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爲：婼羌、樓蘭(即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拘彌、戎盧、渠勒、(上八國在敦煌西，于闐東，今皆淪爲沙漠)于闐、皮山(今皮山縣)、難兜、烏秣(音茶、二國爲今巴達克山地)、西夜(今莎車縣南)、子合(今葉城縣)、蒲犂(今蒲犂縣)、依耐(今英吉沙爾縣)、無雷(在帕米爾地方)、大宛、桃林、休循、捐毒(三國皆葱嶺間小國)、莎車、疏勒、尉頭、姑墨、溫宿(今阿克蘇縣)、龜茲、尉犂、渠犂、危須、焉耆(四國皆焉耆縣)、車師、墨山(在今羅布泊北)、劫、狐胡、(二國皆在今鄯善縣)、烏壘(在今輪臺縣)、是謂城郭三十六國。其始西域諸國，本止此數，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三九)(匈奴右臂)前漢書：「漢遣公主爲烏孫夫人，結爲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爲右，故曰右臂。(四〇)(日之所入)西域傳：「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皆近日所入云。」(四一)(絕域)隔絕之地域，謂遠也。管子：「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四二)(溫宿)國名，即今新疆，阿克蘇，溫宿等縣之地。(四三)(執)與勢同。(四四)(區區)小也。(四五)(弛刑)謂不加鉗刑之罪犯也。鉗刑，古刑法，以鐵束頸也。後漢書光武帝紀：「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將弛刑，補理城郭。」(四六)(義從)謂見義而從戎之人也。猶後世之義徒，義勇。(四七)(武帝妻以公主)武

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古夫人。(四八)〔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宣帝卽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漢。烏孫願發國中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牛羊七千餘萬。

(四九)〔假鼓吹幢麾〕鼓吹幢麾，皆大將軍所有之儀仗，超非大將軍，故言假。鼓吹，爲胡樂之橫吹，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軍歌也。幢、麾，儀仗旌旗之屬，謂以鳥翼爲之。幢之麾也。(五〇)〔大小昆彌〕烏孫國王號昆莫，及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彌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之號也。(五一)〔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讓〕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告，母尙織自若。有頃一人又告之，母懼，投杼踰牆而走。見戰國策。(五二)〔將〕送也。(五三)〔烏卽城〕疏勒地。(五四)〔輕騎〕輕裝迅速之騎兵也。(五五)〔須〕待也。(五六)〔陰緩所得生口〕生口，謂俘虜之人。緩，寬也，謂暗中寬緩俘虜之監禁，俾俘虜乘隙逃歸報告其所聞也。(五七)〔徵〕音邀，遮也。(五八)〔符拔〕續漢書：「符拔，獸名，形似麟而無角。」漢書西域傳：「烏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五九)〔師子〕獅子，古皆作師子。(六〇)〔永元〕和帝年號。(六一)〔醫〕曉諭也。(六二)〔危須〕國名，卽今新疆焉耆縣地。(六三)〔尉犂〕國名，卽今新疆尉犁縣北，庫爾勒城之東，羅布泊以北之地。(六四)〔厲度〕度與渡通。爾雅：「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言以衣涉水也。(六五)〔晦〕陰曆每月之末日也。(六六)〔氓〕民也。(六七)〔右地〕謂要地也。漢書：「遺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六八)〔白山〕卽天山。廣志：「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六九)〔元元〕民也。戰國策：「子元元。」注：「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七〇)〔縣度〕山名，甚險峻，須以繩索懸縋而過，故名。(七一)〔賓從〕服從也。(七二)〔綏〕安也。(七三)〔和〕順也，諧也。書經：「協和萬邦。」(七四)〔錫〕音消，除去之也。(七五)〔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禮記「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七六)〔狐死首邱〕禮記：「狐死正丘首，仁也。」注：「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今人稱反葬故鄉爲歸正首丘，本此。(七七)〔代馬依風〕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七八)〔犬馬齒〕犬馬齒，自稱其年歲之謙辭。蠶殘滅也，盡也。(七九)〔忘忽〕疾

貌，猶倏忽也。(八〇)(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八一)(屯部)屯兵之所也。勒兵而守曰屯。(八二)
〔酒泉郡〕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西北。(八三)(玉門關)在今甘肅燉煌縣西，漢時爲通西域要道。(八四)(勇)超之少
子，有父風，和帝時爲西域長史，悉平車師六國，又發諸國兵擊降匈奴。後與張朗同攻焉耆，朗邀功先至受降，勇以後
期下獄免。(八五)(隨職物入塞)東觀記：「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八六)(昭)超之妹一
名姬，字惠姬，博學高才，適曹世叔壽。世叔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家，讀如姑)作女誡
七章。兄固著漢書未就死，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八七)(金夷)刃傷也。金指戈矛之屬。夷，傷也。(八八)(索)
盡也。(八九)(姦究)晉經：「寇賊姦究。」注：「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究。」究音軌。(九〇)
〔喻望〕踰，與遙通，遠也。(九一)(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七尺謂二十歲，六尺卽十五歲也。(九二)(文王葬國之恩)文王，周文王也，嘗出
遊，見枯骨，使葬之，諸侯皆謂其澤及枯骨，遂相率歸周。(九三)(子方哀老之惠)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
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九四)(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經
大雅也。汙，音迄，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九五)(趙母)謂戰國時趙奢之妻趙
括之母也。秦趙構兵，括爲將，其母上誓言括不可將，王勿聽，括母請毋隨坐，王許諾。括既爲將，秦將白起縱奇兵大
破之，射殺括，趙卒被阮者四十五萬。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九六)(衛姬)春秋齊桓公夫人，衛侯之女，桓公與
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九七)(射聲校尉)漢官名，掌待詔射聲。土工射者冥冥中聞聲，射
則中之，因以名也。(九八)(中黃門)官名，後漢黃門令，中黃門諸官，皆宦者任之。(九九)(賙)音豐，去聲，贈死
之物也。公羊傳：「車馬曰賙，貨財曰賙。」(一〇〇)(落佚)舒緩也。佚，音迭。(一〇一)(徵)與懲通。

虞詡傳

范曄

虞詡字升卿，陳國(一)武平(二)人也。早孤，孝養祖母，辭不應舉。祖母終，始辟太尉李

修(三)府，拜郎中。永初(四)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五)大將軍鄧騭(六)欲棄涼州，議者咸同。詔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洲既棄，即以三輔(七)爲塞，則園陵單外，(八)此不可之甚者也！語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九)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二〇)爲卒，太公(一一)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衣猶有所完，詔恐其疽食侵淫，(一二)而無限極，棄之非計。」

修曰：「吾意不及此，微(一三)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一四)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一五)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一六)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鄧騭兄弟以詔異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詔。後朝歌(一七)賊竄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詔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也？」

始到，謁河內(一八)太守馬稜，(一九)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二〇)反上朝歌耶？」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籌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

郊，(二一)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二二)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兵庫，守成臯，(二三)斷天下右臂，(二四)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二五)而已。」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貫(二六)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緹(二七)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後羗寇武都，(二八)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羗乃率衆數千，遮(二九)詔於陳倉(三〇)崤谷(三一)，詔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鈔(三二)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士吏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三三)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三四)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悉無不中，羗乃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買(三五)易

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由是敗散，南入益州。(三六)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

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詔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於是水運利，歲省四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三七)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

永和初，(三八)遷尙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註釋 (一)〔陳國〕春秋國名，今河南舊開封府以東，南至安徽舊亳州皆其地。(二)〔武平〕縣名，後漢置，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東北，地當今河南安徽交界之處。(三)〔李修〕修字伯游，襄城人。(四)〔永初〕東漢安帝年號。(五)〔井洸〕井州在今山西境內，涼州在今甘肅境內。(六)〔鄧騭〕字昭伯，鄧禹之孫，鄧訓之子，新野人。騭以後兄累遷車騎將軍，西羌叛，詔騭將兵討平之，拜大將軍。(七)〔三輔〕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今陝西省中部之地。(八)〔關陵軍外〕關陵，天子之塋墓也。軍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九)〔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秦時白起、王翦、漢公孫賀、傅介子、李廣、李蔡、趙充國等皆名將也。丞相則蕭何、曹參、魏邨、韋賢、韋玄成、平當、平晏之類。關西，指函谷關以西之地，今陝西甘肅二省。關東，函谷關以東，今河南山東等地。(一〇)〔賁育〕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賁能生拔牛角，育能生拔牛尾。(一一)〔太公〕謂周初賢臣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尚。初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稱太公望。世傳兵書有六韜六卷，舊題呂望撰。(一二)〔直食侵淫〕直，癰瘡也。侵淫，漸進也。(一三)〔微管仲〕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一四)〔卒然〕卒音猝，卒然，匆遽也，今多作猝也。

然。(一五)(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尉、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一六)(除爲冗官)拜官曰除，冗官，散官也。(一七)(朝歌)漢朝歌縣故城在今河南省淇縣東北。(一八)(河內)漢郡名，治懷縣，地當今河南省武陟縣附近。(一九)(馬陵)字伯威，茂陵人，馬援族孫也。(二〇)(謀謨廟堂)謀謨，議謀也，廟堂朝廷也。(二一)(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郊也。(二二)(敖倉)敖山名，詩小雅車攻曰：「搏獸于敖。」卽此也。秦於此築大倉，亦曰敖庾，在河南滎陽縣西北。東觀漢記曰：「滎水縣彭城廣陽廬江九江穀九十萬斛送敖倉。」(二三)(成臯)漢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汜水縣境。(二四)(右臂)喻要便也。(二五)(閩)與礙同。(二六)(賁)音世，赦也。國語：「吾先君闔廬，不賁不忍。」(二七)(緹)卽縷字。(二八)(武都)漢郡名，今甘肅之武都文成徽及陝西寧羌等縣是其地。治武都，故城在今甘肅成縣西八十里。(二九)(速)要也，闕也。(三〇)(陳倉)山名，在陝西寶雞縣南，一名寶雞山。水經注：「陳倉縣有陳倉山。」蓋縣以山名也。(三一)(嶺谷)卽陳倉大散關。(三二)(鈔)略也。(三三)(孫臏滅寇)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寇，明日爲五萬寇，明日爲三萬寇。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三四)(赤亭)在甘肅成縣西南。(三五)(賈)易也。(三六)(益州)在今四川省境內。(三七)(裁)通棗，漢書功臣傳：「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三八)(永和)東漢順帝年號。

皇甫規傳

范曄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一)朝那(二)人也。永和(三)中，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率郡兵擊之。規時雖布衣，見賢不恤軍士，料其必敗，因上書言狀。已而果敗，郡將知規有兵略，命爲功曹，(四)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勝之，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五)後羗衆大合，攻燒隴西，(六)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自效曰：「羗戎潰叛，皆由邊將失於

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邀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七）之聲。會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此臣所以搏手（八）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二郡，（九）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一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一一）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桓帝不能用。

梁太后（一二）臨朝，規舉賢良方正，（一三）梁冀（一四）忿其對策（一五）刺已，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幾陷死，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梁冀誅。時泰山（一六）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一七）宗資討之，未服，特召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賊悉平。

延熹（一八）四年，西羌寇掠關中，（一九）規素悉羌事，志在奮效，復上疏乞冗官以備單車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悉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乃命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二〇）兵。討零吾（二一）等破之，斬首八百餘級。先零（二二）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屬國都尉李翕，及張稟郭閎趙熹等，並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

規出身數年，持節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羗，令其文降。(二三)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二四)其年冬徵還，中常侍徐璜左瑄欲從求貨不得，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三五)諸公及太學生三百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而已爲副，詔從之。熹平(二六)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

註釋 (一)(安定)漢郡名，甘肅舊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之地。(二)(朝那)漢縣名，故城在今平涼縣西北。(三)(永和)後漢順帝年號。(四)(功曹)官名，漢有功曹史，爲郡屬吏，掌選舉功勞。(五)(上計掾)漢官名，郡國每歲遣詣京師進計簿者。(六)(隴西)郡名，秦置，卽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治狄道，故城在今甘肅臨洮縣東北。(七)(振旅)出軍戰勝整隊而歸。(八)(搏手)兩手相擊也。(九)(二郡)謂安定隴西也。(一〇)(校尉)武官名，如城門校尉，司隸校尉，護羌校尉等，其秩皆二千石。(一一)(更)卽更事之更，謂已有閱歷也。(一二)(梁太后)卽順帝之后大將軍梁商之女順烈梁皇后也。(一三)(賢良方正)科舉之一，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舉賢良方正始此。唐宋皆沿之。(一四)(梁冀)梁后之兄，順帝拜爲大將軍，及冲帝崩，冀立質帝，旋醜之立桓帝。冀一門三后六貴人七侯二大將軍，尙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尹將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後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冀，諸梁及妻孫氏中外宗親無少長皆棄市，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籍其財貨合三十餘萬萬。(一五)(對策)科舉時試士，發策問之，使之條對也。亦曰策問，始於漢時。(一六)(泰山)郡名，治博，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一七)(中郎將)漢時中郎掌宿衛侍直，屬郎中令，分三署，曰五官，左，右。置將領之，謂之中郎將。(一八)(延熹)後漢桓帝年號。(一九)(關中)卽今陝西省。關中記：「東自函關，西至隴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亦曰四塞。」(二〇)(關西)指函谷關以西之地，卽今陝西甘肅二省是。(二一)(零吾)羌種名。(二二)(先零)羌種名。(二三)(文降)以文

儻虛降，非真心也。(二四)(訟)爭辯曲直曰訟。(二五)(廷尉)官名，掌刑獄，漢嘗更名大理，旋仍名廷尉，相當於今最高法院院長。(二六)(熹平)後漢靈帝年號。

段熲傳

范曄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一)人也，少習弓馬，尙游俠，輕財賄(二)長乃折節(三)好古學。初舉孝廉，(四)遷遼東(五)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卽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敵信之，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延熹(六)二年，遷護羌校尉。四年冬，隴西(七)牢姐烏吾(八)諸種兵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九)義從(一〇)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一一)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一二)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一三)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斬獲甚衆。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敵遂饑困敗散。熲九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一四)熲遂封爲都鄉侯，西羌於此弭定。

東羌先零（一五）等自覆沒馬賢後，數寇三輔，（一六）降叛不一。桓帝問頰曰：「東羌先零等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一七）各擁強衆不能輯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方略。」頰曰：「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一八）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如此則羣寇破盡，北人長服。」帝許之。頰遂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一九）直指高平（二〇）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羌兵盛，頰衆恐，頰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又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必死，須努力共功名。」囚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夾擊之，羌衆大潰，斬獲甚衆。

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二一）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傍郡戶口，數爲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蝎於室內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二二）願卒斯言，不失權便。」因遣田晏夏育進據凡亭山上。羌恐，來攻，晏等殊死戰，大破之。羌奔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遣人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兵啣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又遣張愷等將兵上東山。羌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頰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卻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

敗散，深山窮谷，處處皆盡。斬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二三）漢陽隴西（二四）三郡，東卷悉平。

頌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二五）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葍（二六）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光和（二七）二年爲太尉，（二八）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二九）時司隸校尉陽球（三〇）奏誅王甫（三一）並及頌，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頌字紀明，與皇甫威明（三二）張然明（三三）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明云。

註釋（一）〔武威姑臧〕武威郡漢武帝置，治姑臧，即今甘肅武威縣。（二）〔賄〕財也。（三）〔折節〕言頌改其舊所爲也。（四）〔孝廉〕漢武帝始令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歷代因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以爲定例。明清稱舉人爲孝廉，蓋世俗以古名相尊耳。（五）〔遼東〕郡名，即今遼東半島，在遼河以東，故名。（六）〔廷熹〕東漢桓帝年號。（七）〔隴西〕今甘肅地。（八）〔牢姐烏吾〕西羌種名。（九）〔湟中〕在青海東北境，及甘肅舊西寧道之地，漢時羌人所居。（一〇）〔義從〕自齊願從行者。（一一）〔稽固〕猶停留也。（一二）〔陸梁〕跳梁也，叛亂之義。（一三）〔唐突〕抵觸也。（一四）〔落〕部落或村落也。（一五）〔先零〕漢時羌屬，今甘肅導河縣以西至青海之境皆其所據也。零，音連。（一六）〔三輔〕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今陝西省中部之地。（一七）〔張奐〕後漢酒泉人，累遷安定屬國都尉，甚爲羌人所服，遷使匈奴中郎將，召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入寇。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匈奴聞奐至，相率來降。（一八）〔雲中五原西至漢陽〕雲中郡治雲中縣，當今綏遠托克托城。五原郡，治九原，即今綏遠五原縣。漢陽，郡名，當今甘肅天水甘谷等地。（一九）〔彭陽〕漢縣名，故城在今甘肅鎮原縣東八十里。（二〇）〔高平〕漢縣名，即今甘肅固原縣。（二一）〔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宣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二二）〔軍不內御〕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二三）〔安定郡〕甘肅舊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之地，治高平，即今甘肅固原縣，後漢徙治臨涇，在今甘肅鎮原縣南五十里。（二四）〔隴西郡〕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州之地，治狄道，在今

甘肅臨洮東北。(二五)(瞻省)臨視也。(二六)(幕)席也。(二七)(光和)漢靈帝年號。(二八)(大尉)秦官，掌武事，漢因之，武帝改爲大司馬，光武帝復名大尉。(二九)(廷尉)秦官名，掌刑獄，漢嘗改稱大理，旋仍名廷尉，相當於今之最高法院院長。(三〇)(司隸校尉陽球)司隸，周禮秋官之屬，掌帥領罪隸俘虜以給勞役。漢武帝仿置司隸校尉，始亦使將徒治道路溝渠之役，兼督大姦猾，後稍尊之，使察畿輔。陽球，泉州人，性嚴厲，郡吏有辱其母者，殺之滅其家，歷遷司隸校尉，奏收王甫段熲等，五毒備極，死磔其尸。(三一)(王甫)後漢靈帝時爲黃門令，與曹節謀殺陳蕃武，遷中常侍，又與節誣勃海王恢謀反，殺之，封冠軍侯。後陽球奏劾其罪，死獄中。(三二)(皇甫威明)名規，威明其字也。安定朝那人。永康初，徵爲尙書，遷弘農太守，再轉爲護羌校尉卒。(三三)(張然明)張奐，字然明。

祖逖中流擊楫

晉書(一)

祖逖，字士稚，范陽(二)人。性豁蕩，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尙。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年二十四，僑居陽平，(三)與劉琨(四)俱爲主簿。(五)二人並有英氣，情好綢繆，(六)共室同寢。每語世事，輒中宵起坐，語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七)耳。」平旦，聞鷄鳴，促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

及京師大亂，(八)逖率親黨百餘家，避地淮泗。(九)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是以少長咸宗之，推爲行主。(一〇)達泗口，(一一)尋元帝(一二)聞逖有匡世(一三)才，徵爲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一四)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而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說帝發威命將，以雪國恥，帝從之，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二五)給千人，不給鎧仗，(二六)使自製備。逖仍將流徙部曲(二七)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冶鑄兵器，招募士卒，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所向克復，黃河以南，盡爲晉土。

逖居官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勸督農桑，子弟皆耕耘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醮，(二八)百姓皆感悅。嘗置酒大會，席半，耆老感極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一九)免俘虜，三辰(二〇)旣朗遇慈父，玄酒(二一)忘勞甘瓠脯，(二二)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逖將與師越河，掃清冀朔；(二三)會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二四)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憂憤發病。病篤，逖歎曰：「方欲平河北，而天遽殺我，此乃不祐國也！」遂卒。

註釋 (一)(晉書)書名，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舊晉史未善，乃敕喬與褚遂良等重撰，預其事者二十一人，修史出於衆手，自晉書始。(二)(范陽)地名，在今河北定興縣。(三)(陽平)地名，在今河北大名縣。(四)(劉琨)晉魏昌人，字越石，惠帝時以功封廣武侯，愍帝時拜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元帝時轉侍中太尉。琨忠於晉室，功業巍然。(五)(主簿)官名，管理文書簿籍，乃掾史之領袖。(六)(綢繆)猶纏綿也，固結不解之義。(七)(中原)對於邊境及蠻夷而言，今河南及山東西部，河北山西之南部，陝西東部，皆古所謂中原之地，卽周時王畿，及漢族諸侯封地也。晉以江左與中原並稱。(八)(京師大亂)京師，謂西晉都城洛陽。晉懷帝永嘉五年，匈奴劉聰犯晉，陷洛陽，帝被

虜。愍帝即位於長安，建興四年虜又陷之，帝出降。懷愍二帝先後被殺。(九)〔淮泗〕謂淮水泗水之間地。淮水源出河南桐柏山，宋以前經安徽江蘇北部而東入黃海。今下遊淤塞，諸於江蘇之洪澤湖。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宋以前會於淮水。(一〇)〔行主〕謂主持行旅中一切之人也。(一一)〔泗口〕地名本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蘇銅山縣境。(一二)〔元帝〕名睿，晉宣帝司馬懿子鄉郡武王佑之曾孫。西晉惠帝時，有宗室八王之亂，五胡乘機而起，前趙劉聰屢犯晉，先後虜懷愍二帝而殺之。時睿鎮建業(後改建康)聞愍帝遇害，遂即帝位，偏安江左，是爲東晉。(一三)〔匡世〕猶言救世。(一四)〔京口〕地名，今江蘇丹徒縣治。(一五)〔刺史〕官名。漢武帝始置刺史十三人，督察郡國。刺者，刺取不法；史者，使也。魏晉時於重要之州以都督兼領刺史，其權甚重，猶後世之總督總撫。(一六)〔鎧仗〕鎧甲兵器也。三國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鎧，音愷。(一七)〔部曲〕謂行伍也。(一八)〔醴〕音緹，祭時以酒醴地也。又連祭也。史記：「其下四方地爲醴食。」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聯綴也。(一九)〔遺黎〕猶遺民也。黎，黎民，卽庶民也。(二〇)〔三辰〕謂日月星。(二一)〔玄酒〕水也。禮記：「玄酒在室」太古無酒，以水當酒。(二二)〔瓠脯〕瓠，音胡，蔬類植物，一名瓠瓜，又稱壺盧，夏月供食。脯，乾肉也。(二三)〔冀朔〕指冀州之地，今河北省。(二四)〔王敦與劉隗構隙〕王敦，元帝卽位於建康，以敦總征討之事，爲鎮東大將軍，恃功專權。元帝畏而惡之，引劉隗等爲心膂，拜隗爲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鎮泗口。王敦甚惡之，二人遂構嫌隙。敦卒以討隗爲名而叛。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一)

司馬光

晉太元八年，秋七月，秦王堅(二)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三)又曰：「其以司馬昌明(四)爲尙書左僕射，謝安(五)爲吏部尙書，桓沖(六)爲侍中。勢還不遠，(七)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八)趙盛之爲少年都統。(九)

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一〇)姚萇(一一)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一二)言於堅曰：「鮮卑虐虜，我之仇讎，(一三)常思風塵(一四)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一五)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一六)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一七)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一八)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一九)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二〇)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二一)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二二)涼州(二三)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二四)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二五)之兵至於彭城；(二六)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二七)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二八)詔以尙書僕射謝石(二九)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三〇)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三一)琰，安之子也。

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三二)」既

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三三)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三四)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三五)至夜乃還。

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三六)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三七)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三八)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三九)慕容垂拔郟城。(四〇)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四一)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四二)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四三)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四四)劉牢之(四五)帥精兵五千趣(四六)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四七)又分兵斷其歸津。(四八)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

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

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四九）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五〇）始有懼色。

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五一）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五二）秦兵大敗，自相蹈藉（五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

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五四）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五五）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五六）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我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謝安得驛書，(五七)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五八)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五九)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六〇)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六一)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註釋

(一)〔謝玄肥水破秦之戰〕謝玄，字幼度，安石從子，少穎悟，與兄朗俱爲安石所器重，有玉樹芝蘭，生於庭階之喻。玄有經國才，累辟不起。後以肥水破秦之功，進號前將軍，封康樂縣公，卒諡獻武。肥水，在今安徽壽縣東，北流至肥口入淮。淝水之戰，關係漢族之盛衰甚大，如無謝玄，則江東必淪於氏族矣。(二)〔秦王堅〕秦王苻堅，字永固，其先世爲略陽，臨渭氏人，世長西戎。父雄，祖父洪，洪從石季龍徙鄴，遂家於永貴里。苻洪僭號稱王，其子健始稱帝。健卒，子生嗣立，凶暴，堅乃弑之自立，稱大秦天王。滅前燕，取仇池，陷晉漢中，取成都，克前涼，定代地。用王猛爲相，國政修明，爲五胡之最強盛者。王猛主不伐晉，及猛卒，堅大舉寇晉。後堅爲姚萇所殺。(三)〔羽林郎〕漢制，羽林郎比三百石，掌宿衛侍從。(四)〔司馬昌明〕東晉孝武帝姓名。(五)〔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徵辟不就，隱居東山。人爲語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年四十餘始出仕，以破秦功，累官至太保，卒贈太傅，故世稱謝太傅。(六)〔桓沖〕字幼子，桓彝第五子，桓溫之弟。時正都督江，荆諸州軍事，領荊州刺史。(七)〔勢還不遠〕謂以勢言之，不久即可戰勝而還師也。(八)〔秦州主簿〕秦州，今甘肅天水縣。主簿，官名，縣佐也。(九)〔少年都統〕官名，苻堅始置，蓋所統兵皆少年也。(一〇)〔慕容垂〕鮮卑人，字道明，燕主慕容皝之第五子。及慕容暉時，以功大爲慕容評所忌，欲害之垂乃奔苻堅；堅以垂爲冠威將軍，封資都侯。後垂爲後燕主。(一一)〔姚萇〕羌人，字景茂，姚弋仲之第二十四子。從兄襄征伐有功，堅以爲揚威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後萇爲後秦主。(一二)〔陽平公融〕苻融，字博休，堅季弟。陽平，地名，今山東莘縣。(一三)〔鮮卑羌虜我之仇讎〕鮮卑，種族名，起於興安嶺東，後移於匈奴之故地，後漢之末最盛，晉初分數部，以慕容拓拔二氏爲最著。羌，西戎種族名。此處鮮卑指慕容垂，羌指姚萇。

其國皆爲秦所滅故實爲仇讎。(一四)(風塵)以狀兵亂之象，蓋戎馬所至，如風馳而塵揚也。(一五)(張蚝)蚝，音刺，人名。(一六)(兗州)今山東省南部。(一七)(益梁州)益，今四川省。梁州，今陝西省南部。(一八)(昔欣以龍驤建業)堅以龍驤將軍殺苻生，得秦國。(一九)(不祥之徵)謂此語爲以帝業許人之讖兆。(二〇)(慕容楷慕容紹)二人皆垂之兄子。(二一)(戎卒)即步兵。(二二)(項城)地名，即今河南項城縣。(二三)(涼州)今甘肅武威縣爲舊涼州府治。(二四)(蜀漢)蜀郡，四川地，今成都縣爲其舊治。漢，漢中，今陝西南鄭縣爲其舊治。(二五)(幽冀)幽州今河北省地。冀州今河北西部，及山西東部地。(二六)(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二七)(運漕)轉運糧餉也。(二八)(潁口)潁水入淮之口。地理志：「潁水東至下蔡入淮。」在今安徽潁上縣東南之正陽湖。(二九)(謝石)謝安之弟，字石奴，以破秦功，封南昌郡公。(三〇)(桓伊)字叔夏，銓人，歷淮南太守，豫州刺史，以破秦功，進右將軍，封永修縣侯。(三一)(壽陽)今安徽壽縣。(三二)(旨)意旨也。一說君上之詔旨也。(三三)(山墅)山下園廬也，今稱別墅。(三四)(賭墅)謂決賭於山墅。(三五)(陟)登山也。(三六)(西藩)時冲以師十萬攻襄陽不克，退屯河南，故曰西藩，於東晉疆域爲西境也。(三七)(有廟堂之量)猶言可以任宰相也。(三八)(左衽衽，衣襟也。中夏禮服皆右衽，深居則用對襟。衣襟在左，夷狄之俗。論語：「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三九)(郭襄爲淮南太守)時淮南郡本治壽陽，秦既得之，以郭襄爲太守。(四〇)(鄭城)今湖北鄭縣。(四一)(硤石)水經注：「淮水東過壽春縣，又北經山峽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今安徽壽縣及鳳臺縣間有下蔡鎮，即其地也。(四二)(洛澗)水經注：「洛澗上承死馬塘，北歷秦墟，下注淮水，謂之洛口。」在今安徽定遠縣壽縣間新城村南。(四三)(朱序)字次倫，義陽人，初仕晉爲梁州刺史，鎮襄陽，苻堅兵圍之，城陷，被執，拜爲度支尚書。(四四)(廣陵相)廣陵，郡名，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東北。漢制，郡國置守相，以掌文治，位亞於刺史。(四五)(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時玄鎮廣陵，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前鋒，百戰百勝，號北府兵。(四六)(趣)同趨。(四七)(弋陽太守王詠)通鑑注：「曹魏分西陽縣置弋陽郡，秦未能有其地，使王詠領太守耳。」弋陽，今湖北東北境黃岡蕪水等縣，及河南之潢川光山等縣是也。(四八)(津)濟渡處也。(四九)(八公山)山名，在今安徽鳳台縣西北五里，肥水之北，淮水之南。(五〇)(慨然)猶慨然，失意貌。(五一)(葛)無也。(五二)(青岡)去壽春縣三十里，在今安徽壽縣境內。(五三)(陷藉)踐

踏枕藉而死也。(五四)(張天錫)字純叔，涼州牧張執九世孫，降苻融爲征南司馬，至是反正，復爵平郡公，拜金紫光祿大夫。(五五)(雲母車)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轎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續古今注：「石虎皇后乘輦，以純雲母代紗，四望皆通徹。」(五六)(壹煖豚蹄)煖，音孫；水和飯也。豚蹄，猪腿也。(五七)(驛書)驛，傳馬也。古者置驛備馬，以遞送文書。(五八)(攝)收也。(五九)(不覺履齒之折)履木屐也。晉人喜着屐，屐下有橫木曰齒，安心中驚喜，足履地不慎，故屐齒觸戶限而折斷。(六〇)(建康)東晉都城，即今南京。(六一)(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五胡亂華，晉室東遷伶官樂器，皆沒於胡，至是獲樂工揚蜀等，金石之樂始備。金謂鐘之屬，石謂磬之屬。作樂以金始，以石終，金石居八音之先，故言樂者趣稱金石。

作者小傳 司馬光，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字君實，寶元初進士，歷仕仁宗、英宗至神宗時以議王安石新法之害，出居洛。高太后臨朝，光入爲相，盡改新法，在相位八月而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著資治通鑑，詳於治亂興亡之迹，爲中國編年史之最善者。世亦稱爲涑水先生。

與陳伯之(一)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一)立功立事，開國稱孤，(二)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三)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四)而股戰，對穹廬(五)以屈膝，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六)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七)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八)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

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一〇)張繡剗刃於愛子，(一一)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一二)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一三)將軍松柏不凋，(一四)親戚安居，高臺未傾，(一五)愛妾尙在。悠悠(一六)爾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一七)垂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一八)竝刑馬作誓，(一九)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惜命，驅馳氈裘之長，(二〇)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二一)姚泓之盛，面縛西都。(二二)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二三)姬(二四)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二五)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二六)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二七)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二八)燕巢於飛幕之上，(二九)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鷄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三〇)撫絃登陣，(三一)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三二)吳子之泣西河，(三三)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三四)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三五)楛矢東來。(三六)夜郎，滇池，(三七)解辯(三八)請職；朝鮮，昌海，(三九)蹶首(四〇)受化。唯北狄(四一)野心，嶮強沙漠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四二)明德茂親，(四三)總茲戎事，弔民浴汭，伐罪秦中。

（四四）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註釋（一）〔陳伯之〕南北朝齊睢陵人，少爲劫盜，目不知書。齊東昏時積功累遷驃騎司馬。梁武帝蕭衍起兵，伯之受東昏王命，屯兵江州。梁兵東下，逼之甚，伯之降於梁。梁受齊禪，封伯之爲豐城縣公，仍鎮江州；因褚精勸惑，舉兵反，兵敗投北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梁天監四年，詔大尉臨川王宏北伐，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反正，既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至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大中大夫，久之，卒於家。（二）〔因機變化遭遇明主〕指伯之降梁。（三）〔開國稱孤〕指伯之封侯。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四）〔朱輪華轂擁旄萬里〕朱輪華轂，貴者所乘之車也。擁旄，猶言仗節。班固涿邪山祝文：「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萬里，謂州牧也，荀悅漢紀：「今之州牧，號稱萬里。」（五）〔鳴鏑〕響箭也，射時發聲，軍中用以發號令者。（六）〔穹廬〕氈帳也。其上穹隆，故名。史記：「匈奴父子同穹廬而臥。」魏係胡族，故云。梁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敗走，與子虎牙及緒縉俱入魏。（七）〔流言〕無根之言也。（八）〔責〕求也。（九）〔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漢光武善待降賊，賊將謂其能推赤心置人腹中。反側，懷貳心而不循正道也。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使反側子自安。」（一〇）〔朱鮪涉血於友于〕鮪，羽蟲切，音洧。漢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使岑彭勸之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光武復使彭謂之曰：「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大司徒公，謂光武之兄伯升也。書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涉血友于，猶言涉血於兄弟也。涉與漂通，涉血，猶漂血也。漂血，殺人流血滂沱也。（一一）〔張繡割刃於愛子〕割，讀如恣，插刀也。張繡降於曹操，既而復反，操與戰，長子昂，弟子安民皆被害；後繡復降，仍封列侯。（一二）〔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往哲，謂陶淵明。與，許也。淵明歸去來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先典，謂易經。高，尙也。易經：「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一三）〔吞舟是漏〕鹽鐵論：「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言有罪而倖免也。（一四）〔松柏不凋〕謂墓木未凋，猶言祖宗墳墓無恙也。（一五）〔高臺未傾〕謂家室猶在也。（一六）〔悠悠〕閒暇貌。詩

經：「悠悠旂旌。」（一七）（佩紫懷黃讀帷幄之謀）謂身膺顯職，參與軍機也。史記蔡澤傳：「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史記高祖紀：「運謀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帷幄，軍中帳幕也。（一八）（垂軺建節奉疆場之任）謂軍旅之際，奉命出使也。軺，音遙，軺車也。史記：「朱家乘軺車之洛陽。」注：「軺車，謂輕車，一馬車也。」節，符節也。垂軺建節，謂乘軺車持符節也。（一九）（竝刑馬作誓）竝，同並。漢書：「漢王卽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車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戰國策：「刑白馬以盟之。」古多用白馬爲盟誓。（二〇）（旣表之長）謂夷狄之君也，指魏帝。（二一）（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慕容超，南燕主，以晉義熙元年嗣位，不恤政事，耽游是好，杜忠良，進讒佞，在位六年。沈約宋書：「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宋武帝劉裕，在晉安帝時封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喬胥獲之，送京師，斬於建康市。」（二二）（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姚泓，後秦主，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在位二年。沈約宋書：「（宋）公以荆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克長安，生擒姚泓，送京師，斬於建康市。」（二三）（異類）謂人與人類族政教之不同也。（二四）（姬）指周朝，周姓姬。（二五）（北虜）指北魏。（二六）（僞髮昏狡）謂北魏宣武帝，任佞臣，事宴樂也。（二七）（繫頸蠻邸懸首藁街）漢書陳湯傳：「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藁街在漢長安城內，漢時諸夷來朝，爲設邸於藁街以居之。（二八）（魚游於沸鼎之中）袁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烏棲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二九）（燕巢於飛幕之上）喻至危也。左傳：「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幕上。」（三〇）（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昔）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絃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三一）（撫絃登陣）左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陣。』」陣，城上女牆也。（三二）（廉公之思趙將）史記：「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爲老，遂不召。」（三三）（吳子之泣西河）吳起，戰國時魏將，西河，地名，卽今陝西舊同州府地，在黃河西。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王錯諷之魏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屨，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涕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不能，秦必不能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

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起奔楚，楚任之爲相。荆，卽楚國。 (三四) (皇帝) 謂梁武帝 (三五) (白環西獻) 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西王母，古國名，西戎也。淮南子：「西王在流沙之瀕。』 (三六) (楛矢東來) 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蕭慎氏貢楛矢石弩。』」蕭慎，古國名，今吉林及俄屬東海濱省之地。楛，音戶，木名，如荆而赤，基可爲矢幹。 (三七) (夜郎滇池) 夜郎，國名，今貴州西境，古爲南夷夜郎國地，漢滅之，置縣。滇池，國名，其池卽今昆明池，在雲南省城。戰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綰，將兵略巴黔中。綰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乃以其衆王滇池。 (三八) (解辨請職) 漢書：「夜郎，滇池皆椎髻，窳、昆明編髮。』注：「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解辨請職，謂捨去舊俗而歸化也。 (三九) (昌海) 卽昌蒲海，一名鹽澤，今名羅布淖爾，在新疆吐魯番縣西南。 (四〇) (獻首) 首仆地也。 (四一) (北狄) 指北魏。 (四二) (中軍臨川殿下) 何之元梁典：「高祖卽位，以宏爲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爲中軍將軍。』按臨川卽今江西臨川縣。中軍，古行軍發號施令之所，主帥自將之。殿下，石林燕語：「制獨天子稱陛下，至殿下則諸侯皆得通稱。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子，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 (四三) (明德茂親) 明德，謂至德也。大學：「在明明德。』注：「謂顯其至德也。』茂親，謂至親，以宏爲武帝昆弟行也。 (四四) (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書經五子之歌：「侯于洛之汭，」水曲流曰汭，洛汭，洛水入河處也，在今河南汜水縣西北。秦中，地名，卽陝西省，古爲秦國，故稱曰秦中。北魏據有秦，豫之地，臨川王宏北伐，故云：「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作者小傳 丘遲，六朝梁吳興人，字希範，八歲能屬文。武帝任爲中書郎，待詔文德殿。帝嘗著連珠，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官至司空從事中郎，尋出爲永嘉太守。遲辭采麗逸，時鐘嶸評其詩曰：「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其見稱如此。

李靖傳

宋 祁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 (二) 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

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二)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三)者，非斯人尙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尙書。牛弘(四)見之，曰：「王佐才(五)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六)謂曰：「卿(七)終當坐此。」

大業(八)末，爲馬邑丞。(九)高祖(一〇)擊突厥，(一一)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一二)至長安，道梗。

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一三)乎？」秦王(一四)亦爲請，得釋，引爲三衛。

八年，(一五)突厥寇太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一六)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一七)授刑部尙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種離畔，(一八)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尙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心腹，夜襲定襄，(一九)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二〇)然卒降匈奴，其功尙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二一)虜庭，遂取定襄，故未有輩，(二二)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二三)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二四)將軍安修仁尉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五)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

降，行人（二六）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二七）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二八）皆俘以從。去其牙（二九）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三〇）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三一）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三二）御史大夫蕭瑀（三三）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三四）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三五）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尙書右僕射。

頃之，吐谷渾（三六）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三七）曰：「吾雖老，尙堪一行。」帝喜，以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三八）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三九）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四〇）退保大非川。（四一）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四二）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四三）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帝將伐遼，（四四）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四五）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四六）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

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四七）鼓吹，陪葬昭陵，
（四八）諡曰景武。

註釋（一）〔京兆三原〕京兆，地名，漢置，猶言京師也，魏以後，建爲京兆郡，今陝西長安以東至華縣之地。三原，即今陝西三原縣。（二）〔韓擒虎〕隋東垣人，文帝時拜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陳平，進位上柱國。（三）〔孫吳〕謂孫武、吳起，世稱兵書，以孫、吳、司馬兵法爲首，即謂孫武、吳起、司馬穰苴三人之書。（四）〔牛弘〕隋初爲祕書監，後拜吏部尙書，選舉甚稱，封奇章郡公，史稱爲大雅君子。（五）〔王佐才〕謂材器可爲王者之佐也。漢書：「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六）〔楊素拊其牀〕楊素，初仕周，後從隋高祖定天下，以功加上柱國，封越國公；然貪冒財貨，田宅千畝，時譏鄙之。拊，音撫，拍也。牀，古人謂坐榻曰牀。（七）〔鄉〕稱謂也。秦漢以來，君呼臣爲鄉，敵體相呼亦爲鄉；隋唐以來，對於爵位較卑者，稱之爲鄉。（八）〔天業〕隋煬帝年號。（九）〔馬邑〕馬邑，縣名，故城在今山西朔縣西北。丞，佐貳官之稱。（一〇）〔高祖〕謂唐高祖，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仕隋爲太原留守；代隋稱帝，國號唐，都長安，平羣雄而一天下，在位九年。（一一）〔突厥〕種族名，隋唐之際，奄有漠北，其地東西萬里。屢入寇，北邊數千里無處不被其患，唐高祖幾欲遷都避之，後分東西二部，自回紇與突厥亡。（一二）〔傳送江都〕以傳車送至江都也。漢書注：「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江都，郡名，隋置，即今江蘇江都縣治。時隋煬帝南巡至江都，沉麴酒色，無意北歸。（一三）〔誼士〕與義士同。班固論司馬遷著史記文：「反徵文諷刺，貶損當世，非誼士也。」（一四）〔秦王〕謂唐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隋末，天下大亂，勸高祖舉兵，征服四方，成統一之業，封秦王。（一五）〔八年〕唐高祖武德八年。（一六）〔大谷〕縣名，隋置，即今山西大谷縣。（一七）〔踐阼〕禮記：「踐阼臨祭祀。」謂新天子升宗廟之東階而主祭也。因謂人君嗣位曰踐阼。（一八）〔畔〕與叛同，背也。（一九）〔定襄〕即今山西平魯縣西北。（二〇）〔絕漠〕直度沙漠也。（二一）〔喋血〕血流貌。或作喋血，漢書注：「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相作喋，謂履涉之也。』」（二二）〔豐〕比也。（二三）〔鐵山〕在陰山之北。陰山在綏遠境，橫障漠北。

(二四)〔鴻臚卿唐儉〕鴻臚，官名，掌贊道相禮，有卿、少卿各一人。(二五)〔齋〕音咨，行裝也。周禮：「共其財用之幣齋。」注：「行道之財用也。」(二六)〔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漢鴻臚屬官，有行人。(二七)〔韓信所以破齊也〕漢王劉邦使酈食其說齊，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地名，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治西，城在歷山之下，故名。)軍遂至臨菑，(齊都城，即今山東臨淄縣)，齊王田廣以酈生竇己，乃烹之。信卒破齊。(二八)〔候選〕候，斥候，偵探敵人之人。選，選卒，巡察之兵。(二九)〔牙〕牙門，軍帳前立大旗也。後漢書：「拔其牙門。」(三〇)〔義成公主〕隋公主名。隋以義成公主配突厥啓民可汗，啓民死後，子始畢可汗立，始畢死，弟處羅可汗立，處羅死，頡利可汗立。從啓民至頡利四代，皆妻義成公主。公主常煽惑突厥犯邊。(三一)〔帝〕謂唐太宗，時貞觀四年。(三二)〔醜〕音蒲，國有歡樂之事，賜人民大飲酒也。(三三)〔蕭瑀〕初仕隋，爲河池郡守，高祖入京師，繫郡自歸，親寵無比。瑀善屬文，性鯁急，議論明辨，然不能容人短，後拜中書門下三品，加特進卒。(三四)〔謝〕自認其過曰謝。禮記：「從而謝焉。」(三五)〔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史萬歲，隋林陵人，少英武，善騎射，以父蔭襲封，坐罪配敦煌。寶榮定擊突厥，萬歲請自効，突厥遣騎挑戰，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引去。開皇末達頭可汗犯塞，萬歲至大斤山，與敵遇，敵聞其名，懼而引去，萬歲追擊大破之；後以楊素譖死，士庶莫不寃惜。(三六)〔吐谷渾〕讀如突欲魂。其先居陰山附近，西晉末度隴，據枹罕暨甘松南界，從洮水西兩極於白蘭數千里，至其孫葉延時，始號其國曰吐谷渾。數傳至呂夸，自號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皆其故地。(三七)〔房玄齡〕唐之名相。太宗爲秦王時，玄齡爲記室，居十八學士之首，從征伐，富有謀略，太宗比之蕭何。累官左僕射，居相位十五年，致貞觀之治，封梁國公。(三八)〔任城〕縣名，漢置，即今山東濟寧縣。(三九)〔次〕師止曰次。(四〇)〔莽〕草木深遠之處。漢書：「羅千乘於林莽。」(四一)〔大非川〕在青海西，即今之布喀河，爲青海最大之水，唐時爲入番西道。(四二)〔積石山〕即今大雪山，在青海南境。(四三)〔伏允〕呂夸子，唐高祖即位，與通和，貞觀間以拘留唐使故，詔李靖等往討破之，其子順舉國降，伏允自經死。(四四)〔遼〕謂遼東，郡名，秦置，今遼寧東南境，在遼河之東，故名。(四五)〔吳〕三國時吳國地，孫權據江南，奄有今江、浙、湖南、湖北、閩、粵、安南之地。唐初蕭銑據江陵，輔公祐據丹陽，皆爲趙郡王李孝恭及李靖所平。(四六)

〔高麗〕高句驪，一作高句麗，省稱高麗，其先本漢縣，在今遼寧興京縣城四十里之興京舊城，屬真番郡，後爲玄菟郡治，其土酋曰高句驪侯。後漢之世，勢漸興盛，遂建王國，漢徙高句驪縣治於瀋陽附近以避之。東晉以後，遼寧南部，朝鮮北部之地悉爲所有，唐初爲高宗所滅。(四七)〔班劍羽葆〕文選王儉文：「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五臣注：「班劍無刀，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羽葆，儀仗中之華蓋，以鳥羽連綴爲飾也。南史謂有大勳者，皆加羽葆，親王亦每加之。(四八)〔昭陵〕唐太宗陵，在今陝西醴泉縣東北九嵎山。長安志：「陵在蓬蒲村下，宮去陵十八里，封內周一百二十里，陪葬諸王七，公主二十一，妃嬪八，宰相十二，丞郎三品等五十三人，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人，所乘六駿石像在陵後。」

作者小傳 宋祁，字子京，與兄庠同舉進士，累遷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與歐陽修同修唐書。旋出知亳州，自是十餘年間，出入內外，常以史稿自隨。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景文。有宋景文集、益部方物略、筆記。

劉仁軌傳

宋祁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一)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二)武德初，河南安撫大使任瓌(三)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藁(四)爲竄(五)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六)參軍，轉陳倉尉。(七)部人折衝都尉(八)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橫暴自如，仁軌榜(九)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

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一〇)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一一)百穀熾茂，

收纔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二二）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二三）徐驅，公私交泰。」（二四）璽書（二五）褒納，拜新安（二六）令，累遷給事中，爲李義府（二七）所惡，出爲青州（二八）刺史。顯慶（一九）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三〇）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三一）隨軍。

初蘇定方（三二）旣平百濟，（三三）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三四）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三五）刺史，統文度之衆，并發新羅（二六）兵爲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旣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二七）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二八）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二九）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三〇）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

時賊守夏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拔堞，（三一）比明入之，遂通新羅饗道。（三二）而豐果

襲殺福信，遣使至高麗丐（三三）援。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三四）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爲丹。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

始定方破百濟，會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效，卽給鎧仗糧糒。（三五）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尙何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三六）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

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殭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葺復戶版，（三七）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三八）復防堰，賑貧乏，勸課（三九）耕種，爲立官社，（四〇）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四一）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能。」帝歎賞之！進仁軌六階，眞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賚（四二）妻子，璽書褒勉。

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願歷及宗廟諱，（四三）或問其

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四四）卒皆如言。

及封泰山，（四五）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僭羅倭四國會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右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總章（四六）元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兼俱江道總管，副李勣（四七）討高麗，平之。

咸亨（四八）五年，爲雜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瓠蘆河，攻大鎮七重城破之，進爵爲公。卒年八十五。

註釋

（一）〔尉氏〕即今河南尉氏縣。（二）〔以通博聞〕以通博聞名於時也。通，洞曉事理也；博，博學也。（三）

〔任瓊〕唐合卮人，高祖即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敗攻新安，瓊拒破之，後以討平徐圓朗及輔公祐，拜邳州督都遷陝州卒。（四）〔藁〕亦作藁，通作稿，文章曰藁。史記：「屬草藁未定。」（五）〔竄〕改易也。韓愈詩：「清墨竄古史。」

（六）〔息州〕今河南息縣。（七）〔陳倉尉〕陳倉，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寶雞縣東。尉，縣尉，官名，主盜賊，按察姦宄。

（八）〔折衝都尉〕官名，唐時全國置折衝府，徵發人民爲兵，謂之府兵，府置折衝都尉一人。（九）〔撈〕音彭或音幫，撈掠也。漢書：「吏撈笞斂于。」（一〇）〔校獵同州〕漢書：「大校獵」。注：「校獵者，大爲圍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同州，府名，漢有馮翊地，今陝西大荔縣，其舊治也。（一一）〔澍澤沾足〕澍，音樹，時雨也，沾，通霑，濡也，又澍也。詩經：「旣霑旣足。」（一二）〔繕〕治也。（一三）〔六飛〕天子之車駕六馬，六飛，謂六馬疾行若飛也。

漢書：「陛下騁六飛。」（一四）〔秦〕安也。（一五）〔置書〕天子之印章稱璽，璽書，詔勅之別稱也。（一六）〔新安〕

縣名，隋置，即今河南新安縣。（一七）〔李義府〕唐饒陽人，太宗時爲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以文翰顯，高宗時官

吏部尚書。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於心，時號義府爲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稱爲人貓。後以罪流嶺州死。（一八）〔青州〕後漢青州刺史治臨淄，歷代遂以其地爲青州，即今山東臨淄縣。（一九）〔顯慶〕唐高宗年

號。（二〇）〔漕〕水運曰漕。史記：「轉漕給軍。」（二一）〔白衣〕古未仕者著白衣。史記：「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

天子三公。」(二二二)〔蘇定方〕唐武邑人，驍悍有決，戰功極偉，破高麗，平百濟，凡滅三國，皆生執其王。封邢國公，累拜涼州安集大使，卒諡莊。(二二三)〔百濟〕古國名，在朝鮮半島西南部。國祖曰扶餘溫祚，系出高句麗，建國於四漢之季，勢漸強盛，有今朝鮮之京畿、忠清、全羅三道之地。爲唐高宗所滅。(二二四)〔浮屠〕亦作浮圖，卽佛陀之異譯。佛教爲佛所創，古人因稱佛教徒爲浮屠。(二二五)〔帶方州〕後漢之末，公孫康割樂浪郡南部爲帶方郡地，以帶水爲名，卽今朝鮮京畿道及忠清北道之地，帶水乃今之漢江也。(二二六)〔新羅〕國名，三韓之一，建國於西漢末，至西晉末，兼併辰韓弁韓，並取日本之任那府，擁有當今慶尙南北道之地。嗣爲百濟、高句麗所侵，乞援於唐，唐出兵滅百濟高句麗，其地依次歸於新羅，遂統一半島全部，而臣事於唐。(二二七)〔平壤〕地名，今朝鮮平安南道之首邑，古爲高句麗之都城。(二二八)〔孽豎跳梁〕孽豎，詈人語。孽，妖孽也。豎，豎子，謂卑賤之人也。跳梁，莊子：「東西跳梁，不避高下。」本言狸狴趨捷之狀，後借爲叛亂之稱。漢書：「今羌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二二九)〔騰傲濟師〕騰，傳也。淮南子：「子產騰辭。」傲，讀如亦，古之官文書也。濟，益也。左傳：「盍請濟師於王？」(三〇〇)〔摠〕摠貳，謂離心也。左傳：「我德則睦，否則摠貳。」(三一)〔饗道〕饗，與餉同，糧食也。饗道，運餉之道路也。(三三)〔丐〕乞也，請求曰丐。史記：「丐沐沐我。」(三四)〔遇倭人白江口〕倭，人種名。漢書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師古注：「魏略云：『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元史：「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唐書通倭國爲一傳。白江口，瀕朝鮮海峽。是年爲高宗龍朔三年。(三五)〔糲〕音備或音憊，乾飯，以爲行軍之糧者也。(三六)〔委〕棄置也。孟子：「委而棄之。」(三七)〔葺復戶版〕葺，修補也。戶版，卽戶籍。唐書：「帝問歷代戶版。」(三八)〔聚落〕村落也，爲人所聚居，故曰聚。史記：「一年而所居成聚。」(三九)〔課〕稅也。唐書：「凡賦人之制有四：……四曰課。」(四〇)〔社〕二十五家爲一社，鄰里鄉黨以謀其公共之事者也。漢書：「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謂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四一)〔屯田〕勒兵而守曰屯，故兵耕曰屯田。(四二)〔賚〕賜予也。論語：「周有大賚。」(四三)〔諱〕生曰名，死曰諱。(四四)〔正朔〕正月一日也。古王者易姓，改正朔，如夏正建寅爲人統，殷正建丑爲地統，(以夏之十二月爲正月)周正建子爲天統。(以夏之十一月爲正月)秦建亥，(以夏之十月爲歲首)漢初

仍之，武帝改用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以迄於清末，民國改用陽曆，其制始廢。（四五）封泰山，唐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封。五經通義：「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漢時甚重此禮。泰山，東嶽也，在山東泰安縣北。禪，掃地而祭也。梁父，泰山之支阜，在山東新泰縣西。（四六）（總章）唐高宗年號。（四七）（李勣）唐離狐人，木姓徐，唐高祖時賜姓李，平竇建德，俘王世充，破劉黑闥、徐圓朗，建功極大，太宗時降突厥，破薛延陀，拜并州都督。高宗時率兵討高麗平之。卒贈太尉，諡貞武。（四八）（咸亨）唐高宗年號。

薛仁貴傳

宋 祁

薛仁貴，絳州龍門（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二）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乃往應募。至安地，（三）會郎將劉君瑒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

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授游擊將軍。

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闔外事，（四）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虎將。」遷右領軍中郎將。

蘇定方（五）討賀魯，（六）仁貴上疏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

泥熟(七)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遺，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

龍朔元年，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賜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八)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九)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一〇)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乾封(一一)初，高麗泉男生(一二)內附，遣將軍龐同善(一三)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至金山不敢前，高麗乘之。仁貴擊虜斷爲二，衆卽潰，斬馘五千，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他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

咸亨(一四)元年，吐蕃入寇，命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一五)擊之，以

援吐谷渾。郭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王師大敗，（一六）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有詔免死，除名爲庶人。

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一七）會赦還，帝思其功，因召見曰：「今遼西不甯，瓜沙（一八）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揮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一九）於雲州。（二〇）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二一）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二）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

註釋（一）〔龍門〕唐縣名，即今察哈爾龍關縣。（二）〔遼東〕即今奉天東南境，在遼河之東，故名。（三）〔安地〕即安市，縣名，故城在今遼寧蓋平縣東北。（四）〔闕外事〕闕，國門也。史記：「闕以內者，寡人制之；闕以外者，將軍制之。」闕外事，謂邊疆治軍事也。（五）〔蘇定方〕名烈，以字行，武邑人，時爲伊麗道行軍總管。（六）〔賀魯〕即阿史那賀魯，西突厥人，本已歸唐，爲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聞太宗崩，與其子暉運擁衆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衆，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暉運爲莫賀咄葉護。（七）〔泥熱〕弩失畢五俟斤之一。（八）〔穿七札〕札，甲葉也。左傳成公十六年：「癸巳，潘厓子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注：「黨，潘厓之子。躡，聚也。一發遠七札，言其能陷堅。」（九）〔九姓〕據新唐書回鶻傳，九姓爲藥羅葛、胡咄葛、堀羅勿、額歇息訖、阿勿喃、葛薩、斛嗔素、藥勿葛、奚邪勿。（一〇）〔葉護〕突厥稱其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吸，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闐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一一）〔乾封〕唐高宗年號。（一二）〔泉男生〕泉蓋蘇文之長子。乾封元年，泉蓋

蘇文卒，男生遂代爲其離支。男生有弟曰男建，男產，因受人離間，攻男生，男生遂內附。按莫離支相當於中國之吏部兼兵部尙書。(一三)(龍同善)時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龍同善契苾何力並爲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一四)(咸亨)唐高宗年號。(一五)(郭待封)通鑑唐紀咸亨元年：「夏四月，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按遼東川，吐蕃贊普牙在焉；有遼東城，卽今西藏之拉薩。(一六)(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相論欽陵戰於大非川，大敗。(一七)(象州)州治在唐時凡三徙：始武德，在今廣西象縣西；繼武化，在今象縣東北；後陽壽，卽今象縣治。(一八)(瓜沙)謂瓜州沙州也。瓜州，在今甘肅安西縣東。沙州，今甘肅安西縣西至新疆吐魯番縣皆其地，治敦煌，今甘肅敦煌縣治。(一九)(元珍)阿史德元珍也。時元珍與阿史那骨篤祿招集散亡，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二〇)(雲州)故治卽今山西大同縣。(二一)(兜整)整音謀，鍍屬；兜整，首飾也，戰時冠之，以禦兵刃，以形似整得名。(二二)(永淳)唐高宗年號。

郭元振傳

宋 祁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一)人，以字行。十八舉進士，爲通泉(二)尉。會吐蕃(三)乞和，其大將論(四)欽陵請罷四鎮(五)兵，披十姓(六)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啜(七)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八)甘涼

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蓋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九）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

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

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攜，（一〇）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卽遣之。涼州初境輪廣（一一）纔四百里，虜來必傳（一二）城下；元振於南陝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外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一三）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廩（一四）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

西突厥會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一五）願和，元振卽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

兵，彼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遣闕啜入宿衛，詔許之；闕啜遂行。道遇經略使（一六）周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者，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一七）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一八）使拔汗那，（一九）蒐其鎧馬以助軍。闕啜以爲然，卽勒兵擊于闐，因所獲遣人齎黃金分遺宗楚客，（二〇）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因上疏力辯其不可，疏奏不省。

楚客等因建請遣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知之，卽發兵出安西。時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等會，忽娑葛兵奄至，擒闕啜，殺嘉賓守素師獎等，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鬪；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娑葛狀。楚客大怒，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懼，使子鴻間道奏其狀，以悌竟得罪，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以十四姓可汗。

睿宗立，詔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掩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

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進同中書門下三品。

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遵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二二）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道病卒，年五十八。

註釋（一）〔貴鄉〕縣名，故城在今河北大名縣東。（二）〔通泉〕縣名，故治在四川射洪縣東南七十里。（三）〔吐

蕃〕種族名，據有今之西藏，今尙稱西藏曰土伯特，卽吐蕃之音轉也。其系出於西羌。（四）〔論〕吐蕃王稱「贊普」，

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尙」。（五）〔四鎮〕龜茲、于闐、疎勒、碎葉也。四鎮戍兵置於長壽元年。

（六）〔十姓〕西突厥唃唃利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

五大吸，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咄陸五吸，號處木昆律吸，胡祿屋闕

吸，攝舍提敦吸，突騎施賀邏施吸，鼠尼施處半吸。弩失畢五俟斤，號阿悉結闕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寒幹敦沙鉢俟

斤，阿悉結泥孰俟斤，阿舒虛半俟斤。（七）〔默吸〕默吸，突厥可汗骨篤祿弟；延載元年，骨篤祿卒，其子幼，默吸遂

自立爲可汗。（八）〔脫〕或然之辭。世說：「脫時過止，寒溫而已。」言或有時過之，亦不與深談也。（九）〔吐渾〕亦

作吐谷渾。（一〇）〔猜攔〕猜疑攔阻也。（一一）〔輪廣〕地形縱橫也。東西爲廣，南北爲輪。（一二）〔傳〕與附同，附

近也。（一三）〔豐衍〕豐盛也。易「困於酒食」注：「不勝豐衍，故曰困於酒食。」（一四）〔支膺〕支，持也；膺音

儉，芻蕘之藏也。（一五）〔款塞〕款，叩也，如款門款關。款塞，謂叩塞門也。（一六）〔道遇經略使〕唐置四鎮經略使

於安西府。忠節行至播仙城遇周以儉。（一七）〔阿史那獻〕阿史那彌射之孫，元慶之子。彌射元慶皆西突厥人，均受唐

冊封爲可汗。（一八）〔郭虔瓘〕歷城人，時爲西邊將。（一九）〔拔汗那〕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疎勒二

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二〇）〔宗楚客〕蒲州人，時爲宰相。（二一）〔開元〕唐玄宗年號。

郭子儀傳(一)

郭子儀華州鄭(二)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單于副都護。安祿山(三)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四)先是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五)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能，(六)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

子儀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七)衆數萬。賊尾我軍，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八)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乃與光弼僕固懷恩(九)等擊賊嘉山，(一〇)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逃奔博陵。(一一)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

方北圍范陽，(一二)會哥舒翰敗，(一三)天子(一四)入蜀，太子(一五)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一六)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安慶緒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旗幟鉦鼓經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卻。回紇(一七)于黃埃中發十餘箭，賊

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二八）於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入朝，帝遣具軍容迎壩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

帝卽詔大舉，九節度使（一九）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二〇）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騎三千士伏壁內，誡曰：「俟吾小卻，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三一）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三二）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前軍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三三）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三四）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

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譖之，故帝召子儀還，（三五）更以趙王（二六）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二七）太原戕鄧景山。（二八）

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引至臥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

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二九）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

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

會僕固懷恩召吐蕃回紇，犯奉天武功，遽以子儀爲關中副元帥，乃率兵屯商州。吐蕃夜潰，破賊書至，以子儀爲京城留守。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所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蓋緣六軍皆市井人，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官豎掩迷，庶政荒奪，乃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乎？今道路流言，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毀殆盡，百曹榛荒，寰服（三〇）不滿千戶，井邑如墟，何以奉萬乘牲餼，（三一）供百官次舍（三二）哉？且地狹隘，裁（三三）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場。惟亟還見宗廟謁陵園，（三四）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三五）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三六）圖形凌烟閣。（三七）

廣德（三八）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三九）軍饜萬人。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悍，然素失士心。今

能爲亂者，誅（四〇）思歸之人，刦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四二）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四二）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四三）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四四）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虎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四五）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果吾父也！」衆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逆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四六）於汝國何有？」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晏駕，（四七）令公亦捐館，（四八）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四九）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五〇）吞噬我

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紇觀者，左右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醉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醉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曷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約而還。

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之，子儀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五一）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回紇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五二）佐馬直。」

德宗嗣位，賜號尙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五三）二年薨，年八十五，陪葬建陵，（五四）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故讒間不行。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五五）將不利公，其下衷甲（五六）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餘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

田承嗣敖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五七）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

於人久矣！今爲公拜。」

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

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五八）進退，若部曲（五九）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註釋（一）本篇係自新唐書郭子儀傳及資治通鑑唐紀節錄。（二）〔華州鄭〕華州，當今陝西東部華縣附近諸地。

鄭，唐華州治，即今陝西華縣。（三）〔安祿山〕唐營州柳城胡人，初名阿荳山，從母適安氏，冒姓安，更名祿山。玄宗

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厚結楊貴妃，寵信莫比。天寶末舉兵反，陷洛陽，逼長安，稱燕帝。尋爲其子慶緒所殺。

（四）〔朔方節度使〕當時朔方節度使領今寧夏靈武縣以北及綏遠西南部之地軍事。（五）〔李光弼〕唐柳城人，肅宗時拜

節度使，平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光弼用兵，謀定後戰，能以少擊衆，中興戰功，推爲第一。尋代郭子儀於朔方，

營壘士卒磨礪，無所變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代宗時封臨淮郡王。（六）〔不相能〕不睦也。左傳襄公二

十一年：「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七）〔史思明〕唐寧州夷人，累官至大將軍，

安祿山反，思明從之。（八）〔常陽〕即常山恒陽，均在今河北境。（九）〔僕固懷恩〕其先爲鐵勒部族，安史之亂，懷恩

從郭子儀討賊有功於唐，封郡王。後叛，屢誘回紇吐蕃入寇。（一〇）〔嘉山〕在常山郡東。（一一）〔博陵〕在今河北境

內。（一二）〔范陽〕唐郡，今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縣之地。（一三）〔哥舒翰敗〕指至德元年六月哥

舒翰出潼關與祿山將崔乾祐戰，兵敗被執事。（一四）〔天子〕指玄宗。（一五）〔太子〕謂肅宗。（一六）〔行在〕天子巡

幸所居曰行在。（一七）〔回紇〕回紇葛勒可汗善用兵，肅宗卽位時，遣使請助討祿山，乃與郭子儀收復京師長安。

（一八）〔相屬〕相連也。（一九）〔九節度使〕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炆，興平李旻，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李

廣琛，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也。事見通鑑唐乾元元年。（二〇）〔杏園〕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

圖鎮。」(二二)(安慶和)安祿山之子安慶緒之弟。(二二)(相州)卽鄴城，今河南安陽縣治。(二三)(跬步)謂半步也。禮記祭義：「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孝也。」類篇：「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方言：「半步爲跬。」跬，音奎上聲。(二四)(河陽)河陽故城在今河南孟縣西三十五里。(二五)(召子儀還)乾元二年，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二六)(趙王)名係。(二七)(殺李國貞)李國貞卽李若幽。以上元二年，命爲北庭與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鎮絳州，賜名國貞。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不可賦歛，將士糧賜不充，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突將王元振將作亂，矯令於衆曰：「來日修都統宅，各具舂鋸，待命於門。」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元振遂帥其徒作亂，燒牙城門。國貞逃於獄，元振執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拔刃殺之。(二八)(我鄧景山)初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管崇嗣代之，爲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鈞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殺景山。(二九)(辛雲京)鄧景山旣被殺，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又從諸將之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爲河東節度使。(三〇)(衮服)天子畿內也。(三一)(牲餼)謂祭祀用之犧牲，如特牲饌羊等。(三二)(次舍)謂百官所居之房舍。(三三)(裁)與緣通。(三四)(陵園)天子墓也。(三五)(社稷臣)關係國家安危之重臣也。孟子盡心上：「有安社稷爲悅者也。」禮記檀弓下：「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三六)(鐵券)古以頒有功之臣者。其制如瓦，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各分左右，左頒功臣，右藏內府，有過則合之以取信。(三七)(凌烟閣)在西內三清殿側。唐太宗圖畫功臣於凌烟閣至肅宗時猶復如此。(三八)(廣德)唐代宗年號。(三九)(奉天)縣名唐置，卽今陝西乾縣治，在咸陽西北。(四〇)(詠)音戍，胥律切，誘也，謂爲利害所誘也。(四一)(搆貳)謂離心也。左傳襄公四年：「我德則睦，否則搆貳。」(四二)(僕固懷恩死)僕固懷恩於廣德二年九月八日以暴疾死於靈州鳴沙縣。(四三)(牙將)牙前將領，統元帥親兵。(四四)

〔郭勝〕子儀子。〔四五〕〔令公〕中書省長官中書令之尊稱，隋唐以來，凡拜中書令者，世人皆稱令公。郭子儀平安史之亂，聯回紇，征吐蕃，封汾陽王，後又進太尉中書令，故人稱郭令公。〔四六〕〔懷恩〕叛君棄母，謂懷恩阻兵汾絳，既而叛歸靈武，棄母於汾州也。〔四七〕〔晏駕〕史記：「宮車一日晏駕。」宮車退出，言天子崩也。〔四八〕〔捐館〕史記：「今幸奉陽君捐館舍。」謂死後捐棄一切也。今稱人死爲捐館，本此。〔四九〕〔天可汗〕在上都，自貞觀中四夷君長謂太宗爲天可汗，是後夷人率謂天子爲天可汗。上都，長安也。〔五〇〕〔舅甥之親〕吐蕃尙唐公主，爲舅甥之國。〔五一〕〔靈臺〕唐縣名，卽今甘肅靈臺縣地。〔五二〕〔奉〕與倂同，秩祿也。〔五三〕〔建中〕唐德宗年號。〔五四〕〔建陵〕唐肅宗陵，在陝西醴泉縣東北十八里武將山。〔五五〕〔軍容〕指魚朝恩，以朝恩嘗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也。〔五六〕〔衷甲〕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杜注云：「甲在衣中也。」〔五七〕〔魏〕謂魏州，以田承嗣曾爲魏博節度使，據有魏、博、相、衛、洛、貝、澶等州也。〔五八〕〔頤指〕謂口不言而動頤示意也。漢書：「頤指示意。」〔五九〕〔部曲〕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部曲猶言部下也。

顏杲卿傳

宋 祁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一〕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二〕間，爲濠州〔三〕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四〕性剛正，蒞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開元〔五〕中，與兄春卿，〔六〕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七〕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八〕安祿山〔九〕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一〇〕假常山太守。〔一一〕

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一一)謁於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一二)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一四)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一五)令賈深，內丘(一六)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一七)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一八)節度副使(一九)賈循取幽州。(二〇)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二一)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二三)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二四)爲拒守計。李愷(二五)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二六)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盧洙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犄角，(二七)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二八)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淖沱水。(二九)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高逸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杲城尉崔安石圖之。逸至蒲城，虔、萬德皆會傳舍，(三〇)安石給以置酒，逸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三一)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三二)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三三)棄甲走。於是

趙、鉅鹿、(三三)廣平、(三四)河間(三五)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三六)博陵、(三七)上谷、(三八)文安、(三九)信都、(四〇)魏、(四一)鄴(四二)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

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四三)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爲守計，求救於河東，(四四)承業前已攘(四五)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四六)子。」杲卿不答，遂并廬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四七)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四八)以肉噉之，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四九)而絕，年六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斲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五〇)故不加贈；肅宗(五一)在鳳翔，(五二)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五三)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五四)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諡焉。逖，季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五五)中，又贈杲卿司徒。

註釋 (一)〔眞卿〕顏眞卿，唐臨沂人，玄宗時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獨倡義討之，亂平，遷刑部尚書，封魯國公。德宗時，慰諭李希烈，持節不屈，爲所縊殺，諡文忠。善正草書，筆力遒勁秀拔。 (二)〔垂拱〕唐武后年號。 (三)〔濠州〕隋置，明廢，今安徽鳳陽縣是。 (四)〔司法參軍〕官名，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爲郡之佐吏，歷代皆有。北齊稱法曹參軍。唐制：在府曰法曹參軍，在州曰司法參軍。 (五)〔開元〕唐玄宗年號。 (六)〔春卿〕傅儼通世務，年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厚浦主簿，轉蜀尉，終僊師丞。 (七)〔席豫〕唐襄陽人，開元中爲吏部侍郎，與選六年，時以爲知人，號席公。豫清直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工詩，帝稱爲詩人冠冕。 (八)〔范陽戶曹參軍〕范陽，唐郡，今河北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縣之地。戶曹參軍，官名，主民戶之屬官。 (九)〔安祿山〕入名，唐營州柳城胡人也。初名阿鞬山，又作軋鞬山，從母適安氏，冒姓安，更名祿山。玄宗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厚結貴妃楊氏；寵信無比。天寶末舉兵反，陷洛陽，逼長安，稱燕帝，玄宗幸蜀避之。尋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 (一〇)〔營田判官〕集流民，官給廩舍，使之爲官力田，曰營田。判官，官名，唐時爲節度使之僚屬。 (一一)〔假常山太守〕假，兼也。常山，郡名，今河北正定縣其舊治也。太守，官名，秩二千石。秦名郡守，漢景帝時稱太守，宋以後改郡爲府，稱知府。 (一二)〔長史袁履謙〕時袁履謙爲常山長史。長史，官名，漢相國丞相及後漢三公府，各有長史。魏、晉以後，王公府及各衛寺並有長史，歷代因之。 (一三)〔假子〕養子也。 (一四)〔土門〕縣名，後魏置，在今陝西富平縣東北，唐改曰美原縣，今日土門坊。 (一五)〔眞定〕即今河北正定縣。 (一六)〔內丘〕縣名，即今河北內丘縣。 (一七)〔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拜郟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粥不給，無愠嘆。 (一八)〔平盧〕唐時軍區。舊唐書：「平盧軍節度使，治青州，管淄、青、登、萊四州。」爲今山東益都、臨淄、蓬萊、掖縣等地。 (一九)〔節度副使〕官名，唐時始於邊疆置節度使，後則全國徧設，所統或一道或數州凡軍民之政，用人理財，皆得主之，世謂之藩鎮。其官稱曰節度大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大使以親王任之，但遙領不蒞職，故惟副大使及知節度事爲正節度。所屬有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判官，支使之類。 (二〇)〔幽州〕即今北平及大興、宛平、良鄉、固安等二十縣之地。 (二一)〔處士〕謂不仕之士也。 (二二)〔平原〕縣名，漢置，爲平原郡治，即今山東平原縣。 (二三)〔死士〕敢死之士也。左傳：「使死士再禽焉。」 (二四)〔李愬〕唐汝水

人，天寶初除濟河太守，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奉祀，歲時不絕。旋徙河東太守，安祿山反，愷繕城壘，勵士卒，邊賊四鋒，擢禮部尙書。後城陷，被害，謚忠懿。(二五)(徇)巡也，行示也。(二六)(掎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故軍陳分兩面以待敵者曰掎角。掎，音器，或音羈，牽一脚也。(二七)(舍之外郵)舍，置也。郵，驛也。馬傳曰置，步傳曰郵。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二八)(漳泚水)河名，源出山西，入河北，至天津會北運河入海。(二九)(傳舍)驛站所設之房舍以便行人休息者。(三〇)(趙)唐改後魏趙郡爲趙州，即今河北趙縣。(三一)(賊)殺害也。(三二)(饒陽)縣名，漢置，即今河北饒陽縣。(三三)(鉅鹿)郡名，秦置，今河北鉅鹿縣爲其郡治。(三四)(廣平)郡名，漢置，今河北永年縣爲其郡治。(三五)(河間)郡名，後魏置，今河北河間縣爲其郡治。(三六)(樂安)郡名，唐置，即今山東惠民縣。(三七)(博陵)郡名，隋唐置，即今河北定縣。(三八)(上谷)郡名，秦置，郡治沮陽，即今河北懷來縣。(三九)(文安)縣名，即今河北文安縣。(四〇)(信都)郡名，漢置，今河北冀縣治東北有信都故城，即其舊治。(四一)(魏)縣名，漢置，今河北大名縣。(四二)(鄴)縣名，漢置，今河南臨漳縣境。(四三)(史思明)唐寧州夷人，突厥種，初名宰干，玄宗賜名思明。與安祿山同鄉里，累官至大將軍，祿山反，思明從之。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思明遂殺慶緒而自立，稱燕帝，尋亦爲其子所殺。(四四)(河東)戰國時梁有河東地，秦、漢時置郡。黃河流經山西西境，成南北線，故山西境內，在黃河以東者，統稱河東。(四五)(懷)竊也。(四六)(而)汝也。(四七)(營州)後魏置，治和龍，今河北朝陽縣治。(四八)(節解)通鑑晉穆帝永和四年：「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注：「支解者，解其四支。節解者，凡骨節節解之也。」(四九)(舍胡)語不明白也。(五〇)(楊國忠)唐楊貴妃從兄，少飲博無行檢，不爲姻族齒。玄宗時由御史至宰相，淫縱不法。安祿山有寵，國忠惡其不出已下，屢言其將反，祿山被逼果反，潼關陷，帝奔蜀，陳玄禮率軍士誅之於馬嵬山下，爭噉其肉且盡。(五一)(肅宗)玄宗第三子，名亨，爲皇太子時，安祿山反，玄宗奔蜀，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乃還至甘肅靈武，即皇帝位，命郭子儀收復兩京，在位七年崩。(五二)(鳳翔)府名，今陝西鳳翔縣，其舊治也。(五三)(李光弼郭子儀)李光弼，唐肅宗時拜節度使，平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光弼用兵，謀定後戰能以少擊衆，中興戰功，推爲第一。郭子儀，唐玄宗時爲朔方節度使，平安史之亂，聯回紇，征吐蕃，以一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累官太尉中書令，封汾陽

郡王。(五四)(乾元)唐肅宗年號。(五五)(建中)唐德宗年號。

張巡傳

宋 祁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一)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二)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三)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厄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四)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五)令，士多豪猾，大吏(六)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七)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

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陷宋曹(八)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祇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一〇)尉賈賁者，閬州(一一)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一二)爲頓丘(一三)令盧諶，(一四)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一五)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一六)兵，虜其衆，反接(一七)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一八)淮陽囚更(一九)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

屠其妻子，磔_(二〇)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蹢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_(二一)表諸朝，騰牋_(二二)祇府。祇乃舉_(二三)以東，委巡經略。

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_(二四)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卻。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

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_(二五)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_(二六)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_(二七)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圍之。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

(三八)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三九)不復出。

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三〇)假巡先鋒。

俄而魯，東平(三一)陷賊，濟陰(三二)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三三)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三四)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裁(三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三六)與太守許遠(三七)城父令姚閻(三八)等合，乃遣將雷萬春，(三九)南霽雲(四〇)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四一)巡諫曰：「宗社尙危，園陵(四二)孤外，詎可吝賞與貲？」巨不聽。

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四三)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四四)突厥，(四五)奚(四六)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

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閹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概。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四七)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四八)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隍(四九)中持鉤陌刀(五〇)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會侍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刻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

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五一)濮陽(五二)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齧(五三)木皮鬻紙(五四)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五五)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五六)巡出鉤干柱(五七)之，使不得進，篝火(五八)焚梯。賊以鉤車(五九)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

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碁。」（六〇）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确？」（六一）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

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尙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六二）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六三）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雲霽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

射佛寺浮屠，(六四)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眞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二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啟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

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禱(六五)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

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六六)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六七)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六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巡長七尺，須鬣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

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六九）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

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河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七〇）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致，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七一）差次至德（七二）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廬弈（七三）及巡，遠，霽雲爲上。又

贈姚闡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七四）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七五）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七六）時，圖巡、遠、霽雲像於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註釋（一）〔鄧州南陽〕鄧州，隋置，即今河南鄧縣。南陽，縣名，隋置，即今河南南陽縣。（二）〔區〕首領，不可也。（三）〔清河〕即今河北清河縣。（四）〔勢可炙〕謂勢醜薰炙也。（五）〔眞源〕縣名，唐置，今河南鹿邑縣。（六）〔大吏〕通鑑：「今自秩以上至於大吏。」注：「大吏，謂左右中更以上爲吏者也。」後世稱外省長官曰大吏。（七）〔明府〕古於太守牧令，皆稱府君，或明府君，簡稱明府。唐時多稱縣令爲明府。（八）〔宋曹〕宋州，隋置，今河南商邱縣，其舊治也。曹州，後魏西兗州，北齊改曹州，今山東曹縣。（九）〔玄元黃帝〕唐奉老子爲始祖，尊爲玄元黃帝。眞源爲老子降生之處，故亦名曰仙源。（一〇）〔單父〕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單縣南。（一一）〔閬州〕唐置，今四川閬中縣。（一二）〔襄邑〕即今山西襄垣縣。（一三）〔頓丘〕縣名，漢置，故城在今河北清豐縣西南。（一四）〔韻〕音英。（一五）〔雍丘〕故城在今河南杞縣。（一六）〔淮陽〕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一七）〔反接〕兩手反背而縛之也。史記：「武士反接之。」（一八）〔行部〕謂巡視部屬也。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臧。」（一九）〔更〕互也。（二〇）〔磔〕知赫切，讀如槁，裂也，分裂肢體謂之磔。漢書：「諸死刑皆磔於市。」（二一）〔間道〕僻道也。漢書：「步從間道走軍。」注：「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二二）〔騰騰〕騰，傳也。賡，賡記也。歐陽修與人書：「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問候請謝者，則曰賡記書啓。」（二三）〔兗〕兗州，屬山東，即滋陽縣。（二四）〔乘〕登也。詩經：「亟其乘屋。」（二五）〔干〕通作竿。（二六）〔開府特進〕開府，謂開建府署，辟置僚屬，漢制，惟三公開府，及漢末，以將軍開府，魏晉以後，開府者益多，別置開府儀同三司之名。特進，漢制，諸侯王公將軍，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爲加官。隋唐改爲散官。（二七）〔勳〕悅從也。論語：「舉善而教不能，則勳。」（二八）〔舍〕三十里爲舍。（二九）〔陳留〕即今河南陳留縣。（三〇）〔彭城〕縣名，今江蘇銅山縣。（三一）〔東平〕即今山東東平縣。（三二）〔濟陰〕郡名，漢置，今山東之荷澤、定陶、濮、城武、

曹、鉅野諸縣地。(三三)〔臨淮〕唐郡縣，在今安徽泗縣東南。(三四)〔寧陵〕縣名，漢置，即今河南寧陵縣。
(三五)〔戒〕與纒通。漢書：「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三六)〔睢陽〕春秋宋地，秦置縣，唐置郡，改縣爲宋城，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唐張巡許遠守此，以抗安祿山。屏蔽江淮，沮遏其勢。江淮以南得安全無恙者，皆巡遠屏蔽之力也。(三七)〔許遠〕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女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三八)〔城父令姚闓〕姚闓，性豪蕩，好飲譚，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張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死難。閻音銀。城父，在今安徽亳縣。(三九)〔雷萬春〕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壽雲，而彊殺用命。每戰，巡任之與壽雲等。(四〇)〔南壽雲〕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銜擊汴州賊李廷堂，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銜齎金帛迎，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鳴而來者，乃壽雲也，巡對泣下。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四一)〔折衝果毅〕爲統府兵之官。唐時全國置折衝府，徵發人民爲兵，謂之府兵。(四二)〔園陵〕天子之塋墓也。後漢書：「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四三)〔慶緒〕安祿山子，以祿山擅勢，未冠授鴻臚卿，祿山既僭位，封晉王。祿山愛段夫人子慶恩，慶緒懼不立，乃與帳下李猪兒謀，殺祿山，矯稱傳位慶緒。王師討之，敗走鄴，求救於史思明，爲思明所殺。(四四)〔同羅〕種族名，敕勒諸部之一，在薛延陀北。敕勒，與鮮卑殊種。(四五)〔突厥〕種族名，隋唐之際，奄有漠北。(四六)〔奚〕種族名，所居在今熱河之承德、灤平、豐寧、平泉諸縣地。(四七)〔濟〕止也。詩經：「不能旋濟。」(四八)〔申〕重也。書經：「申命羲叔。」(四九)〔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易經：「城復於隍。」(五〇)〔陌刀〕刀之制有四：曰儀刀，曰障刀，曰橫刀，曰陌刀。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斬馬劍。(五一)〔鱗〕音運，運糧饋之也。左傳：「宣伯帥諸穀。」(五二)〔濮陽〕郡名，在今山東濮縣南。(五三)〔鮫〕音紇，齧也。(五四)〔鷲紙〕鷲與粥同，

煮紙爲粥也。(五五)〔穰劣〕衰憊也。(五六)〔雲衝傳檄〕雲衝，攻城之具。傳，附也，着也。檄，城上女牆也。(五七)〔挂〕猪羽切，掌也，支也。(五八)〔篝火〕篝，音鈎，籠也。篝火，以籠蔽火也。(五九)〔鈎車〕禮記：「鈎車，夏后氏之路也。」疏：「謂曲其前闕者。」路，車也。(六〇)〔非〕音基，與期同，謂周一年也。晉經：「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六一)〔關弓與我確〕關，與彎通，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確，吉嶽切，音角，角勝質也。漢書：「數與敵確。」(六二)〔披靡〕潰散也。漢書：「漢軍皆披靡。」(六三)〔房瑄〕玄宗幸蜀，房瑄拜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使靈武，册立肅宗。瑄自請將兵平賊，詔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遇賊於陳澗斜，大敗，士卒死者四萬人。瑄自負以天下爲己任，朝士亦多目爲王佐之才，然高談而不切事，又知人不明，故一舉傷師。(六四)〔浮屠〕佛塔也。古人稱佛教徒曰浮屠，佛教爲浮屠道，後并稱佛塔爲浮屠。(六五)〔癘〕管子五行篇：「不癘難穀」，註：「癘，殺也。」又疫氣也。左傳：「癘疾不降。」(六六)〔抉〕挑也，剔也，謂摘取而出之也。(六七)〔癘〕音滯，豕之異名。孟子：「五母雞，二母癘。」(六八)〔偃師〕縣名，漢置，卽今河南偃師縣。(六九)〔廚養〕賤役也。(七〇)〔持滿〕言以矢加弦而引滿也。史記：「穀弓矢持滿。」(七一)〔德宗〕名适，代宗之子。(七十二)〔至德〕肅宗年號。至德元年，唐玄宗奔蜀，肅宗卽位靈武。(七三)〔盧奔〕天寶初爲鄆令，治稱最，累遷御史中丞，俄留壘東都，安祿山兵至，奔朝服罵賊死，謚貞烈。(七四)〔貞元〕唐德宗年號。(七五)〔僖宗〕名儳，懿宗之子。(七六)〔大中〕唐宣宗年號。

渾瑊傳

宋 祁

渾瑊本鐵勒九姓(一)之渾部也，善騎射，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湖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二)從僕固懷恩(三)平史朝義，(四)大小數十戰皆捷，自武鋒軍改授太常卿。

吐蕃盜塞深入，城會馬璘（五）討之，次黃善原，城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以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城，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敵躡（六）而入，遂大敗。

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敵奈何？」城曰：「願再戰。」乃馳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

建中（七）中，李希烈（八）詐爲城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九）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一〇）兵薄城，戰譙門，（一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如雨，晝夜不息，人心危惴，帝與城相泣。泚又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障，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湟。帝召城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又賜城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以衣授，因曰：「朕與公訣矣？」城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

城乃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搗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燃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飢，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堰（一二）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皆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噪，乃第賞將吏。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一三）奔難，賊乃棄去。

後吐蕃相尚結贊（一四）陷鹽夏，陰圖京師，而畏城與李晟（一五）馬燧（一六）欲以計勝之，

乃詭詞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來，乃詔約盟平涼州，(二七)以瑊爲盟使。既至，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二八)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敵罷，還河中(二九)卒。

瑊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如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三〇)故帝始終倚任。貞元(三一)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每事姑息；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瑊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三二)十六年，猜間不能入。

註釋 (一)(鐵勒九姓)鐵勒，種族名，其先匈奴之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以東，依山隴谷，往往不絕。回紇、薛延陀諸部皆其族。九姓，九姓部落也。(二)(新鄉)縣名，隋置，卽今河南新鄉縣。(三)(僕固懷恩)唐鐵勒部人，世襲都督，善戰鬪，安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復兩京，平史朝義，有殊功，累官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封太原郡王。後以怨望，誘合諸蕃入寇，至鳴沙，病甚，還，死靈武。(四)(史朝義)唐史思明子，初封懷王，弑父殺弟，遂襲位。雍王，僕固懷恩等合兵討賊，大敗之，輾轉顛頓，爲李懷仙所殺。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而滅。(五)(馬璘)唐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嘗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屍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墮於地乎？」開元末以奇勳歷遷金吾衛將軍，戰功卓越，封扶風郡王。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爲涇原節度使十年，虜不敢犯，爲中興銳將。(六)(蹇)追隨也。晉書：「遠超枚馬，高蹇王劉。」(七)(建中)唐德宗年號。(八)(李希烈)唐遼西人，德宗時拜淮西節度使，進南平郡王。李納叛，詔希烈往討，希烈約納爲唇齒，與朱滔田悅等連和，旋破汴，僭卽皇帝位，國號楚，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殺之。(九)(奉天)縣名，唐置，故城在今陝西乾縣。(一〇)(朱泚)唐代宗時盧龍部將，殺節度使朱希彩，代領其鎮，尋以弟朱滔留鎮而自入朝。德宗時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過京師作亂，泚爲太尉在長安，亂兵舉之爲王，稱帝，國號大秦，圍德宗於奉天，李晟復京師，泚出走，爲其所殺。(一一)(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遠者。(一二)(擗)乙戛切，讀如幹，拔也。(一三)(李懷光)隴人，本姓茹，賜姓李。德宗時爲寧、慶、

晉、絳等州節度使，徙鎮朔方。帝奔奉天，被圍急，懷光率所部奔命，以破朱泚功進副元帥。後囑強拒命，爲部將所殺。(一四)〔尙結贊〕唐吐蕃大相，助渾瑊破朱泚，德宗爽約不與地，吐蕃怨之，遂寢涇、隴、邠、寧，爲李晟所敗。未幾，吐蕃陷鹽夏，結贊屯鳴沙，饋餉數困，因馬燧以乞和，遂命渾瑊等復盟於平涼。結贊伏精騎三萬，欲擒瑊等，長驅入寇。及盟，瑊僅得脫。結贊尋遣送兵部尙書崔漢衡等歸，詔受而絕其使，遂屢寢涇、隴、邠、寧、慶、鄜等州，俘掠殆盡。貞元中卒。(一五)〔李晟〕德宗時平朱泚，收復京師，以功累官至司徒，封平西王。德宗嘗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一六)〔馬燧〕字洵美，姿度魁傑，與諸兄舉，輟策嘆曰：「方天下有事，當以功濟天下，豈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大曆建中間屢破李靈耀、田悅，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北平郡王。復以平李懷光功，帝賜宸辰台衡二銘，言君臣相成之美以寵之，圖形凌烟閣。(一七)〔平涼州〕地名，北周置，即今甘肅平涼縣。(一八)〔羸服〕貧賤人之衣也。後漢書羊續傳：「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探問風謠。」(一九)〔河中〕府名，唐置，今山西永濟縣，其舊治也。地當黃河汾河之中，故名。(二〇)〔金日磾〕漢武帝時人，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沒入官，初爲馬監，後遷侍中，在上左右，目不忤視，數十年無過失，篤愷爲帝所信愛，拜車騎將軍。莽何羅謀反，日磾縛而誅之，以功封秭侯。武帝崩，與霍光同受遺詔輔政，爲光副。(二一)〔貞元〕唐德宗年號。(二二)〔蒲〕蒲州，府名，北周置，唐時爲河中府。

王彥章傳

歐陽修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一)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二)爲開封府押衙，(三)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四)卽位，遷濮州(五)刺史，又徙澶州(六)刺史。

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七)履棘行百步。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

梁、晉爭天下爲勅（八）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九）謂人曰：「亞次，（一〇）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一一）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一二）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

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得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一三）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

龍德（一四）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一五）顧事急，以繩納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忽棄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盡，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一六）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一七）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一八）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一九）引精兵數

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

莊宗撤北城爲棧，(二〇)下楊劉，(二一)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棧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協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二二)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二三)還第。

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二四)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變(二五)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

保中都。(二六)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二七)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二八)刺之，彥章傷重，馬蹶，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

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二九)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願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逸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三〇)時追贈彥章太師。

註釋(一)〔壽張〕縣名，東漢置，故城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南。(二)〔梁太祖〕碭山人，姓朱，名溫，初從黃巢爲盜，後降唐，僖宗賜名全忠，以功累官至四鎮節度使，封梁王。天祐末篡位，弑唐昭宗及哀帝，國號梁，都汴州，開平中遷都洛陽，據有七十八州，在位六年。(三)〔押衙〕官名，衙謂儀仗侍衛，押衙謂管領之人也。(四)〔末帝〕太祖第三子，名友貞，以友珪弑父太祖自立，乃起兵討友珪，誅之，卽位於大梁。龍德末，晉王李存勗大破梁軍，王彥章敗死，汴京陷，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被刀鋸。」使麟殺之，麟亦自刎。帝仁而無武，明不燭奸，在位十一年。(五)〔濮州〕唐置，卽今山東濮縣。(六)〔澶州〕唐置，今河北清豐縣是。(七)〔跣足〕不着履以足親地也。(八)〔勅〕音擊，強也。(九)〔晉王〕謂後唐莊宗李存勗，本西域突厥種，居沙陀磧，因以爲國。其祖父貞元中歸唐，討賊有功，因賜國姓。父李克用，驍勇善戰，黃巢陷京師，克用率沙陀兵大破之，功稱第一，封晉王。朱全忠忌其能，欲襲殺克用，二人因有隙。克用將死，以三矢授存勗曰：「必報燕梁契丹之仇。」既嗣位，北卻契丹，

京滅燕，又滅梁，還矢太廟。後驕恣荒於政治，伶人郭從謙謀反，中流矢死。(二〇〇)〔亞次〕謂唐莊宗。莊宗小名亞子，或作亞次。(二二一)〔金波亭〕故址在今河北大名縣東。(二二二)〔汝鄭二州〕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鄭州，今河南鄭縣。(二三三)〔趙巖〕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袁克商族，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魏州牙兵數爲亂，巖議分相，魏爲兩鎮，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莊宗兵至汴，末帝登建國樓。或勸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後巖走許州依溫韜，韜斬其首獻莊宗，尋族誅。(二四四)〔龍德〕梁末帝年號。(二四五)〔敬翔〕深沈有大略，從梁太祖在軍中，謀劃多中，甚見信任。梁之篡弒，翔謀爲多。及梁受禪，官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友珪立，懼翔圖己，改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末帝時愈見疏遠。梁亡，自經死。(二五六)〔段凝〕事梁太祖爲鄭州刺史，末帝以爲招討使，梁亡降唐。凝爲人佞巧，善窺迎人意，莊宗甚親愛之。明宗立，竄遼州賜死。(二五七)〔滑州〕唐置，即今河南滑縣。(二五八)〔鞬〕同鞬，音鉤，射鞬也，又臂衣也，以韋爲之，所以送弦。(二五九)〔更衣〕如廁也。論衡：「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蓋賓主相見，不宜言穢褻之事，故如廁皆託言更衣。(二六〇)〔俄〕音伐，與筏同，編木爲之，以渡水者。大曰俄，小曰桴。(二六一)〔楊劉〕地名，在山東東阿縣北，舊有城，臨河津，宋以前爲黃河津渡處，五代時爲梁、晉交兵要地。(二六二)〔笏〕音忽，一名手版，朝見時所執者，有事則書其上，以備遺忘。古者自天子至士皆執笏，以玉及象竹爲之。後世惟品官執笏，以象牙及木爲之。(二六三)〔勒〕抑也，猶言壓制而逼迫之也。(二六四)〔守捉〕唐初兵之守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守捉十一，則曰平盧道是也。見唐書。(二六五)〔保鑿〕軍名，天子之衛兵也。(二六六)〔中都〕故城在今山東汶上縣西。(二六七)〔夏魯奇〕青州人，字邦傑，初事梁，後奔晉。(二六八)〔稍〕音朔，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者也。亦作槩。(二六九)〔明宗〕後唐代北應州胡人，無姓氏，名邈佶烈，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莊宗被弒，鄴都亂兵立之。廟號明宗，在位八年。(二七〇)〔晉高祖〕姓石名敬瑄，太原人，以北京留守舉兵，契丹立之。

作者小傳 歐陽修，宋廬陵人，字永叔，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爲諫官，論事切直。後拜參知政事，徙青州，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修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嘗判滁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

士，卒諡文忠。撰有新唐書及新五代史等。

漢奸馮道傳

歐陽修

傳（一）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三）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予於五代（四）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五）豈虛言也哉？

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尙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

執邪？不可以一手並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自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六）人也。事劉守光（七）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八）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

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床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九）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卻，寘（一〇）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

其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

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一一）遇趙在禮（一二）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遂趨至京師。

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一三）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四）

天成長興（一五）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一六）過井陘（一七）之險，懼馬蹶（一八）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一九）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願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

水運軍將於臨河縣（二〇）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二一）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二二）明宗崩，相愍帝。（二三）潞王反於鳳翔，（二四）愍帝出奔衛州，（二五）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二六）節度使，踰年，拜司空。（二七）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二八）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二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三〇）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三一）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諛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三二）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

請。(三三)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三四)拜道太師，兼中書令。

道少能矯行，(三五)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三六)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三七)而喜爲之稱譽。

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三八)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三九)爲漢嗣，遣道迎贇於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四〇)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四一)

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四二)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四三)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註釋 (一)(傳)聖人所著書謂之經，賢人所著書謂之傳。(二)(四維)維所以繫網者，四角繫之，則網舉目張，故以喻維持國家之具也。(三)(管生)謂管仲，名夷吾，春秋齊桓公之賢相。語見管子。(四)(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爲五代。(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語見論語。(六)(景城)郡名，本滄州，唐天寶初改郡，今河北滄縣。(七)(劉守光)梁開平初擁兵自爲盧龍節度使，晉王將伐梁，忠強燕在後不敢發，守光遂自稱燕帝，閏三年，爲晉

所獲，斬於太原。(八)〔張承業〕唐僖宗時宦者，唐昭宗時使晉，爲河東監軍。晉王病卒，以莊宗屬承業。莊宗將卽皇帝位，承業諫不聽，不食卒。(九)〔恬如〕安適貌。(一〇)〔眞〕音至，置也。(一一)〔汴州〕卽今河南開封縣。(一二)〔趙在禮〕唐莊宗時爲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在禮，在禮遂反。(一三)〔安重誨〕少事明宗，甚爲親信，及卽位，累加侍中，兼中書令。(一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官名，唐時以尙書、中書、門下三省之長官爲宰相。又以其官隆重，不常置，以他官攝其職，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一五)〔天成長興〕皆明宗年號。(一六)〔中山〕國名，戰國時中山國，在今河北定縣。又漢置中山國，今河北舊津海道西部之地。(一七)〔井陘〕山名，在河北井陘縣東北，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井陘。其險爲河北河東關要。井陘關在井陘山上，歷代爲軍事最要之地。(一八)〔蹇〕同蹇，音厥，失足顛仆也。(一九)〔聶夷中〕田家詩。聶夷中，唐人，擢進士，工詩，其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割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二〇)〔臨河〕縣名，漢置，在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後旗，故朔方城西北南河北河之間，臨河縣城濱北河。(二一)〔大寶〕天子之位也。易：「聖人之大寶曰位。」(二二)〔道相明宗十餘年〕按二十二史考異云：「按明宗在位纔八年，道以天成二年拜相，相明宗止七年耳，傳云十餘年，非其實矣。」(二三)〔愍帝〕名從厚，明宗之子，在位四月，潞王從珂弑之於衛州。(二四)〔潞王反於鳳翔〕明宗養子，姓王氏，名從珂，小字阿三，明宗甚愛之，屢立戰功，封潞王。從珂鎮鳳翔，石敬瑭鎮河東，愍帝欲調動之，從珂遂反。愍帝奔衛州，殺之，自立爲帝。鳳翔，府名，唐置，今陝西鳳翔縣其舊治也。(二五)〔衛州〕北周置，今河南汲縣。(二六)〔同州〕府名，今陝西大荔縣其舊治也。(二七)〔司空〕官名，漢大司空、大司徒、大司馬并列爲三公，旋去大字爲司空，歷代因之。(二八)〔晉高祖〕姓石氏，名敬瑭，其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敬瑭尙後唐明宗女，累功加中書令，鎮太原。清泰中契丹侵境，敬瑭屯忻州，後唐末帝疑之，遂拒命，求救於契丹。契丹立爲帝，帝稱契丹爲父皇帝，割幽薊十六州賂之。契丹兵南下，唐廢帝登玄武樓自焚死。遂入洛陽卽帝位，國號晉，在位七年。(二九)〔出帝〕後晉高祖兒子，名重貴，與契丹絕盟，楊光遠誘契丹南下，帝自將禦之，契丹敗走。尋大舉侵晉，執帝以歸，封爲負義侯，國亡，在位三年。(三〇)〔契丹〕國名，東胡種，其先軻比能爲魏所殺，衆遂微。至後魏時號曰契丹，唐時國內分爲八部，梁時耶律阿保機并七部，破奚及渤海，侵室韋及女真，又取突

厥故地，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河北北部，及內外蒙古之地，其勢遂強。由唐及宋，代爲邊患。後改國號曰遼，爲金所滅。(三一)(耶律德光)遼太祖阿保機次子，即位後，助石敬瑭破唐兵。滅後晉，改國號曰遼，在位二十一年。(三二)(漢高祖)沙陀部人，後世居太原，姓劉氏，名知遠，從晉高祖起兵，有佐命功，拜中書令，封太原王。方出帝時，高祖常憤憤下視晉，及契丹滅晉，不赴難，旋即帝位於晉陽，國號漢，後都汴，在位一年崩。(三三)(奉朝請)謂奉朝會請召也。(三四)(周太祖)姓郭氏，名威，堯山人，本常氏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姓郭。仕漢爲鄴郡留守，既弑漢隱帝，遂出禦契丹，至瀛州自立而還。在位三年崩。(三五)(矯行)謂人之行爲，故意表示其高異也。(三六)(持重以鎮物)持重，後漢書：「持重處正。」注：「持重，謂守正也。」鎮物，謂鎮定也。(三七)(元老)後漢書孝章帝紀：「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元，大也。唐呼宰相曰元老。(三八)(俳語)謂遊戲之言也。俳，音牌。(三九)(湘陰公)劉資，劉崇(漢高祖微時，嘗傭力崇家)子，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初拜徐州節度使。隱帝遇弑，羣臣議立資，傳太后意召之，資行至宋州，周太祖自瀛州爲兵士擁還京師，封資湘陰公，幽死。(四〇)(瀘州)州名，唐置，今河北清豐縣是。五代晉時移治德勝寨，在今濮陽縣西。(四一)(屑意)猶言介意也。(四二)(倒懸)喻困苦之甚也。孟子：「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四三)(聲)音樂也。禮記：「止聲色，毋或進。」

廉恥

顧炎武

五代史(一)馮道傳(二)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皆不知廉恥而至於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知恥尤要。故夫子(三)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四)孟子(五)曰：「人

不可以無恥。」(六)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源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七)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八)鷄鳴不已於風雨，(九)彼衆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一〇)有云：「齊朝(一一)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一二)教其鮮卑(一三)語及彈琵琶，(一四)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二五)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闒然(一六)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註釋 (一)(五代史)有新舊二種。此指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所撰。(二)(馮道傳)在新五代史第五十四卷。道歷事唐、晉、漢、周四朝十君，自命爲「長樂老」，歐陽修譏其無恥。(三)(天子)指孔子。(四)(行己有恥)句出論語。(五)(孟子)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名軻，門弟子記其言行，成孟子一書。(六)(人不可以無恥)句出孟子。(七)(三代)夏、商、周也。(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九)詩經鄭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謂鷄當晨則鳴，不以風雨蔽明而止也。(一〇)(顏氏家訓)隋顏之推撰；二卷，凡二十篇。(一一)(齊朝)謂北齊也；高洋受東魏禪，國號齊，史稱北齊。(一二)(齊疏)解釋書中之意義也。(一三)(鮮卑)種族名，起於興安嶺東，後移居匈奴故地。北魏拓跋氏，卽其種人也。唐宋後與漢族同化。(一四)(琵琶)樂器，釋名謂其器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撥時推手向前曰琵，引手退卻曰琶。(一五)(之推)南北朝臨沂人，姓顏，字介，之推其名也。初仕梁爲湘東王參軍；後奔北齊，領中書舍人；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著有家訓二十篇。(一六)(闒)昏也，蔽也。

作者小傳 顏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明江蘇崑山人。少耿介絕俗，不與人苟同，與歸莊相善，有歸奇顧怪之目。

明亡，義不事清，與歸莊共起事，謀復國，失敗。清庭修明史，在朝諸人爭欲致之，辭曰：「刀繩俱在，無速我死！」於學無所不窺，爲漢學大師。著作極富，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

讀通鑑論三則

王夫之

一

夷狄以劫殺爲身技，中國之御之也以信義。雖然，豈易言哉？獲天之祐，得人之助，爲天下君；道周仁至，萬方保之，建不試（一）之威，足以服遠。於是奮赫（二）然之怒，俘係（三）而殄滅之，弗能拒也。乃可修信義以綏（四）之，任其來去，而與相忘，弗能背也。李克用之在河東，爰足以及此哉？

沙陀之與契丹，猶麀（五）之與鹿也，捷足者先耳。阿保機（六）背七部更代之約而踞漢城，（七）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八）而窺唐室，其以變詐凶狡相尙，又相若也。素所懷挾者無以相踰，而克用爲李可舉（九）所挫，投命韃靼，（一〇）素爲殊族所輕，威固不足以相制。阿保機帥三十萬之衆以來寇，目中已無克用，克用與之連和，（一一）力屈而求安耳。克用短長之路，阿保機操之。而東有劉仁恭（一二）與爲父子，南有朱溫（一三）遙相結納，三雄角立，阿保機持左右手之權以收其壘斷之利。以其狡毒，不難滅同類世好之七部，而何有於沙陀之杯酒？當是時，朱溫疆而克用弱，助溫以夾攻克用，滅之也易；助克用以遠攻溫，勝之也難。克用乃欲以信結之，

約與滅温，直一晒而已。契丹於時，未可得志於河東，姑許之而弗難旋背之。克用乃曰：一失信夷狄，自亡之道」，拒謀臣之策，不擒之於酣飲之下，何其愚也？

阿保機初併七部，衆心未固，德光（一四）孤雛耳，突欲闇弱，（一五）而莫能爲主。阿保機死，則七部各懷其故主，分析以去，而契丹之勢衰。李從珂石重貴（一六）之敗亡不速，趙宋無窮之禍，亦以早捐，（一七）豈非中華之一大幸與？以克用之機變雄桀，而持老生之常談，假帝王之大義，以成乎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一八）意者其天邪？不然，何其愚也？

以帝王之惇（一九）信義也，三苗來格矣，舜必分北之；（二〇）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駝之；（二一）東夷旣服矣，周公必兼并之；（二二）未嘗恃硜硜（二三）以姑縱也。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敗之於城濮，（二四）而春秋大之，宗周以安，宋鄭以全，所繇（二五）異於宋襄遠矣。（二六）故曰：異類者，欺之而不爲不信，殺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者也。以一夫擒之而有餘，舉天下之全力經營二百餘年，而終不克，無可歸咎，而不容已於重惜。故曰：意者其天邪？不然，克用之狡，豈守老生之談，附帝王之義者哉？

二

夷狄之彊也，以其法制之疏略，居處衣食之粗糲，養其驕（二七）悍之氣，弗改其俗，而大利存焉。然而中國亦因之以免於害。一旦革而以中國之道參之，則彼之利害相半矣；其利者可漸以雄長於中國；而其害也，彼亦自此而弱矣。

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自安其逐水草，（二八）習射獵，忘君臣，略昏宦，（二九）馳突無恆之素，而中國莫能制之。乃不知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婚姻仕進之可榮，則且視中國爲不可安之叢棘。而中國之人，被掠以役於彼者，亦怨若而不爲之用。兩相忘也，相利也。此順天之紀，因人之情，各安其所之道也。

中行說（三〇）說匈奴不貴漢之繒帛，而匈奴益彊，然其入寇之害，亦自此殺（三一）矣。單于雖有不逞之志，而中國之玉帛子女，旣爲其族之所不貴，城廓宮室，旣爲其居之所不安，則其名王大人，至於部衆，咸無所歆羨，而必不效死以爲單于用。匈奴自彊而漢亦以安，此相忘之利也。

曹操遷匈奴餘衆於河西，（三二）婚宦寢食居處，其變俗而雜用中國之法。於是乎啓懷愍之禍，（三三）然而劉石慕容苻姚赫連（三四）之族，亦如朝菌（三五）之榮，未久而萎。其俗易，其利失，其本先弱也。

韓延徽（三六）爲劉守光所遣，入契丹，拘留不返，因教以建牙（三七）築城，立市墾田，分族類，辨昏姻，稱帝改元。契丹以是威服小夷，而契丹之俗變矣，阿保機之悍，亦自此而柔矣。非石敬瑭（三八）延而進之，莫能如中國何也。雜華夷而兩用之，其害天下也乃烈。

中國有明君良將，則夷以之衰；無人焉，則導之以中國之可欲，而人思掠奪，則中國以亡。延徽雖曰：「我在此，契丹不南牧，」然其以貽害中國者，不如中行說之彊，匈奴卽以安

漢也。女真（三九）之陷汴，張毅（四〇）郭藥師（四一）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四二）劉整（四三）之使之也。阿骨打，（四四）鐵木真，（四五）彊悍可息也，宋之叛臣以朝章國憲之輝煌赫弈（四六）者，使之健羨，則彼且忘其所恃，奔欲以交靡，亂人之害，亦酷矣哉！又況許衡（四七）虞集，（四八）以聖人之道，爲沐猴之冠，而道喪於天下，尤可哀也夫！尤可哀也夫！

三

謀國而貽天下之大患，斯爲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四九）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五〇）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唯桑維翰（五一）當之。

劉知遠（五二）決策以勸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險，恃士馬之彊，而知李從珂之淺輒，無難摧拉。其計定矣，而維翰急請屈節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膽虛，遽從其策，稱臣割地，授予奪之權於夷狄。知遠爭之而不勝，於是而生民之肝腦，五帝三王之政教禮樂，驅以入於狂流。契丹弱而女真乘之，女真弱而蒙古乘之，種禍無已，人胥爲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維翰尸（五三）之也。

夫維翰起家文墨，爲敬瑭書記，固唐教養之人士也。何讎於李氏，而必欲滅之？何德於敬瑭，而必欲戴之爲天子？敬瑭而死於從珂之手，維翰自有餘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已抑不能爲知遠而相因以起。其爲喜禍之姦人，姑不足責；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劉知遠輩，

而徐收必得之功。而力拒羣言，決意以戴異族爲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終始重貴之廷，唯以曲媚契丹，爲一定不遷之策；使重貴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財竭，民心解，帝昺（五四）崖山之禍，習爲固然。毀華夷之大防，爲中國患，不僅重貴縲繫客死穹廬（五五）而已也。

論者乃以亡國之罪，歸景延廣，（五六）不亦誣乎？延廣之不勝，特不幸耳。卽其智小謀彊，可用爲咎，亦僅傾臬捩雞（五七）微幸之宗社，非有損於堯封禹甸之中原也。義問（五八）已昭，雖敗猶榮，石氏之存亡，惡足論哉！正名義於夷狄者，延廣也；事雖逆而名正者，安重榮（五九）也；存中國以授於宋者，劉知遠也。於當日之儔輩而有取焉，則此三人可錄也。自有生民以來，覆載（六〇）不容之罪，維翰當之。胡文定（六一）傳春秋，而亟稱其功，殆爲秦檜（六二）之嚆矢（六三）歟！

註釋（一）（不試）禮記緇衣：「刑不試而民咸服。」（二）（赫）怒意，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三）（係）縛也。（四）（綏）安撫之也。（五）（唐）居筠切，鹿屬。（六）（阿保機）即遼太祖。姓耶律，名億，字阿保機，小字曷里只，國號契丹。唐時契丹本分爲八部，至梁時，諸部相謀，立太祖爲王。英雄善騎射，遂併七部，破奚及渤海，侵室韋及女真，又取突厥故地，其勢漸強，遂稱皇帝。都臨潢，在位十九年，卽位十一年，紀元三，神冊、天贊、天顯。（七）（漢城）漢志滑縣，屬漁陽郡。阿保機背約踞漢城事，見通鑑後梁開平元年。（八）（克用父子受大同之命）克用父子謂李克用與其父李國昌。通鑑唐紀乾符五年：「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九）（李可舉）唐茂勳子，代父爲盧龍節度使，惡李克用彊大，嘗聯吐谷渾都督赫連鐸等共攻之。按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仲武器之，任以兵，積功賜姓李。宣宗時詔拜節度使，進尙書右僕射致仕。（一〇）（投命鞋鞬）通鑑唐紀廣明元年：「李克用自雄武軍

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韃靼。」（一一）（克用與之連和）道遷後梁紀開平元年：「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賄以金緡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一二）（劉仁恭）唐深州人，豪縱有智數，能穴地攻城，軍中號劉窟頭。初以裨校事幽州李匡威，匡威被逐，奔太原，李克用表爲虜龍節度使，旋叛附朱全忠。光化二年，遣其子守文擊魏博羅紹威，爲全忠將李思安所敗，復求救於克用。時中原多故，仁恭倚燕強，無所憚，常居幽州西面之大安山。梁開平元年，李思安攻之，其子守光將兵擊走思安，自稱盧龍節度。守光與仁恭愛妾羅氏通，爲仁恭所杖，是時遂虜仁恭，囚之別室。及李存勗破燕，執仁恭斬之。」（一三）（朱溫）後梁碭山人。初從黃巢爲盜，後降唐，僖宗賜名全忠。以破秦宗權拒李克用功，累官至四鎮節度使，封梁王。天祐末篡位，弑唐昭宗及哀帝，國號梁，更名晃，都汴州。開平中遷都洛陽。乾化末爲子友珪所弑，在位六年，廟號太祖。紀元二：開平乾化。（一四）（德光）遼太祖阿保機次子名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卽位後，助石敬瑭破唐兵，敬瑭割十六州與之。敬瑭死，其子重貴背約，大舉南伐，入大梁，遂滅後晉，改國號曰遼。在位二十一年，廟號太宗。紀元三：天顯，會同，大同。（一五）（突欲闔弱）突欲卽阿保機長子東丹王。闔弱，巽懦而昧於事理也。（一六）（李從珂石重貴）李從珂卽後唐明宗李嗣源之養子潞王。本姓王，弑愍帝自立，在位三年。石重貴卽後晉出帝，爲高祖石敬瑭兄子，在位五年，年號開運。（一七）（捐）除去也。史託吳起傳：「捐不急之官。」（一八）（三百餘年中原之毒螫）謂終宋之世三百餘年，中原先後爲遼金異族所據也。螫，音釋，蛇類及昆蟲類之含有毒腺者用毒牙或尾針刺人曰螫。班固西都賦：「蕩亡秦之毒螫。」（一九）（惇）篤也。（二〇）（三苗來格矣舜必分北之）尙書舜典：「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又「竄三苗于三危。」傳云：「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蠻蠻。」蓋當時四凶（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一。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王子孫，故別以比三凶。」格，至也。尙書舜典：「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北，正韻：「分異也」。書「分北三苗」註云：「分其頑梗，使背離也。」（二一）（昆夷可事矣文王必拒

駭之」昆夷古西戎國。孟子梁惠王下：「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史記匈奴傳：「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氏。」又犬戎亦即昆夷，史記周本紀：「明年伐犬戎。」註引毛詩疏云：「犬戎，昆夷是也。」蓋吠夷與昆夷爲一音之轉。史記註引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故亦曰犬戎。駭，音隊，奔突也。(二二)〔東夷既服矣周公必祭井之〕東夷即淮夷，以其在東土，故曰東夷。兼井東夷事見史記周本紀魯周公世家。(二三)〔磻磻〕論語子路：「磻磻然小人說！」喻淺見而固執也。磻，音鏗。(二四)〔晉文公棄楚之小惠敗之於城濮〕事見左傳僖公二十八(二五)〔繇〕同由。(二六)〔所繇異於宋襄遠矣〕指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事。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二七)〔駭〕音致，忿戾不達也。(二八)〔逐水草〕逐，隨也。謂匈奴人民逐水草而居。漢書匈奴傳：「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淳維……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無城郭。」(二九)〔略〕略，忽略也。昏，同婚。宦，仕宦也。言匈奴忽於婚姻仕進之道也。史記漢書之匈奴傳均謂匈奴「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三〇)〔中行〕燕人，漢文帝時宦者。文帝前六年，帝遣宗室女公主爲匈奴單于閼氏，中行說傳公主北使匈奴。——詳見史記漢書匈奴傳或通鑑漢紀文帝前六年。(三一)〔殺〕所壞切，滅削也。(三二)〔曹操遷匈奴餘衆於河西〕通鑑漢紀建安二十一年：「南匈奴九居塞內與屠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爲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注云：「分爲左右前後中五部，分居并州諸郡。」按并州漢爲今山西省及陝西之舊延安榆林等府地，此處「河西」，當係泛指。(三三)〔懷愍之禍〕指五胡亂華，晉、懷愍二帝爲前趙劉聰所執遇害事。(三四)〔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指前趙劉氏（匈奴族）後趙石氏（羯族）燕慕容氏（鮮卑族）前秦苻氏（氐族）後秦姚氏（羌族）夏赫連氏（匈奴族）。(三五)〔朝菌〕謂壽命之短也。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三六)〔韓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初爲劉守光參軍，守光使聘於契丹，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爲謀主。乃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爲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後逃歸，事唐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歸幽州，後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於虜。(三七)〔建牙〕詩經小雅祈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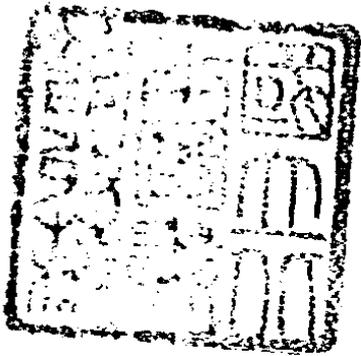
「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即司馬，掌武備。象豸獸以爪牙自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建牙。又軍帳前立大旗，謂之牙門，軍帳謂之牙帳。封氏見聞記：「近俗尙武，通稱府門爲牙門，外刻木爲牙，立於門側，以象獸牙。」據此，則建牙當爲設立軍帳設立官署之意。（三八）〔石敬瑭〕即晉高祖，出於西夷，爲臬振雞之子，後唐明宗之婿，累功加中書令，爲河東節度使，出鎮太原。清泰中，屯兵忻州，後唐末帝疑之，謂爲天平節度，令移鎮鄆州。敬瑭遂拒命，求救於契丹。契丹立爲帝，敬瑭遂稱契丹爲皇帝，並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賂之。契丹南下，唐王自焚死，敬瑭遂入洛陽卽位，國號晉，在位七年，廟號高祖。（三九）〔女真〕謂金，金姓完顏氏，爲女真族。（四〇）〔張毅〕宋金二史並作張覺，遼史作張毅，平州義豐人。在遼第進士，爲遼興軍節度副使。金人入燕，以爲臨海軍節度使，知平州，宋徽宗時，爲金人所襲，奔宋，宋建平州爲泰寧軍，以毅爲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甫趙仁彥張敦固皆擢徽猷閣待制，並以金花牋御筆付毅弟，令面授之。金完顏宗望以納叛貴宋，索毅，宋不得已令王安中殺之，函其首并其二子送金。（四一）〔郭藥師〕鐵州人，遼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藥師爲其渠帥。遼亡，藥師以涿易二州歸宋，宋使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殺張毅，函其首以與完顏宗望，藥師怨之，遂降金，金太宗以爲燕京留守，賜姓完顏氏。從宗望伐宋，藥師盡知虛實，宗望能懸軍深入得全勝者，藥師之力也。（四二）〔呂文煥〕文德弟，宋咸淳三年，受命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咸淳九年，元人攻襄陽，文煥以城降，元以爲襄陽大都督。後爲參知政事，行省事於荆湖。元人南侵，得文煥嚮導之力甚多。後又爲江東道宣慰使，中書左丞。（四三）〔劉整〕宋末鄧州人，字武仲，沈毅有智謀，善騎射，金亂入宋，累遷知瀘州兼瀘川按撫副使。理宗景定二年，以瀘州降元，元世祖嘉其來，授驛府行省，累遷中書左丞。卒諡武敏。（四四）〔阿骨打〕即金太祖，姓完顏，名阿骨打，後改名旻，爲金開國之帝，在位九年。（四五）〔鐵木真〕元開國之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有雄略，用兵如神，平蔑里乞、撻靼、乃蠻、克烈、諸部，以宋開禧（寧宗年號）二年卽帝位於斡難河，號成吉思汗。以木華黎爲將，經略中原，平西遼及花刺子模，滅西夏，版圖跨歐亞兩洲，武功極盛。攻金道卒，在位二十二年，廟號太祖。（四六）〔赫奔〕盛美也。何晏賦：「赫奔昭鑠，若日月之麗天也。」（四七）〔許衡〕元河內人，字仲平，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嗜學如饑渴，

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子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世祖時召爲國子祭酒，議中書省，拜中書左丞。衡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祕，世罕得聞。阿哈瑪特擅權，勢傾朝野，衡論列其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卒。諡文正。學者稱魯齋先生。有讀易私言，魯齋心法，魯齋遺書。（四八）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其先仁壽人，隨父汲僑居臨川郡之崇仁縣，（在今江西省）三歲知讀書，從吳澄游。大德（元成宗年號）初以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文宗朝累遷奎章閣侍書學士，纂修經世大典，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每承顧問，必委曲盡言，隨時諷諫。卒諡文靖。集早歲與弟榮同闢書室，左書陶淵明詩曰陶庵，右書邵堯夫詩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有道園學古錄、道園類稿、平遙記。（四九）盧杞唐涪州人，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惡衣菲食，以廢歷統州刺史。德宗奇其才，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浸露，小忤已，不置死地不止。又創爲間架、除陌之稅，恨誅之聲滿天下。李懷光暴言杞罪惡，乃貶爲新州司馬，徒澧州別駕死。初，郭子儀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家人問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五〇）李林甫唐宗室，柔佞狡黠，有權術。玄宗時代張九齡爲相，厚結宦官妃嬪，察帝動靜，故奏對皆稱旨。在朝十九年，專政自恣，遂釀成安史之亂。（五一）桑維翰五代洛陽人，字國僑。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與同音）被黜，或勸改業，乃歸鐵觀示人曰：「硯穿則改業。」卒成進士。初爲石敬瑭掌書記，後官中書令兼樞密使。當後唐主潞王疑敬瑭，調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時，維翰進言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遂決意求援於契丹以叛唐室。此遼金元異族南侵，宋室偏安以至滅亡之誘因也。（五二）劉知遠本沙陀部人，後世居太原，從晉高祖（石敬瑭）起兵，有佐命功，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及契丹滅晉，卽自立爲帝，改名高，國號漢。當唐潞王疑敬瑭調爲天平節度使將叛之時，知遠進言曰：「明公允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後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

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瑄不從。（五三）（尸）主也。詩經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五四）（帝昺）謂宋度宗之子衛王昺，端宗（益王昞）崩，立爲帝，元將張宏範攻厓山，陸秀夫負之投海死，時年九歲。（五五）（穹廬）氈帳也，其上穹隆，故名。史記及漢書匈奴傳：「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史記多「乃」「而」二字）。（五六）（景延廣）後晉陝州人，字航川，高祖時累官馬步軍都指揮使。出帝立，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契丹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其後契丹入寇，延廣閉壁不敢出。尋出爲河南尹，北騎奄至，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被執，械送北行，伺守者怠，引手扼吭死。（五七）（臬捩雞）晉高祖石敬瑄之父。（五八）（義問）義，善也，問，聞通。詩經大雅文王：「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宣昭義問，傳謂布明其善譽也。（五九）（安重榮）五代朔州人，小字鐵胡，善騎射。初爲唐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石敬瑄）起太原，帥步騎五百叛歸。高祖卽位，拜成德軍（治恆州，今河北正定縣治）節度使。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重榮憤然，數以非語。及安從進反於襄陽，重榮亦率兵向鄴，（時高祖幸鄴以防重榮）高祖遣杜重威逆之，戰敗，被斬。（六〇）（覆載）謂天地也。禮記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宋書：「覆載所不容。」（六一）（胡文定）宋胡安國，崇安人，字康侯，紹興進士，擢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父沒終喪，遂不仕。高宗時，以張浚薦，除中書舍人兼侍講。王安石廢春秋，安國曰：「先聖傳心要典，乃使人主不得聞，學士不得聞可乎？」遂潛心專講春秋。累官給事中，卒諡文定。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秀。著有春秋傳、通鑑舉要補遺等。（六二）（秦檜）宋江寧人，字會之，政和間登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靖康間累遷御史中丞，紹興間爲相。性陰險，一時忠臣良將，殘害殆盡。宋金和議，全由檜造成。卒諡忠獻，贈申王，寧宗時追奪王爵，改諡穆醜。（六三）（嗚矢）矢之鳴者，猶後世之響箭也。莊子：「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嗚矢也。」故今亦謂事物之先至者曰嗚矢，謂矢未至而聲先至也。嗚，希交切。

作者小傳 王夫之明衡陽人，介之弟，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招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昇往易父，父子俱得脫。瞿式耜薦於桂王，授行人。尋歸居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

居，杜門著書。康熙間吳三桂僭號於衡，夫之又逃入深山。郡守饒粟昂請見，以疾辭。未幾卒。夫之論學，以漢儒爲門戶，宋五子爲堂奧，尤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所著船山全集凡三百二十四卷，學者稱船山先生。



27 SEP. 1940

~~SECRET~~
510

七年一月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826032A)

☆愛國文選 四冊

第一冊實價國幣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汪靜因
符竹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H六三五

港

52

311153

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給審查證圖字第一三二九號

